

玛雅文化

——论玛雅与华夏文化同源

胡春洞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综合研究的角度,依据具体材料,对古代美洲文明的代表玛雅人和东亚文明的代表中国华夏人进行同根研究,确定两者的亲缘关系,揭开了玛雅溯源之谜,显示了华夏文化作为玛雅的母文化的伟大活力。这一考古文化的研究方向系当今世界学术界共同感兴趣的课题。作者经过缜密的考据和分析,论证玛雅文化起源于华夏文化,论据充分,资料翔实,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玛 雅 文 化

胡春洞 著

责任编辑 林骧华

责任校对 陆宏光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49 000

版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500

书 号 ISBN 7-309-01825-7/G·297

定 价 1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纪念炎黄近支抵达美洲 5 千年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远远不如对自然的认识。由于地域、种族、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差异的影响,偏离科学的观点和论断迄今仍然存在于西方学术思想主导的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之中。例如,在世界史领域,欧洲中心主义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因而从欧洲的角度看问题,似乎就等于从世界或全球的角度看问题。像近东、中东、远东、旧世界或旧大陆、新世界或新大陆、印第安人(Indian),以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等名词、术语、概念、判断,就都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和烙印。谈论这点,并不意味着反对使用这些约定俗成的说法,而是要说明世界史的世界性、历史科学的科学性需要进一步加强。为此,首先要将通常所说的东方历史和西方历史摆在平等的位置,把太平洋历史和大西洋历史摆在平等的位置。这也就是玛雅、华夏同根研究,或炎黄近支亲系抵达美洲 5 千年研究的主旨。世界史既要研究欧洲人从东方到达美洲,又

要研究亚洲人从西方到达美洲。大西洋历史固然壮观，太平洋历史同样奇瑰。创造太平洋东西两岸辉煌文化、灿烂文明的美洲玛雅人和亚洲华夏人原来是远方的近亲，是同出一根的兄弟姐妹。这岂不是绝妙的世界历史佳话！

玛雅、华夏同根，两者的祖先 5 千年前是一家人的结论，是有相当充足的事实依据的。本项研究所收集的多方面的材料表明，古代玛雅人和华夏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生产活动、艺术活动等，都基本相同或相似。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两者语言的语音、语法，特别是词汇，存在有不容置疑的共同之处。这些甚至在现代玛雅人与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化中仍然有遗迹可寻。玛雅、华夏同根的证据是全面的、成系统的，而不是孤立的、零散的，因此，可以说是科学的、可信的。

语言、文化、思想方式、生活方式等，可称得上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亚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玛雅、华夏同根的研究，力求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的总体联结上考证玛雅和华夏的亲缘关系，在方法上实现跨学科的多边联系。因此，这里所描绘的可以说是一幅历史三维图或“三视图”，而不是单一的正视图、俯视图或侧视图。这也是中国或东方学术历来重视的综合研究方法的一次尝试。在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语言、民俗、方志等是不分家的。这是一种很好的学术传统，是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这 and 现代中国学术界所接受的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思想也是一致的。发挥我们在方法论上的优势，在广中求深，在博中求精，我们在玛雅学领域，在美洲史和世界史领域，就完全可能进行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实现新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书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作者将感到最大的满足。

玛雅、华夏同根研究，依据对两种语言同源词的统计，测算出两者分离的时间约为 5 千年。这也可以说是玛雅祖先到达美洲的

大致时间。而且,这一时间恰恰又是中华文明开端之际。炎帝族、黄帝族、九黎族、三苗族、东夷族等正准备在太平洋西岸演出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剧。华夏先民征服自然,创建文明的气魄和智慧,使我们有理由想象,炎黄的一个近支或一族亲戚进行了一次从亚洲到美洲的探险远征,而且很可能是一次横渡太平洋的远航。他们登上美洲土地之后逐步演化成了玛雅人。甚至连“玛雅”这一名称,都似乎有同华夏古语言暗合之处,值得研究。“玛雅”语义是“无忧”、“无病”;也有“无力”的解释。这和中国古代人常用“无……”来作人名、地名、族名,如“无忌”、“无余”、“无弋”等所体现的表达方式和思想方式是一致的,同中国人有时用贬义起名而隐含吉利意义的特殊思想方式也是一致的。欧洲人到达美洲时,玛雅人的自称就是“鄙人”、“仆”。除了纳华语借词因素之外,这种谦卑的自称有无更古老和深远的源头呢?因为这种表达方式和思想方式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亲切的,极为熟悉的。

玛雅、华夏同根研究,是有多方面和多层次意义的。它表明古代太平洋文化圈存在的可能。它推动人类学和语言学调整世界人种和语言的分类,把亚美两洲科学地联系起来。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东亚古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巨大生命力。它使人们进一步确认我国上古典籍《山海经》内容的可靠性和上古中国人面向太平洋的进取精神。它还将使学术界考虑世界史研究的新框架和新方法。

可否尝试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作为全球人类历史研究的总体框架?可否把语言是文化载体的概念和理论,以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引进历史科学?可否把人类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列为历史研究的内容,同时也作为一种重要方法而使用?全球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历史科学要促进它们交流。

如果欧洲人到达美洲5百年值得隆重庆贺的话,那么亚洲人到达美洲5千年更值得隆重庆贺。

在分别就玛雅和华夏的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基本产业、科学艺术、体貌特征等各方面进行具体的比较和对照之前，笔者还想把美国著名玛雅学学者汤普森曾引述过的两句话再写在下面：

Be to its virtues very kind, (善对其成吧,)

And to its faults a little blind. (宽待其失误。)

无论如何，现在应该有勇气说，从语言上重新发现美洲的航路正在开通，玛雅来源之谜的谜底正在揭开。墨西哥的著名艺术家迭亚戈·利维拉很早就说过：“我们是中国人。”

对于大洋彼岸亲戚的呼唤，我们生长在中国的中国人有应答的义务，有作证的责任。分别 5 千年的亲属应该相认，应该谈心。即使现代的玛雅人和中国人都还保留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词汇，不须翻译而能理解。为了说明这一点，也为了制造一点悬念，下面让我们就先猜猜一些玛雅语词汇的意思。在猜的时候，甚至于都可以翻阅参考一下《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看看与这些玛雅语词拼音相同或相近的汉语词的意思。

玛雅语词：1. chi(人体器官)，2. chi(生活动作)，3. suun(味道)，4. tem(室内家具)，5. tem(日常动作)，6. pauo(日用品)，7. haan(人的名称)，8. che(自然物)，9. tan(厨房常见物)。

猜的结果可以与后面的词汇部分印证一下。仅就这些词而论，我们就可直觉地感到玛雅人和中国人的亲属关系和 5 千年前是一家的论断不是虚构的。在玛雅来源研究上，我们是否可以有魄力说一句：veni, vidi, vici?

文献代号

为了节约篇幅,避免行文冗长,本书经常引用的书和文章用代号表示,列举如下:

王 1 = 王力:《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8 年。

王 2 = 王力:《汉语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8 年。

王 3 =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56 年。

王 4 =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62 年。

王 5 = 王力:《同源字论》,载《中国语文》1978 年第 1 期。

王 6 = 王力:《广州话浅说》,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年。

王 7 = 王力:《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王 9 = 王力:《楚辞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王 10 = 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80 年。

王 11 =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

王 12 = 王力:《古代汉语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年。

- 吕 1 =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57 年。
- 吕 2 =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2 年。
- 朱 = 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中华书局,1962 年。
- 罗 1 = 罗常培:《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 年。
- 罗 2 =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1950 年。
- 袁 =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年。
- 黄 =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 年。
- 陈 =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 年。
- 杨 1 =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 年。
- 杨 2 =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 年。
- 杨 3 =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 年。
- 杨 4 =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 年。
- 岑 = 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8 年。
- 梁 =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 年。
- 李 = 李永明:《潮州方言》,中华书局,1959 年。
- 闻 = 闻一多:《神话与诗》,中华书局,1957 年。
- 徐 =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 年。
- 郭 1 =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 年。
- 郭 2 = 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 年。
- 郭 3 = 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73 年。
- 郭 4 =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 年。
- 周 = 周谷城:《古史零证》,新知识出版社,1956 年。
- 顾 1 = 顾颉刚:《史林杂识》,中华书局,1963 年。
- 顾 2 = 顾颉刚、刘起钎:《〈尚书·甘誓〉校释译论》,载《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 顾 3 = 顾颉刚、刘起钎:《〈盘庚〉三篇校释译论》,载《历史学》

1979年第1期。

钩1 =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

钩2 = 郭宝钧:《濬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赵 =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

詹 = 詹伯慧:《潮州方言》,载《方言和普通话方言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59年,第39—128页。

约 = 约斋:《金华方音与北京语音的对照》,载《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五辑,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25—98页。

荣 = 黄伯荣:《广州话和普通话的语音比较》,载《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一辑,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1—55页。

芳 = 王年芳:《扬州方言》,载《方言和普通话丛刊》第二辑,第1—39页。

桂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

高 = 周法高主编:《汉字古今音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3年。

方1 = 《方言和普通话集刊》第一辑,(第55—144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方2 = 《方言和普通话集刊》第二辑。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方3 = 《方言和普通话集刊》第七辑,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

方4 = 《方言和普通话集刊》第五辑(第1—25页,第98—118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

0 = Кнорозов, Ю. В. 1963.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ндейцев Майя.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0-0 = Ланда, Диего. 1953. Сообщение о делах в Юкатане (Перевод, вводная статья и замечания Кнорозова, Ю. В.).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0-1 = Кнорозов, Ю. В. 1955. Система Письма древних Май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0-3 = Кнорозов, Ю. В. 1975.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Майя.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0-4 = Кнорозов, Ю. В. 1957. Проблема изучения письма Майя.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5.

0-5 = Кнорозов, Ю. В. 1955. Краткие итоги изучения древне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Майя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 = Thompson, J. Eric S. 1962. Maya Hieroglyphic Writing.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0 = Thompson, J. Eric S. 1962. A Catalog of Maya Hieroglyphic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1 = Thompson, J. Eric S. 1964. The Rise and Fall of Maya Civilizatio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2 = Thompson, J. Eric S. 1963. Maya Archaeologist. London: Hale.

2 = Redfield, Robert. 1934. Chan Kom: A Maya Village.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3 = Wisdom, Charles. 1940. The Chorti Indians of Guatemal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 Kaufman, Terrence. 1971. Tzeltal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 = Bukitt, Robert. 1902. Notes on the Kekchi Language.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4. pp. 441—463.

6 = Mayers, Marvin K. 1960. The Linguistic Unity of Pocoman-Pocomchi. IJAL. Vol. 26. pp. 290—300.

7 = Keller, Kathryn C. 1959. The Phonemes of Chontal (Maya). IJAL. Vol.25. pp. 44—53.

8 = Swades, Morris. 1956. Problemes of Lonog-Range Comparision in Penutian. Language. Vol.32. pp. 17—47.

9 = Tozzer, Alfred M. 1907.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yas and the Lacandones. London: Macmillan.

10 = Roys, Ralph L. 1943. The Indian Background of Colonial Yucatan.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1 = Morley, Sylvanus Griswold. 1956. The Ancient May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1-0 = Morley, Sylvanus Griswold. 1938. The Inscriptions of Peten.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1-1 = Morley, Sylvanus Griswold. 1920. The Inscriptions at Copan.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2 = Whorf, Benjamin Lee. 1941. The Decipherment of the Linguistic Portion of the Maya Hieroglyph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Report. pp. 479—498.

13 = Redfield, Robert. 1942. The Folkculture of Yucat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4 = Stephens, John Lloyd. 1962. Incidents of Travel in Yucata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5 = Elson, Benjamin ed. 1960. Mayan Studie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6 = Willard, T.A. 1926. The City of the Sacred Well.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Century Co.

17 = Gann, Thomas. 1925. Mystery Cities: Duckworth.

18 = Saville, Marshall Howard. 1921. Reports on the Maya Indians of Yucatan. New York: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19 = Pike, Keneth L. 1947. Phonem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 = Campbell, Lyle. 1977. Quichean Linguistic Prehistory.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20-0 = Campbell, Lyle. 1988. The Linguistics of Southeast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1 = Dienhart, John M. 1989. The Mayan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22 = Tomlin, Russell S. 1986. Basic Word Order: Functional Principles. Croom Helm.

23 =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 = Berin, Brent. 1963. Semantic Features of Reduplication in Tzeltal. IJAL. Vol. 29. pp. 211—218.

25 = Roblos, Carlos. 1962. The Relation Between Pocoman-Pocomchi Languages. IJAL. Vol. 28. pp. 7—8.

目 录

前 言 纪念炎黄近支抵达美洲 5 千年	1
文 献 代 号	1
第一章 玛雅华夏风俗习惯比较	1
一、神话和传说 (1)	
二、信 仰 (7)	
三、征 兆 (15)	
四、礼 俗 (17)	
五、葬 俗 (18)	
六、姓 氏 名 (22)	
第二章 玛雅华夏日常生活比较	25
一、服 饰 (25)	
二、房屋起居 (28)	
三、医药卫生 (32)	
四、交通运输 (35)	

第三章 玛雅华夏基本产业比较	39
一、制 陶 (39)	
二、纺织和编织 (46)	
三、农 业 (48)	
第四章 玛雅华夏科学艺术比较	51
一、科 学 (51)	
二、艺 术 (54)	
第五章 玛雅华夏体貌特征比较	57
第六章 玛雅华夏语言比较	61
一、概 说 (61)	
二、词 汇 (66)	
三、语 法 (136)	
四、语 音 (147)	
结 束 语	155
参 考 书 目	157
译 名 表	165

第一章

玛雅华夏风俗习惯比较

一、神话和传说

玛雅人有一些流传很广的神话和传说与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一模一样。这反映了玛雅人和华夏人未分开之前已形成的共同的宇宙观、人生观。

1. 鳌鱼驮大地

“玛雅人和墨西哥人一样，相信世界是在一条硕大无朋的短鼻鳄鱼或鳄鱼的背上，而这条鱼则在浩瀚无际的水域中浮游。”“按照墨西哥人的信仰，这条大鳄鱼的背就是大地，它在巨大的水域中游动。在玛雅艺术品里也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玛雅人有这样的观念。”^①关于这一点，楚尔蒂玛雅人的信仰就是有力说明，他们相信主宰地震的是一种介乎蛇、龙、鱼之间的神灵怪物，人们称之为“王蛇”，“地球发生地震是王蛇在睡眠中翻身。如果它完全翻到另一边去，结果就会产生强烈的地震。”^②

玛雅人的这种观念与说法，同我国民间流传的“大地与鳌鱼”是相当一致的：“相传大地所以能屹然不动，使我们人类很安全地住在上面，是因为有一尾很大的鳌鱼在地下撑着，这尾大鳌鱼不但不能动一动，连两眼也不能眨一眨。”“‘鳌鱼不能眨眼睛，鳌鱼眨眼地翻身！’后来的人都这样传说着。”^①

注：

①1—11, 71。

②3—392, 395。

③郑事生辑：《中国民间传说集》，上海华通书局发行，1933年，第28页，第29页。

2. 月亮是蟾蜍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关于月亮、嫦娥和蟾蜍的故事长期以来脍炙人口：“张衡《灵宪》曰，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①在玛雅神话里也有同类的说法：月神由于和太阳神发生爱情关系，被雨神、雷神追击，因而化为螃蟹或玃徐。但在更古时期或在书本里，可能是说月神为蟾蜍的。因为在玛雅古文字里，月亮的形象符号是蛙或蟾蜍，同时在一些玛雅语里，月和蛙、蟾蜍是一个名称，一个词。^②

玛雅的月神故事在主题和内容上也和中国的嫦娥故事一样，是悲剧性的结局，是女方背离男方。对于嫦娥，我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作了贴切的描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对于月神，玛雅人也是这样传说的：“她不忠于自己的丈夫”，“性情乖张，难以理解，是个骗子。”“月神故事是‘一个一场空的故事，……痛苦的故事，是一方爱而另一方不爱的故事。’”^③

这里还要提一下的是中国传说的“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傅咸：《拟天问》）在古代墨西哥也有反映。在墨西哥人的古书里，月中恰好有一只兔子，“在月亮里我们（注：指欧美人）看着像一个人

的东西,在墨西哥人看来像是一只兔子。”^④

注:

①《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第22页。

②1—230,144,239。

③1-1—227。1—231,230。

④1—231。

von Eduard Seler, 1923.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zur Amerikanischen Sprach und Alterthumskunde*. Berlin: Behred and Co. p. 150.

J. B. Trend, 1940. *Mexico, a New Spain with Old Friend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p. 46.

3. 日蚀和月蚀

古代玛雅人和中国人共同相信可能是从原始社会时期流传下来的对日蚀和月蚀的解释:那是某种动物在咬和吃日或月。

在玛雅人那里,“当发生日蚀或月蚀时,人们认为是有一种恶物在啃吃日月,弄出巨大的嘈杂声音以把这个动物吓走。”“发生月蚀时,他们仍然相信自己祖先的传说,掐捏狗的身体或耳朵,让它们号叫,或者还敲击木板、凳子和门。他们说月亮正在死去,或者正被一种蜈蚣所咬。”“人们普遍认为日蚀或月蚀的发生,是由于日或月被一种蚂蚁所吃。”“日蚀的直义是‘口行动于日’或‘咬日’,流传至今的古代信仰是,日蚀是太阳被蛇或鸟,或别的动物所咬。”^①

在中国,“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而蚀于蟾蜍”,是说月被蟾蜍所食。也有说是被天狗所吃的,“相传天上有一天狗星,它见月亮的光比它大,所以心怀忌恨,常想把月亮吞下,后来天神没办法,就叫老人星去看守着,预防它偷吃。……但是老人星年纪大了,有时因为很久没有睡觉,疲倦已极,坐在那里打瞌睡,天狗便偷偷地去吃月亮,直到人世上敲着破锣破鼓,一阵嘈杂的声音,才把老人星惊醒,睁开眼睛怒气冲冲地去打天狗星,直等到它把吃下的月亮吐出

来,方才罢手。”敲鼓救被吃的日月,古史古书记载很具体,“刘向《说苑》曰:秦胡亥立,日月薄蚀,荧惑袭月。……月蚀后自提鼓阶前,把槌击鼓者三,中良人、诸御者官人皆击杵救之”。“夏书曰:表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记录着当时发生于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描写了当时还没有认识日食的自然规律的人们鸣鼓奔走的景象。”)①

总之,不论是玛雅人还是中国人,都是把日月蚀想象为被动物所食,而且要击打东西作响,以救日月。有意思的是,玛雅人还想象是蝼蚁或蚂蚁等虫子在咬吃日月。而中国的“蚀”字恰巧就是“虫”和“食”构成。

注:

①9—158。18—204。10—96。16—233。

②《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第4211页。

郑丰生辑:《中国民间传说集》,上海华通书局发行,1933年,第19页。

《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第23页,第24页。《左传·昭公十七年》。郭4—145页,146页。

4. 虹是女神

“作为玛雅众神之首的钩鼻子神伊查姆纳的伴侣叫伊什柴勒,她是虹女神。”又说,“月神就是伊什柴勒”,“伊什柴勒也是淫乱的女神”,“就是太阳神的妻子。”①可见在玛雅人的神话里,虹女神和月女神是一个,而且是不贞和淫的象征。这同中国的有关神话完全相同。在中国,虹是女性,象征淫,也是月神。

《尔雅·释天》:“蜺,虹也。”郭璞注:“俗名为美人虹。”

《太平御览》十四,张璠《汉纪》:“灵帝光和元年,虹昼见御座殿庭前,色青赤。上引蔡邕问之。对曰:‘虹霓,小女子之神。’”

刘敬叔《异苑》一:“虹俗呼为美人。”

屈原《天问》:“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藏?”

在这里,白蜺就是虹,而且与嫦娥背夫窃药奔月联系起来,所以白蜺又是嫦娥。對此,聞一多在《神仙考》里說得很透。聞一多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里还指出:“虹为阴性者”,“虹是阴淫于阳的象征”,“虹即为淫邪之象”。^②

注:

①J. B. Trend, 1940. P. 46. 18—225. 11—202。

②聞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93页。

5. 绿树和扶桑

玛雅人关于绿树或第一树的神话同中国人关于扶桑或桃都树的神话之吻合,使我们不由不想到这是由一个原型而派生出的两个变体。

首先看玛雅人的神话:“在大地的中央长着一棵巨大的木棉树,它的枝条穿过一重又一重的天穹,一直通到最高的一层。死者的灵魂沿着此树而上升到最高的一重天。”“太阳每晚都顺着这树的树干和树根而进入地下(阴间)。……在尤卡坦叫作‘第一树’或‘绿树’。”“‘绿树’是富裕之树,……它供给初民以食物,它是从一重天或一层地通向另一重天或另一层地的通道,它突兀于乐园之中,又在死者休憩的地层之下。”“在这树荫里死者可以永远休息而不必操劳。”另外,在墨西哥人的古书中还画有一棵开始发光的“世界树”,好像新月正从这树生出来。“木棉树在玛雅神话里有很大意义。……在树枝的最顶端有一只鹰,还有一口井泉直接位于树下。”^①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在玛雅人的神话里绿树或第一树下通九泉而又上通九重天,所以是人的灵魂上天或入地的通路,是日月出没的地方,是初民得到食物的处所,它的顶端有一只大鸟。而中国的扶桑木或桃都树的神话的基本内容同样也是这几方面。郭沫若在解释1969年11月河南西汉墓出土的陶树时,对此有详细

介绍。^②

首先看郭沫若所描绘的陶树：它的上半部为绿色，与玛雅的绿树颜色相合。陶树顶上站一大鸟，与玛雅绿树顶上有一只鹰相合。陶树根部坐有原始形状的人和吃东西的狒狒，与玛雅绿树之下供死者灵魂休息和给初民食物相合。下面再看郭沫若释陶树为扶桑木和桃都树所引证的神话：《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玄中记》：“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鸡。”“蓬莱之东，岱舆之山，上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颠常有天鸡，为巢于上。”“天下之高者，有扶桑……上至于天，……而下……通三泉。”“下有二神，……伺不祥之鬼，得而杀之。”^③通过以上引文可以概括出，中国神话树扶桑木或桃都树一是太阳所“浴”、“居”、“至”、“出”的地方，二是树颠有天鸡，三是树下有神鬼，四是上至于天而下通井泉。可以说和玛雅的神话树完全对号。至于天鸡的样子，在玛雅古文字书（现在一般叫作马德里写本）上可以看到，确实又像鸡，又像鹰，很有气势。

在这里还要解释一下我国《梁书》记载的沙门慧深所说的扶桑国的扶桑树问题。主张扶桑国是墨西哥的人，有的说扶桑是玉米，有的说是龙舌兰，有的说是棉花。其实慧深所描述的扶桑树就是木棉树。这样解释，首先可以把玛雅神话树木棉树和中国神话树扶桑树统一起来，同时木棉树也符合慧深所说的扶桑树的几项特点：一、木棉可为布，为衣，为绵；二、木棉花是赤色，果实是长圆形，可以说像梨；三、对木棉也可以说“其叶如桐”，因为木棉的掌状复叶的小叶是矩圆形和椭圆状矩圆形，长10—20厘米，先端渐尖，基部阔或渐狭，全缘。而泡桐的叶子是卵形或圆状卵形，长10—15厘米，先端尖或渐尖，基部心形，全缘。^④

如果扶桑是木棉，那么扶桑国就应该是墨西哥无疑。

注:

①1—71。11—194。10—75。

The Maya and their Neighbors, 1962,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Com. p. 153.

9—154。

②郭 3—44, 45。

③郭 3—46, 49, 50。

④江苏医学院编:《中药大辞典》,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关于“木
棉”、“桐”。

二、信 仰

1. 给水神送新妇

玛雅人普遍崇拜的是雨神, 也就是水神。祭祀很隆重, 也很特别。在玛雅古代名城奇陈伊查, 玛雅祭司每年都要把经过挑选的最美丽的处女扔到圣井(一深水池)里去, 给水神作新妇, 免得水神发怒, 降灾祸于人, 出现长期干旱。^①

玛雅人给水神送新妇, 这种信仰和中国古代“河伯娶妇”一样。战国时期的西门豹由于打破这一迷信, 禁止残害弱小女人, 而名垂青史。《史记·滑稽列传》记述: “当其时, 巫行视小家女好者, 云是当为河伯妇, 即娉取。洗沐之, 为治新缣绮縠衣, 闲居斋戒; 为治斋宫河上, 张缦绛帷, 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 行十余日。共粉饰之, 如嫁女床席, 令女居其上, 浮之河中。始浮, 行数十里乃没。”“民人俗语曰, ‘即不为河伯娶妇, 水来漂没, 溺其人民’云。”这里所讲的给河伯送新妇的细节和玛雅人的情形也相同。河伯是河水之神和玛雅人的雨水之神也是同样的神。中国为河伯送妇的迷信历史很久。甲骨文记载的祭河仪式就有“沉嫫”, 即把美女扔到河里

的残酷举动。^②

注：

①1-2—35。

Mexico, a New Spain with Old Friends, p. 96.

The City of the Sacred Well, p. 151.

②陈—598。

2. 雨神是赤帝

玛雅的雨水之神叫查柯，意思是赤色，也叫查柯有穆，意思是赤色大人（见1，注①）。而中国的雨神则是赤帝，两者又相符合。《说文解字》：“雩，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雩，羽舞也。”可见赤帝是主管下雨的神，而且在祭他求雨时人们还像玛雅人和其他古代美洲人那样，带着羽饰在音乐伴奏下跳舞。

赤帝也就是炎帝。“炎帝可能是古代羌人氏族部落的宗神。号神农氏，说明他们主要是从事农业的氏族部落。”“在传说的炎帝后裔中，比较有点头绪的是共工部落。……据说，共工氏也曾治水，但失败了，他儿子治水成功，被奉为社神。”^①社神就是土地之神。所以中国的赤帝兼有雨神、农神、土地神三个职能。而这些在玛雅的赤色大人身上又都有所体现。^②

注：

①徐—95。郭4—108, 109。范—86。

②1-1—226, 228。

3. 文化神天鼋和天蜥蜴

玛雅人和中国人在信仰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即都崇奉一个创造了文明、教化人民的万能之神。这就是玛雅的伊查姆纳和中国的轩辕黄帝。

先看伊查姆纳。“伊查姆纳是上天的主宰，也是日和夜的主宰。”“他是文字和书籍的发明者”，“是给各地方命名并划分土地的第一个神巫。”“他的名字由两个字来表示，一个是他的头像轮廓，另一个意思是‘国王、皇帝、君主、王子或大人’。”“伊查姆纳的意思是一个大的蜥蜴，……而玛雅文字表示天的符号恰巧就是一个像蜥蜴的怪物，在蛇样的身上有天文标记”。^①把这些说法归纳一下，可得出这样两点：第一，是文化神，是秩序的规定者；第二，一半是人间帝王，一半是天上蜥蜴和蛇样的怪物。

再看轩辕黄帝。“在古传说里，……许多发明创造，如衣服、舟车、文字、历法等等，都归功于黄帝。黄帝越来越具备帝王的形象。其实黄帝不过是人们想象中的人物。”“他也号轩辕氏，‘轩辕’就是‘天鼋’，天鼋两字（写法是一个像蜥蜴的怪物，头上有一像天字的符号）在器铭中经常见到，这正是原始的图腾崇拜的遗迹。周人出自天鼋，犹言出自黄帝。”^②这样，轩辕黄帝除了其作用为文明缔造者以外，也是半为人间帝王，半为天上蜥蜴样怪物，和玛雅的伊查姆纳几乎无差别。

注：

①11—195, 196. 10—73。

②郭 4—125, 118, 68。天鼋二字原状如下：



4. 三王和三皇

在尤卡坦地区的玛雅人中最普遍信仰的还有“三王”（英文名 Three Kings）。^③这和中国古代的情况也一致。“据我国传说，古代有三皇、五帝及三王。简单说起，三皇的时期可以说为完全的神治时期，三王，又名三代的时期可以说已经进入人治时期。”“现在

已经证明禘祭的对象就是帝,又已经知道四国(虞夏商周)所禘为黄帝、舜、嚳,这三位应该称为帝已经没有疑问。”^①又中国“三皇”之名见于周礼,具体说法见《史记》、《三五历》、《春秋纬运斗枢》、《白虎通义》等,都是传说中的杰出领袖,如伏羲、神农、黄帝。还有说是天皇、地皇、人皇或泰皇,以及其他。所以中国崇拜三皇和玛雅崇拜三王,都不特别着眼于具体究竟是哪三位,而是以三为众,着眼于对远古领袖的怀念和信仰。

注:

①13—243。

②徐—197, 204。

5. 龙蛇崇拜

龙蛇崇拜是古代玛雅人和中国人共同信仰的非常突出的一点。“玛雅帝国”被称为“巨蛇王国”,而玛雅潘、科潘等重要城邦所结成的城邦联盟的首都则称为“蛇城”,后来新建立的城邦有的叫做“蛇人”。^①

“人们所熟悉的玛雅古王国的特殊标志是一个双头龙。这个怪物有一个爬虫类的躯干,腿上长着虎豹的利爪,两端各有一个头。”“玛雅艺术的主题中以蛇为主”。“各式各样的龙和蛇,完全形态的和刚现出头部的,盘旋贯串于错综复杂的玛雅象征文饰之中。”^②

“‘王蛇’是当地神祇之中最重要的。总的说来这是一条巨蛇,但形状有多种变化。”“他的上半部可能是人身,而下半部则是长着羽毛的蛇。”“有时还说在头上长着四只角”,阴性的则说是下半身是鱼,上半身是女人。”“有四个王蛇分别位于天上的四个方向,掌管降雨,雷声就是王蛇们在吼。王蛇也有在地上的,或在深山里,或在江河湖泽里。”^③

中国人崇拜龙蛇的具体表现,同玛雅人一模一样,显然是来自

一个共同的根源。例如，中国古代有名的族系都属于龙蛇图腾。“夏为龙族”，“传说禹自身是龙”，“共工人面蛇身”，“祝融是一条火龙”，“黄帝是龙”，“古代几个主要的华夏和夷狄民族，差不多都是龙图腾的母族，龙在我们历史与文化中的意义，真是太重大了。”“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伏羲与女娲，……都是人首蛇身”。^④

关于龙蛇的形状，玛雅人和中国人的想法也一样。“很难区分天蛇、地蛇与龙的界限，……它们的形态是不固定的，因为龙可以是鳄鱼、蛇或鱼类，也可以是这些动物的混合体。”这是在玛雅。“蛇与龙二名从来就纠缠不清，所以我们在引用古书中关于龙蛇传说时，就无法、也不必将它们分清。”“古人还往往视蜥蜴为龙”，“龙形为鳄”。这是在中国。^⑤

总之，在玛雅和在中国，无论是龙蛇崇拜的普遍性，还是龙的形状的复杂性都完全一致。而且这也得到了关于龙的起源年代的旁证。我国考古学界经过实地发掘和实物研究，认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形象，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发源于内蒙古大草原。”^⑥这时玛雅、华夏先民尚未分离，因此别离后虽地处两洲，但龙文化的发展却一脉相承，处处一致。

注：

① Verrill, A. Hyatt, 1929, *Old Civilizations of the New World*,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 1929. p. 99. Hale, Susan, 1901. *Mexico*.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p. 72.

10—12. 0—641. 1—331.

② Lothrop, Samuel Kirkland, 1926. *Pottery of Costa Rica and Nicaragua*. New York: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Volume 1, p. 160.

Miguel Covarrubias, 1957. *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 230. *Mexico, a New Spain with Old Friends*. p. 100.

③3—392, 393。 1—75。

④闻—34, 38, 40, 41, 43, 32, 33。 郭 3—52。

⑤1—135, 136。 闻—26, 27。 祁庆富:《养鳄与泰龙》,《博物》1981年第2期。

⑥《龙起源于七八千年前的内蒙古》,载《光明日报》1987年12月14日第1版(记者石云子)。

6. 四方,四神,四风,四色

玛雅人和中国人的重要的共同信仰之一,是世界四个方位、四个神人、四种风、四种颜色的联系。

在玛雅,“巴卡伯神或查柯神是四个有力的同胞弟兄,他们是四个方位之神,是四个方位吹来的风之神,是风所送来的雨之神,是雷电之神,因而也是农神、收获神和食物供给神。他们在祭祀典礼中有最为重要的地位。每一个神都有一种独特的颜色和一定的年份和日子与之固定,作为象征。”“查柯神也是四方之神的总称:‘赤色人’是东方的查柯神,‘白色人’是北方的查柯神,‘黑色人’是西方的查柯神,‘黄色人’是南方的查柯神。”“东方之神即东风之神,西方之神即西风之神,北方之神即北风之神,南方之神即南风之神。”^①

在中国,甲骨文卜辞,《山海经》的《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和《尚书》的《尧典》中都有四方、四神、四风的联系。如《山海经》:“有人曰折,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有神名曰因,南方曰因,来风曰民,处南极以出入风。有人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有人名曰窋,北方曰窋,来风曰狹,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在《尧典》里,四方和四时的“仲春”、“仲夏”、“仲秋”、“仲冬”联系起来。同时,“卜辞四方实为四方地主之神,乃求雨祁年的对象。”“四方之神实际上是四方的土地,《越语》所谓‘四乡地主’。我

们曾指出卜辞祭与祭方性质之相同，皆与求雨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中国古代祭祀的同“四方帝”有渊源关系的“四疇帝”的特点之一，又是“与颜色有关”。^②

把玛雅人和中国人对四方、四神、四风、四色的观念和崇敬加以对照，可以说是处处吻合。四方各有四神，管风雨，管时间，各有不同的颜色作象征。甚至双方的信仰在细节上都相同，如玛雅人认为“四方之中，东方是主要的。”在中国则是“古时主位在东”。^③

注：

①18—220。1—161。11—196。9—155, 156。

②陈—589, 590。 杨 2—52, 53。陈—585。陈—591。

③13—119。2—205。《辞海》(旧版)，第 1461 页。

7. 灵魂西去

玛雅人，例如楚尔蒂玛雅人相信，人死之后灵魂西去。所以玛雅人死后先由生者为其沐浴，换新衣，然后放在棺材里，头向西方，举行丧葬仪式。这种信仰与玛雅人传说远古祖先从西方而来不无关系。^①

中国古代人民在这方面的信仰与做法同玛雅人也是相同的。“墓葬制度不仅反映了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且反映着那时的宗教信仰观念。仰韶文化的氏族主要盛行单人仰身，直肢葬和迁徙合葬制，死者绝大多数头向西方，这也反映了他们的宗教意识。……死者的头向正是表示他们幻想去的故乡或另一世界。”“仰韶文化当是黄帝族的文化。”^②这使人更倾向于推想玛雅人是炎黄的近支。

注：

①3—404。 Lee, Thomas A., 1972. Jmetic Lubton: Some Modern and Prehispanic Maya Ceremonial Customs in the Highlands of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p. 21. 16—36, 37。

②郭 4—50。 范—86。

8. 崇拜大头神

这是玛雅文明的先驱者,所谓的奥尔梅克人和中国远古炎黄发祥地方(西北地区)的一种相同的古风遗存。

“最晚的奥尔梅克人就是最早的前古典文明时期的玛雅人。”而在奥尔梅克文化遗物中发现了许多巨大的石刻和泥塑人头像。这些大头被认为是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神。^①这种独特的大头神崇拜在中国又找到了对应表现。“直到现在,陕西渭水附近地方还供奉一种农神,一间小屋里面,塑一个高约四五尺的大脑袋,仅有头,无身躯,俗称它为‘大头爷’,也叫做‘后稷头’,想是一种古代流传。”^②

注:

①Green, D. F. and Lowe, G. W, 1967. Altamira and Padre Piedre, Early Preclassic Sites in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p. 66. Ivan Van Sertima, 1976.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 30.

②徐—44。

9. 祖(且)的崇拜

考古学者在危地马拉玛雅最古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些奇特的‘蘑菇状石头制品’,像一具在一个底座上的男根。”在墨西哥的恰帕斯玛雅地区也发现了前古典文明时期的“蘑菇状石器”。^①这种东西很像汉字“且”,由此可见古玛雅人和古华夏人一样,曾流行过对男根,也就是对且(祖)的崇拜。说明在玛雅社会中父系很早就占统治地位,同中国考古发现的情况相同。“这种由泥土塑造烧成

的陶祖或雕刻成的石祖，在龙山文化的一些遗址里，都有所发现。”“遗址中出现象征着男性祖先崇拜的陶且(祖)塑像，正是当时社会组织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反映。”^②

注：

①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p. 47. Lee, Thomas A., 1969. The Artifacts of Chiapa de Corzo,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p. 149.

②郭 4—85。《新中国的考古收获》，21 页。

三、征 兆

玛雅人认为有些征兆预示吉凶祸福。在这方面有很多是和过去流行于中国民间的说法相同或相似的。

1. 解 梦

“梦见高兴的、笑的人是坏事要来的征兆，而梦见哭泣的人则是将要走好运的征兆。”“如果一个人梦见自己掉一个小牙，就将丧失掉一个小孩；梦见掉一个白齿，将要有一名成人死亡。”“梦见红色是凶兆，因为红色象征血。”^①

2. 猫 和 枭

“一只猫洗脸，那是有客人来的预兆”。“枭(猫头鹰)是凶兆之鸟，……如一只枭鸟一连几天几夜常飞近一家，就预示这家将有人死亡。”^②

3. 黄 年 吉 利

“从古代起，玛雅人的生活就受到把日子分为吉日和凶日的影响。”“黄年被认为是吉利年”。^③

以上三点我们听起来就像老祖母讲故事一样耳熟。

4. 占卜数奇偶和圆光术

“在玛雅人这里，偶数被认为是好，奇数除了十三，是坏，……这可能是由占卜而来，因为在占卜时偶数通常意味着‘是’，而奇数意味着‘否’。”“用玉米粒占卜叫做‘弄清，分清好和坏’，或‘占算’。占卜时，巫人取三十粒玉米，从中分出数目不详的一部分，然后动手将这些玉米粒堆成四个一堆。吉还是凶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已经分出的四粒一堆的这些堆数是偶数还是奇数；二是数完最后四粒之后，余下的玉米粒是偶数还是奇数。如果两者都是偶数，答案就是吉或肯定的。如果两者都是奇数，答案就是凶或否定的。如果一个偶数和一个奇数，结果就是不确定的，其中有两个答案。”^①

以偶数还是奇数定吉凶的占卜法在古代中国也很流行。汉代有名的飞将军李广就因为“数奇”而在后来征匈奴时不受汉武帝重用，事见《史记·李广传》：“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唐代大诗人王维因此在《老将行》诗中发出了“李广无功缘数奇”的慨叹。

玛雅人的另外一种占卜方法则又和中国的圆光术相同：“‘圆光’，一种神秘之法术也。术者诵咒语，使童子对镜或白纸观之，谓能见有种种之幻像，俗于寻觅失物或治病多用之。”^②在玛雅地区，“每个占卜人在他的褙褙包里都带一些晶石块，一般为带色的。他声称能在这些片石里看到未来发生的事情。在图努哥的一个占卦人说他能在晶石中看见丢失的任何人或物所在的准确地点。”^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玛雅人连对占卜人的叫法都和中国相同。“普通祭司叫做‘阿日’（Ah kin），他执行一般的献祭，和利用古书进行占卜。”^④这和中国的“日者”意思完全一样。《史记·日者传集解》：“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曰者。”《辞海》（旧版）：“日者，占卜家也。”

注：

①2—211。

②3—339。 11—200。

③11—38, 214。

④1—93, 94。 2—170。

⑤《辞海》(旧版), “圆光”条。

⑥3—345。

⑦11—250。

四、礼 俗

1. 孝敬长辈

玛雅人“尊敬家庭成员中的老年人,是根深蒂固的习惯。作父亲的是他这个家的无可争议的家长。不经他允许什么事都不能办,尽管作母亲的也很受尊重。这种对长辈的敬重是来源于古代的,……”。“老年人指挥年轻人并得到他们的尊敬和服从。父亲管儿子,哥哥管弟弟。”^①这种对长辈的孝敬和服从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翻版,特别是兄弟之间讲“悌”。

2. 妇女贤淑,重视媒妁

“女人总是要受一个男子的保护和服从于他:父亲、哥哥或丈夫。”“兰达主教着重指出,在西班牙人征服时期玛雅妇女特别地贤淑文静:‘妇女习惯于在男人走过时背过身去,并且躲闪到一边,以便男人们走过去。同样,当她们给男人敬酒时,也要扭过脸去,直到男子喝完。’兰达还说在他那时,男女不同席用饭,……。这种习惯甚至延续至今。男人们先吃,由女人们侍候,然后家里女人们再自己在一起吃。”直到近代,危地马拉玛雅一对夫妇出门时,还常常回避当着别人的面一起走,丈夫走在前,妻子在后跟着走。^②

玛雅人在婚姻上非常重视媒妁,“如果一个男人本人去给自己或给自己的孩子们找配偶,而不用一个职业媒人为此服务的话,就

被认为丢脸。”上面这些情况都像是发生在古代中国，正如《抱朴子》所说：《诗》美雌雉，贵其有别。在《礼》男女无行媒不相见，不杂坐，不通问；……道路，男由左，女由右。^③

3. 罪犯脸上刺字

玛雅人在处置罪犯时，一给脖子带枷，二给脸上刺字，简直像是《水浒传》所描写的被定罪发配的人。“对一个囚犯所采取的保安措施，是捆住他的双臂和在脖颈周围牢牢钉上一个木头领子或木头轭。”“如果一个上层阶级的成员偷窃被抓住，就要实行特别判处，给他当众脸上刺花纹，从下巴到前额两边都刺上，这诚然是一种极大的不光彩事。”^④给偷窃罪犯脸上刺花纹或字，这在中国也是常用刑罚。《尚书·吕刑》载有“黥”刑，而“黥”就是像《现代汉语词典》所说的那样，“在脸上刺成记号或文字并涂上墨，古代用做刑罚。”《宋史·刑法志》说得更详细：“凡犯盗，刺环于耳后”，同时指出，重的就要“刺面”、“刺额角”，与玛雅人所刺的部位也相同。

注：

①11—35, 36。 2—87。

②2—87。 11—36。 Lloyd, Joan, 1974. Guatemala, Land of the Mayas. Green wood Press. p. 68.

③11—167。 容肇祖：《迷信与传说》，民俗学会出版，1929年，70页。

④10—31, 32。

五、葬 俗

1. 玉殓和玉祭

考古学家在伯利兹很古的玛雅墓中就发现死者口中含有玉；在帕连柯地方发掘一座玛雅古典文明时代的王墓时，发现死者双手都握着玉器，口里含着玉，头脸覆盖着一件精致的玉面具，颈项

和双肩穿着一件很大的玉珠制成的马甲；在危地马拉城附近的前古典时期的墓中同样也发现了镶嵌精美的玉面具、玉瓶和其他玉装饰品。^①

在古代玛雅地区，“死者口中殓玉是普遍的习俗”。例如在刻克赤玛雅人居住区的查马文化古墓中，死者嘴里都有一颗玉珠子。时间在公元 200—600 年。^②

玛雅人还使用玉祭祀鬼神。“洛坎顿玛雅人在他们的祭祀典礼中使用古玉。”“楚尔蒂玛雅人近些年又回到古代的祭祀中心去上供，在祭祀地方埋下了成百的玉石珠。”“天旱时，玛雅人按照习俗往圣井里扔活人，作为祭神的牺牲，……也往井里扔宝石等他们所珍爱的物品。”^③

古代中国人和玛雅人一样，也用玉殓葬死者和祭祀鬼神。《周礼》有以玉“殓尸”之说，《抱朴子》说：“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不朽。”《西京杂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出土文物表明“东周埋葬多用金玉亲尸体，或用石片、玉片制作耳目口鼻等形以遮蔽九窍”。例如，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缀玉面罩”。而汉代中山靖王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则是玉面具的进一步发展。^④至于用玉作祭品，古代中国不仅盛行，而且形式还和玛雅人相同。“奴隶主们很贪生，怕祸患，常以玉赂神，求福免祸，故使玉人作祭玉。”“以玉赂神，殷代已有。”“掷玉于河的事，文献中常有记录；埋玉以祭的遗迹，固围村第一号大墓曾有二百余件出土，这种祭玉都是已证明的事。”^⑤

注：

① Willey, Gordon R., 1965. Prehistoric Maya Settlements in the Belize Valley. Massachusetts, p. 537. Gallenkamp, Charles, 1959. Maya, the Riddle and Rediscovery of a Lost Civilization.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p. 131. 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pp. 250, 251, 47.

②1-2—173。 The Maya and their Neighbors. p. 260.

③1-2—164, 165。 11—210。

④钩1—70, 71, 186。 张雪梅:《“国粹”汇京城——观全国文物精华展》,载《北京晚报》1992年4月13日第1版。

⑤钩1—69, 70。

2. 俑人陪葬

用俑人,即假人陪葬,在玛雅人中是很流行的风俗。“泥塑的、木雕的和石刻的偶人要扔进墓穴里去”。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恰帕斯地区的古墓中还发现有用陶俑殉葬的情况。^①这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大量地、普遍地使用俑人陪葬死者的习俗,例如闻名世界的秦始皇陵墓的兵马俑。在中国古书里也可见到关于俑葬的记载。孔子的《论语》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礼记·檀弓》也有“谓为俑者不仁。”的话。

注:

①11—180。 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p. 47. The Artifacts of Chiapa de Corzo, Chiapas, Mexico. pp. 63, 64.

3. 狗、龟、兽头陪葬

考古发掘玛雅古墓,在危地马拉发现陪葬的有狗、美洲豹下颚和美洲郊狼头,在恰帕斯还发现陪葬的有“完整的、成碎裂状的很大龟甲”。^①

在中国,“大汶口文化邳县刘林遗址……殉葬有狗”,而且大汶口文化墓穴中的随葬物也有龟甲。同玛雅人习惯用兽类下颚陪葬一样,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在那时的许多氏族墓地,流行着以猪下颚骨作为葬品的风气。例如,湖北郧县青龙泉的龙山文化墓葬,一座墓中就有十四块猪下颚骨。南京北阴阳营青莲岗文化和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墓里,也有数量不等的猪下颚骨。齐家文

化氏族部落的墓葬最为突出,如临夏大河庄遗址的一座墓里放置三十六块,临夏秦魏家遗址的一座墓里竟多达六十八块。^②

以上情况显示,玛雅人和华夏人用兽类陪葬,甚至在具体的细节上都相同。

注:

①1-1—218。 Agrinier, Pierre, 1970. Mound 20, Mirador,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p. 70.

②郭4—90。《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第115页。
郭4—85。

4. 瓮 棺

在玛雅地区,古代盛行将死者,特别是夭折的儿童放在大型陶器中埋葬的风俗。例如,在伯利兹谷地的史前玛雅墓中就有以大陶瓶作棺用的儿童葬,其后也有类似的以陶器为棺的墓葬。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地方也发现了许多处这样的墓。^①陶棺的形状有瓮,有瓶,有罐,口上常盖着陶盆、陶钵等。有的陶棺口缘下还凿有小孔,在四个方位。^②

在中国,《礼记·檀弓》记载着“有虞氏瓦棺”情况,同时,仰韶文化墓葬特点之一就是瓮棺。在西安半坡遗址的儿童墓,有73座是瓮棺,只有3座不是。而且也用盆或钵作盖,覆在瓮棺之上,并在盆钵的底部中间凿有小孔。^③所以在瓮棺或瓦陶棺葬上,玛雅人和仰韶人做法也是相同的。

注:

①Mound 20, Mirador, Chiapas, Mexico. pp 21, 23, 33, 40, 41, 51. Prehistoric Maya Settlements in the Belize Valley. pp. 531, 534, 563. Lee, Thomas A., 1974. Mound 4, Excavations at San Isidro,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pp. 25—32, 42. Agrinier, Pierre, 1964. The

Archaeological Burials at Chiapa de Corzo and their Furniture. Provo, Utah. pp. 4, 7, 28, 62. Agrinier, Pierre, 1969. Excavations at San Antonio,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p. 47. Culbert, Patrick T., 1965. The Ceramic History of the Central Highlands of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p. 12.

②同上 Lee—40. Agrinier 1964—4. Agrinier 1969—47.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 文物出版社, 1963年, 第198页, 第211页, 第213页。

六、姓 氏 名

玛雅人的姓氏名称和上古中国人相同。“他们称呼儿子和女儿时总是用父亲的名和母亲的名, 父亲的为专有名, 母亲的为‘号’或‘字’(appellative name), 例如, Chel(父系)和 Chan(母系)的儿子, 就叫 Na Chan Chel, 其含义为某某之子。”这实际上等于古代中国人的姓和氏。“一个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带着同一个名, ……男人女人都不和带有同一名的人结婚。”^①“在被西班牙人征服时, 尤卡坦玛雅人有 250 个姓氏系统, 形成一个严格的财产继承和互尽义务制度。”^②

古代玛雅可有五个名, 即小名、父名、母名、封号(官名)、绰号。“一个男孩一出生就起一个小名(Childhood name)。举行一种专门的宗教仪式之后, 他就可以用他父亲的名, 把小名放在父名之前。……结婚后, 就用父名母名来称呼。也就是母名代替小名置于父名前面。再经历一段生活, 如果成就卓著, 那么职位的名称就可以加在父名之前而作为一个封号。”“除了这些名字以外, 我们还发现有一种另外的名, 玛雅人称为‘绰号’。”“少数奴隶的名字相当于自由人的小名和母名。”^③

上述玛雅人的姓氏名号制度同上古中国人在基本方面都吻合。第一是父子同名,“甲骨卜辞里所见的人名,绝大多数就是一个人的族氏,例如周族的就叫‘周’,父、子、孙都叫‘周’。”^①第二是官职或封号为名,例如《论语·公冶长》中的“令尹子文”中的“令尹”。中国后来的一些姓就是由官名演变而来,如司马、司徒、司空等。第三是奴隶只有母名,“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②姓就是生,上古之人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姓的最初意义当是母名。中国古姓多带“女”旁,如姜、姬、嬴、姒等,可为之证。玛雅的奴隶只有母名和小名的习俗,与中国上古“贱者有名无氏”是一致的。

最有意思和最值得注意的,是玛雅人的许多姓氏在语音上一听就好像是中国人的姓名,如:Chan, Tun, Chi, Chay, Can, Po, Che, Ku, Ki, Kua, Hau, Mo, Mai, Xia, Xiu, Un, Yam, Kom等。^③

Mai是一个很普遍的姓,尤卡坦地区的最高级祭司就是由这个姓的人世袭^④。此姓不但和玛雅的名称相近,而且和中国楚人的姓“芈”或上古羌人的自称“尔玛”、“尔芈”中除了发语助词“尔”外的主要音“玛”、“芈”相近。^⑤

如果考虑到我国史学界公认华夏族的主体周族来源于上古的羌人,而玛雅人又很像我国藏族^⑥,就可以设想玛雅人和华夏人的姓氏名也存在着同源关系。

注:

①11—161。

②Dobson, Narda, 1973. A History of Belize. p. 33.

③10—36。

④裴锡圭在《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中的讲话,载《考古》1977年第5期,第343页。

⑤郑樵:《通志·氏族略》序。

⑥10—90。10—90, 141, 143, 185。10—58。10—37。10—136。10—136。10—185。10—159。10—185。10—190。10—186。10—189。10—194。16—188。11—84。10—139。2—24。2—24。

⑦11—155。1-2—203。16—153。2—24。10—194。

⑧一之:《楚人源于羌族考》,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1期,61页,63页。

⑨赵丽宏:《玛雅之谜》,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138页。

在玛雅、华夏风俗习惯比较这一部分,重点对比 26 项明显的相同之处。而且大多是只有玛雅人和华夏人才有的特殊的风俗习惯,也就是特殊的共性或共同的特殊性。而本书所列举的也只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特点之一部分。有限的列举就有 26 项之多。可见玛雅、华夏风俗习惯是多么地接近,也可见这么多的共同风俗习惯必定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两处人民在某个时候本是一家人。

第二章

玛雅华夏日常生活比较

一、服饰

1. 裳、袍、衣、鞋

古代玛雅男人的衣服主要是围腰布和方袍。围腰布是一长条布带,用它把裆兜起,在腰部缠绕三四匝,两端分别垂于前后。围腰布染成各种颜色,常常绣上花和带羽饰。围腰布有宽的,有窄的。从古典文明时期的一些人像所着的围腰布来看,它是由折迭着的布幅上下垂直,左右横联而成。而且在危地马拉帕坦地区的瓦沙克屯一座古典时期墓穴出土的陶盘上,人像的围腰布由七幅组成,前三幅,后四幅。^①这样的玛雅围腰布与中国古代的围腰布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中国的围腰布叫“裳”,也就是“常”字的本义。《说文解字》:“常,下裙也,从巾尚声。”“裳,常或从衣。”“裙,下裳也。”“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中国权威考古学家指出:“下裳就是用一块宽约70—80厘米的布幅,从人腰中围绕一周,因而保护

着下体,就叫做裳。”一般做法是“集众幅上下垂直、左右横联之,所以前后七幅,可用方正,左右若干幅,必须折迭着,否则不能合于人的腰围。”“凡裳,前三幅,后四幅。”^②

玛雅男人上装通常是一块大的方布,或环绕双肩结扎在一起,或者从右臂下绕过,在左肩上结扣。这就是方袍,上面也可以有各种装饰物,如羽饰等。^③这和古代中国的上装,也就是“衣”的制作和穿着原理也是相同的。关于我国古代上衣形状,《释名》说:“交领,就形名之也。”“直领,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中国上古的衣如同袍方,袍就是包,就是裹起来;方就是方形,就是一块方形布。所以中国的袍方和玛雅的方袍是一个基本样式,最初都是用一块方布把上身包起来,两边相交或相接。而且中国甲骨文的衣字和古代玛雅艺术品上所画人物上衣的形制也颇相似。^④

𠂔(中国衣字) 𠂔(玛雅衣形)

古代玛雅人的鞋主要是鞋底加系带两条系于腿腕,一条穿过大指和二指之间,另一条穿过三指和四指之间,近代的鞋则一般只有大指和二指之间的一条绳带。^⑤这种鞋的样式和穿法同过去中国南方广大居民日常穿的草鞋相当之像。

注:

①10—23. 11—169, 170, 301, 390, 402. 11—398. Rivet, Paul, 1960. *Maya Cities*. London: Elek. p. 111. 0—477, 480. 11—396.

②钩 1—122. 《仪礼》郑玄注。

③10—23. 11—169.

④9—书后附图 XV11, XXV111. 2—36 后附图 5a.

⑤11—171. 2—41.

2. 文身,断发,椎髻

古代玛雅人“面部和身躯都刺纹,涂颜色”。“男人头发从头顶

处剃断或烧断,但在前额上部保留一道头发,向上和向后梳去,用野无花果树皮制做的染色细带扎起来,形一个高而长的髻辮。”^①玛雅人文身、断发、梳高椎发髻的习俗和中国古代东南部居民又是共同的。我国古书的记载可说明这点: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汉书·地理志下》:“(粵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

《汉书·地理志》应邵注:“(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淮南子·原道》:“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剡发文身,以像鳞虫。”

《吴越春秋》卷二:“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吴王寿梦)。

注:

①10—23, 24。

3. 佩 镜

“使用磨制很细的透明赤铁矿石镜子,这是典型的‘奥尔梅克’遗风,在拉文塔曾发现两个大的凹面赤铁矿石镜,闪闪发光,宛若刚刚制成。后来又发现了一些人像,在拉文塔是一个玉雕像,在特拉提勒郭是许多泥塑像。这些人像胸前都固定着一片晶亮的赤铁矿石,作为镜子表示的是显贵标志。”“在韦拉克路斯发现的古典风格文物中,还有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圆形的镜子,背面是精美的石雕像。……最精美的镜子背面发现于危地马拉的卡米纳尔久,这一发现最后肯定和证明:镜子的工艺风格甚至在古典文明早期就已经成熟。”“这些镜子正面是薄薄细细的一层黄铁矿石晶体,一个光亮的、能反映或反射的表面,……镜子上穿有孔以便系结。

这些镜子极为容易使人联想起中国汉朝(公元 200 年左右)的青铜镜,人们佩戴在胸前上部,表示等级。”^①对这一段引文已经无须再做什么解释,因为美洲玛雅学者已然把玛雅人制做和佩戴胸镜的风习与中国人同样的喜好联系在一起。

注:

①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pp. 75, 185—187.

二、房屋起居

1. 前堂后寝

玛雅人的房子有长方、正方、圆形几种。房子中间总要用一道墙隔成前后两部分,里间住人,外间粉刷得很漂亮,作接待客人的地方。外间一般没有前墙,实际上像一道廊子,比较凉爽通风。^①

中国仰韶人的房子也有方形和圆形两种,与玛雅人的一致。另外,把房舍隔成前后两部分,后面睡觉,前面接待人和办事情,这也是中国古代房屋典型的“前堂后寝”或“前堂后室”的格局:“前部分是堂”,“上古堂前没有门”,“堂的后面是室,住人。”“从建筑功能来讲的‘前堂后寝’,体现在建筑形式上便是‘前堂后室’。”“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便已产生了‘前堂后室’的空间组织。”^②

注:

①Maya Cities. p. 41. 10—20, 21. 11—177.

②《西安半坡》,第9页。王 4—935。《从盘龙城商代宫殿遗址谈中国建筑发展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76 年第 2 期。

2. 柱梁结构

在欧美白种人眼里,玛雅房屋的建筑结构也有些别致,这就是柱梁结构。他们说:“玛雅人的住房和我们的不一样,屋顶不是由墙壁支持,而是由四根竖在屋子四个角的立柱和两根横梁撑着。”还有的学者是这样描述玛雅房子结构的:“房顶的框架放在四根带杈的柱子上,柱子立在房子的每个角上,因此房顶是独立的,不依附于四面的墙壁。墙壁或者由密集直木条抹上泥或盖上棕榈叶子构成,或由石头抹灰浆砌成。屋顶很陡,下端离地较近,用柔软的蔓条将棕榈叶捆在框架上而制成。”^①梁柱结构,大坡度的高屋脊,这种特色不也正是中国古代房屋所普遍具有的吗?而且玛雅人的房子里的灶的位置也和中国仰韶文化居民住房里灶的位置一样,在屋的中央。^②

注:

①1-1—214。 9—64。

②2—35。 18—164。 《西安半坡》,第9页。

3. 茅舍竹篱

玛雅人是注重保持传统的,现代玛雅人住房格局和布置实际上很有古代遗风,他们“住在标准的农村房舍里,房子由白色或灰白色的干砖坯砌成,用黄红色的瓦作屋顶;贫穷一点的人就在芦苇或玉米杆上抹一层厚厚的泥巴作墙,用芦苇或长茅草等作顶。……晒干的玉米棒悬挂在房椽上,手织机木棒、鱼竿等一切有价值的家什也都挂在上边。”“住地用竹篱围起来,外人看不到里面,房门上有时挂着竹帘。院墙也有的是成排的很密的灌木,上面缠满蔓条植物。”^③这种景象完全和中国南方农家一样,富一点的住砖(坯)瓦房,穷一点的住茅屋。我国大诗人杜甫住过茅屋,诸葛亮原来住的也是茅庐。茅舍围以竹篱,真令人会把玛雅人家当成中国人家。

注:

①Guatemala, Land of the Mayas. p. 71.

4. 席地而坐

玛雅人“没有椅子,……坐在地上。床是厚厚的、有弹性的席子,席子由芦苇编成”。“男人不习惯和女人一起吃饭,而是男人们单独在一起,坐在地上或席子上进食。这时席子就当桌子用。”^①玛雅人这种习惯恰如《辞海》(旧版)在“席地”条目下所指出的:“古人布席于地,坐卧并在席上;后人迂谓坐卧于地曰席地。”同时中国人还特别津津乐道“席地饭蔬”的生活方式。^②

注:

①Guatemala, Land of the Mayas. p. 71. 11—36。

②《唐书·苏味道传》。

5. 跪坐和踞坐

玛雅人一种常见的坐的姿势,就是古代中国人的跪坐式。在危地马拉,“出售鲜花的女孩子们坐在地上,双腿卷曲在身軀下面,浅粉色的脚掌从身子后面露出来,对着脊背。”“妇女们双足卷曲于自己身軀之下,这是一种古老的玛雅坐式。”^①这种坐的姿势在玛雅古文字书的插图中也常可见到。而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坐,又正是这种姿势,《释名·释姿容》:“坐,挫也,骨节挫诎也。”王先谦疏证补引王先慎曰:“古人坐……如今跪形,故骨节挫诎。”

玛雅人除跪坐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坐式,即蹲坐,中国古代叫做踞坐。这在玛雅古文字书的插图也有,人的臀部着地,双腿在前弯曲,小腿下垂,双足着地。这很合乎《一切经引义》所引《字林》的解释:“踞谓垂足实坐也。蹲犹虚坐也。”踞坐在中国古书的记载中,常常是不谦逊的坐态。《康熙字典》引《正字通》说:“蹲踞通作

偕。”而在玛雅古书的画面上，跪坐的多为女性，踞坐的多为男性。这种区别所反映的大概就是男女尊卑和踞跪坐式的分别。

注：

①Guatemala, Land of the Mayas. pp. 16, 94.

6. 黎明即起

玛雅人和古代中国人一样，黎明就起床，大约在早晨四点多钟。起床后吃早饭，只喝热玉米粥。然后男人到田地去干活，女人则开始一天的家务劳动。男人在田里干活一直到下午，中间休息时吃一些随身带的食物。一天的主餐在日落前一个小时用，这时下地干活的人已回到家。主要饭食有玉米薄饼、豆子、蔬菜等，常吃辣椒，肉食不多。饲养狗是肉食的主要来源之一。^①

“黎明即起”这是我国《朱子治家格言》（《朱子家训》）的第一句话。农民在地里干活吃饭也是古代风习，周朝的馐礼就是讲农民在田里吃饭。而且我国早在母系氏族会社时期“人们就已知道驯养狗，以供食用和作为狩猎活动的帮助。”^②这些都和玛雅人相同。

注：

①11—177。 10—41, 43, 44。

②郭 4—57。

7. 摊煎饼

玛雅人的最主要食品玉米薄饼的做法，很像中国山东、天津等地摊煎饼。“在主餐之前一个小时，妇女在芭蕉叶上把鸡蛋大小的玉米稀面团捏成圆形的薄饼，然后放在火炉上面的一个陶盘上烤。薄饼烤熟，便放入一个葫芦容器，以保持热乎。”^①另外，玛雅人吃饭时和中国人一样，多使用碗，而不像欧美白人用盘。所以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各式各样的碗。^②

注：

①Maya Cities. p. 44.

②Guatemala, Land of the Mayas. p. 60.

三、医药卫生

1. 爱好清洁

“玛雅人是一个健康的民族。”“许多著作者都指出，玛雅人极为整洁。这的确是明显的事实。尽管一些地方缺水，但洗澡仍然是每日都要进行的习惯。虽然男女服装都是白色，可是很少能看见脏污的衣裳。”“玛雅人对于个人清洁的重视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热忱程度，因为一切用水都是从附近的井或水池汲取上来的，汲水方法还是古老的使用拴绳子的吊桶，有时绳子要长达百呎才够用。”^①

看看以上的描述，再看看我国许多地区居民洗身和洗衣的日常习惯，就会感到两地人民真像是一地人那样共同爱好清洁卫生。

注：

①9—26, 27. 11—31, 32。

2. 用风、火、气解释病原

中国古代的医药学说在世界上是非常特殊的，然而在玛雅人那里却发现了与中国医学理论非常相像的风、火、气致病说。

我国中医常把生病原因归结为受风，上火，遇到恶气，如瘴气、湿气、死人口中吐出的最后一口气等。受风，上火，生气等是民间说病的口头禅。早在周朝就有五气、六气、风、火病原理论。^①

在玛雅医学里，首先认为最常致病的原因是“‘邪风’或‘风

邪’；……有许多种类的风，每一种风都带来特定的病。”例如“头风引起头痛，神经痛，头昏……”玛雅人还认为“火是最普遍的致病原因之一”，“嘴里的火是由胃火引起的，胃火将热往上传，经过喉咙进入口腔，导致口腔溃烂，齿龈化脓，舌尖燥热和嘴唇溃烂发干。”关于致病的气，玛雅人认为“最危险的是尸体放出的气，叫做死气，……有的死气是在尸体埋葬之前从嘴里放出来的。……带月经的女人所产生的气是男人所要特别躲避的。而一个孕妇的气则更为有害。”^②玛雅人的这些想法甚至在细节上都和中国人相同。

注：

① 郭 4—365。

② 2—164。 3—320, 321, 322, 323, 328。

3. 巫 蠱

玛雅人与旧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相信巫蠱之术。例如，“如果某人被怀疑为杀人凶手，被害者家属复仇时就向普拉火伯鬼祷告，并用泥捏一小人，把一枚针刺入小泥人的头部或心里，然后把它悄悄埋在被怀疑者的住房门口。一旦该人从上面走过，他就会生病。如果他有罪，便会死掉；无罪，则会好转。”^①这和我国古代史书所记载的汉武帝时有名的巫蠱之狱的情节极为相像。中国的巫蠱也是以咒诅和埋或藏小人以达到企图害人的目的。

玛雅人还相信“射影”害人，“玛雅的手抄医药书记载有在碗鉢里养的蛇和剧毒小蜥蜴，人们相信这种毒物只要接触一个人的衣服，就能使人中毒，如果咬了一个人的头部影子，就可引起危险的头痛”。^②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蜮”。《汉书·五行志》：“蜮生南越，在水旁能射人。南方谓之短狐。”《说文解字》：“蜮，短狐（狐）也。”王注：“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一名祝影虫，背有甲，头有角，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如角弩，闻人声以气为矢，因水而射人，或曰含沙射人，中人即发疮，中影者亦病。”由此而来的是中国

人常用的成语“含沙射影”。

玛雅人和中国人古代巫蠱术上的细节吻合,成为突出的特殊共性之一。

注:

①9—159。

②10—94。

4. 凉、热、温药理学

在玛雅人那里,“食物和配制的药物都被认为是‘凉’的或是‘热’的。这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温度,而是由于它们对病人的清凉或发热的作用。一个发烧的病人要用凉药,但一个发冷或因病、产而衰弱的人则要用热的或半凉的药。”“凉性的加上热性的可以配制得凉性减轻一些。”^①所以玛雅人的药理学同中药一样。而且玛雅人也像中医常用混合配方,并常常把药物的颜色和治疗作用联系起来,如“黄色与力量有联系,于是黄颜色的植物就用于强壮身体、补血和治疗贫血。”^②这点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因为中药里一些带“黄”字的,如黄芪、黄精等也是滋补药。

注:

①10—93。 2—161。

②3—366。

5. 制药和露水入药

玛雅人药物来源和制法与中药也相同,他们“将植物、动物和矿物用于医疗目的,其中以植物为最重要。有上千种野生和栽培的植物作为药物使用。……药用物有的用手磨磨碎,如硬籽、甲壳、根和烘干的东西。还可以在瓦釜中炒、焙,或让阳光晒干,然后制成粉末,……植物可以在水里煮,熬成药茶或汤药。一般用于内

服，……或作外洗之用。”^①

玛雅人制药还有一特殊之处，与中国古代做法相同，即“药用植物或其一部分经常放在室外露天过夜吸收水分，以便次日清晨饮用。这样得到的露水据说有很大的药物价值。”^②古代中国人取露水饮用，以期达到医疗和延年益寿效果，正史都有记载。《史记·孝武本纪》就有：“其后则又作栢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对承露仙人掌的注解则有《集解》苏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也。”《索隐·三辅故事》曰：“建章宫承露盘高三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汉亡以后，魏明帝还曾专门派人到汉宫拆迁承露盘，可见当时对露水药物作用的重视。唐朝诗人李贺的有名诗篇《金铜仙人辞汉歌》所吟咏的就是这一史实。

注：

①②3—357, 358。

四、交通運輸

1. 船

玛雅人的海运和内河航运都很发达。恰帕斯内地造的船一条有30多呎长，3呎宽，可容15—20人；沿海造的船有的可容纳40人，宽度达8呎。玛雅著名古城奇陈伊查武士庙壁画水陆攻战图和渔村图中船的形状，与我国南方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镗上船的形状相同。^①两者都是下面的形状：



最为奇妙的是，墨西哥恰帕斯州洛坎顿玛雅人所造的独木舟竟然和我国江苏武进县挖出来的古代独木舟为一个尺寸。前者30多呎长，后者11米长；前者近3呎宽，后者口宽0.9米，加上两

个厚度0.03米,等于宽0.96米。^②洛坎顿玛雅人的造船方法是“将一根整木用火和斧头挖空”。而江苏武进出土的独木舟则是“全体为一独木,中空处若焦炭。”历史学家认为,“我国东南地区,在太湖周围的水乡,……人们大约是用火烧的办法,把独木剝成小舟的。”^③所以玛雅人和中国人在古代的造船方法也是一样的。

注:

①9—20, 55。 10—3, 50。 11—160, 402。 钩 1—图版 21。

②钩 1—150。

③9—20。 钩—150。 郭 4—97。

2. 路 和 庐

古代玛雅人和古代中国人一样,很重视道路建设,在各个城邦或宗教中心之间都有专门修筑的“高级路”连接,“这些大道由石头和石灰砌成,高出地面2呎到8呎,成直线连接各居民点。道路的两边由大略加工的石块砌,顶部铺天然石灰,经过潮湿加压而筑成路面。这些大道宽约15呎,长度由1公里到62.3公里不等。”还有专门压路用的石碌碡,长约13呎,直径2.4呎,重5吨。^①

从上面的描写可知玛雅大道的特点是平、直、正、高、坚。而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我国周代的道路“周道”也有这些特点。“《诗经·大东》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佻佻君子,行彼周行。’这虽说是眷顾周道,喻岐西政赋之平,然必是周人道路确有部分如此的平直,然后诗可以借此比兴。”“而‘行’与‘道’皆别以周名,是周行应当有‘王道平平’,‘王道正直’之观,而周人路政之修明可知。”^②古代人用“砥”形象地描绘周道,而砥就是磨刀石。如果把一块磨刀石放在平面上,那就是一条高出地面的,又平,又正,又直,而且又坚固的,和古代玛雅大道逼真相像的道路缩影。

玛雅大道与周代大道还有另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相隔一定

的距离就设置有让类似中国古代的驿使和脚伕们休息和交班的处所,叫做 lub^①。而《周礼·遗人》则说周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庐和 lub 甚至音都相似。

古代玛雅贵人和富人也像中国官吏和富豪们那样,出门上路旅行要坐花竿、轿子,让人抬着走。^④

注:

①11—309。

②物 1—145, 146。

③1—59。

④1-1—60。 Maya Cities. p. 60.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p. 12.

3. 拱 形 桥

中国式桥的特色是拱券结构,或几个拱券并排,或一个大拱券独力支撑,或大小拱券配合。中国桥的这种独特结构和风格竟然在玛雅地区也有所表现。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玛雅地区有一些桥是由几个空的拱券托架而成的,这些桥毫无例外地全是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遗留建筑。”^①

注:

①Peterson, Frederick A., 1959. Ancient Mexico. p. 294.

第 三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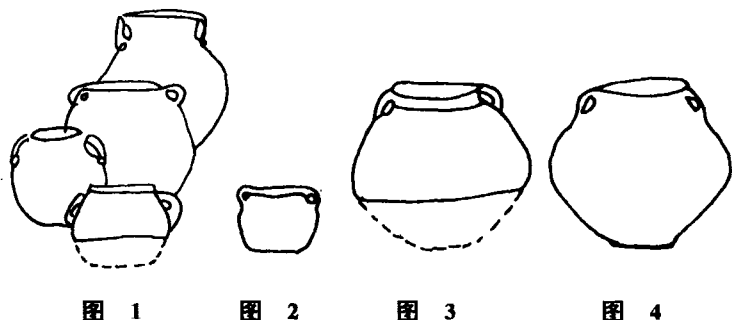
玛雅华夏基本产业比较

一、制 陶

玛雅古陶器在制法、形状和纹饰上和中国古陶器都很一致。这是玛雅人和华夏人同根的重要证据之一。两地陶器的共同特点首先表现在双耳罐、鼎形器、豆形器、划纹几何图形、鬼脸式器足、疙瘩式器足、云雷纹、鸟兽头盖钮等方面。以下分别加以对比。

1. 双 耳 罐

玛雅古陶器以发现于伯利兹奎罗地区的为最早,可上溯至公元前 2500 年,在这里发现了和中国仰韶文化陶器很像的双耳罐。同类的器物在时间晚一些的瓦沙克屯出土文物中也有。下面就是玛雅双耳罐和仰韶双耳罐的比较图(两者图的比例尺寸不一致,只比较形制)^①:



注：

①图 1 见 R. E. Taylor (ed.), 1978. *Chronologies in New World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 348. 伯利兹早期陶器。图 2 见 *Maya and their Neighbors*. p. 253. 瓦沙克屯早期陶器。图 3 见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 年，50 页，仰韶彩陶（甘肃）。图 4 见同上书中图 17，仰韶彩陶。

2. 鼎 形 器

鼎形器也就是三足陶器，在玛雅地区极为普遍。“尽管在墨西哥发现的陶器各式各样，……一个基本形制就是三足陶碗或三足陶盘。”“虽然墨西哥和中美洲陶器文化非常复杂，但至少有一种特殊形式是共同的，那就是三个高腿支架。”“这里，即危地马拉高原玛雅地区，在最早的文化形成时期的拉斯查卡斯阶段发现一种特别的带着长的三条腿的碗。”“玛雅陶器发现于最早埋层中的三足器”在危地马拉、伯利兹和太平洋沿岸高原地带都有所发现。^①

鼎形器或三足器是华夏文化的特殊代表。一种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关系”，“能在陶鼎陶鬲上推知它可能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鬲鼎等三足器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典型器物”。“器皿底上各种形状的三足装置”是中国龙山文化“最显著的形貌”。^②

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器物 and 判断同汉族文化关系的标志的三足器在玛雅陶器中的普遍发现,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两地人民的同源关系。

注:

① Ancient Mexico. p. 256. Wissler, Clark, 1922. The American Indi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3. 11—369. The Maya and their Neighbors. p. 254. Chronologies in New World Archaeology. p. 352.

② 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45页。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第79—80页。梁思永:《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47页。

3. 豆形器

玛雅古陶器和中国古陶器在形制上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豆形器或圈足器。在玛雅古代名城科潘西北的查玛地方的前古典文物中就有圈足器。在“古典文化早期的陶器形制中”,“有带圈架(足)的基缘外凸的钵。”在墨西哥的塔巴斯哥和恰帕斯地区的古典文化陶器“最普通的形制是高颈敞口瓶和小的带有托架的瓶。”^①这里所谓的托架就是圈足。实际器形如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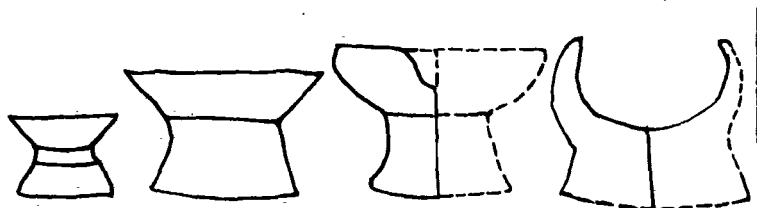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豆形器在中国各地出土陶器中比比皆是,基本形制也和玛雅的相似,如下所示^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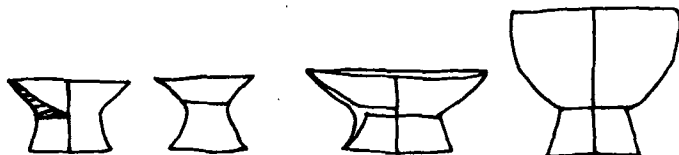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中国学术界认为“‘豆’形器是我国中原地区古代居民创造的富有特色的生活用具”。各种不同高度的圈足式的皿豆，“这类器皿是龙山文化中极特殊的与极常见的。”^④

注：

①The Maya and their Neighbors. p. 253. Jennings, Jesse David(ed), 1964. Prehistoric Man in the New Worl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370. Chan, Roman Pina and Navarret, Chalos, 1967.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Lower Grijalva River Region, Tabasco and Chiapas. Provo, Utah. p. 13.

②图 1、图 2 见 The Maya and their Neighbors. pp. 253, 263. 图 3、图 4 见 Matheny, Ray T., 1970. The Ceramics of Aguacatal, Campache, Mexico. Provo Utah. pp. 90, 92.

③《东宁县团结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1978 年 7 月 23 日第 3 版。《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 150 页。

④图 5、图 7、图 8 见《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 年第 3 期，第 191 页、第 193 页（大溪文化）。图 6 见《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 52 页图 25（西周）。

4. 划纹几何图形

玛雅地区的早期陶器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在纹饰上也有许多共同特点，划纹几何图形就是其中之一。“最早的危地马拉高原陶器……纹饰是刻纹、划纹、沟槽纹。”在危地马拉低洼地带的瓦

沙克屯出土的“大多数玛雅早期釉陶或磨光陶都有镂纹特征。呈现在红色、黑色、彩色或橙色表面上，……刻划纹图案简单：有三角形、直角形、长方形、交叉菱线等。”在伯利兹和尤卡坦等地发现的早期玛雅陶器也大都刻有刻划纹直线所组成的简单几何图形，三角形、平行线、菱线等。^①

在中国，龙山文化早期陶器“在纹饰上的最大特征是在泥土未干时的划纹特别的普遍”，“最多的花纹是划纹的短长线排成的各种几何图形”。“所有的纹饰都是用尖头或钝头工具刻划的”“三角形、平行线之类。”同样，在仰韶文化陶器中也有“划纹”，“花纹以三角形为主。”^②而且其中有的花纹与早期玛雅陶器的一些花纹完全一样，宛若一人一手所刻划。如下图^③：



图 1(玛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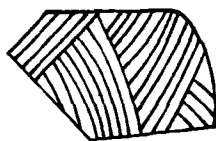


图 2(中国)

注：

①Prehistoric Man in the New World. pp. 367, 336. Prehistoric Maya Settlements in the Belize Valley, pp. 327, 329. Chronologies in New World Archaeology. p. 348.

②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第56—57页。《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148页，151页，106页。

③图一见 Covarrubias, Miguel, 1957. 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p. 222. 图2见《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105—106页间的图。

5. 鬼脸式器足

玛雅和中国古代陶器不但在大的形制上一致，在细致方面也

一致,比如不但都有三足器,而且器足都有特殊的鬼脸式或兽面式。在墨西哥的塔巴斯哥和恰帕斯地区的古典玛雅陶器“突出的形制是带有小的圆锥状或嫩玉米状器足的钵、带有圈足的钵和模糊的动物形状的器足。”在查玛发现的玛雅古典陶器中的鼎形器的器足则更为明显地呈鬼脸式和动物形。此外,在有的地方还发现了较原始的鬼脸式器足,只有一道鼻准线,左右为两个眼点;而有的鬼脸式则发展得很成熟,突出塑造在鼎腿和鼎身衔接的部位。^①

中国三足器的鬼脸式和兽面形的演化轨迹与玛雅的情况如出一辙。“(龙山文化)器形以鬲和鬼脸式腿的鼎最为常见。”同样,在后冈中层出土的鬼脸式陶鼎足也比较简单,由一道较粗的鼻准线两边加两个眼点构成;而发展成熟的样式,则是在鼎腿和鼎身接合处突出塑一鬼脸形状。^②

注:

①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Lower Grijalva River Region, Tabasco and Chiapas. p. 13. The Maya and their Neighbors. p. 256. Peterson, Frederick A., 1963. Some Ceramics from Mirador,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p. 74.

②《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9页。《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105—106页间图。《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附图版36,图3。

6. 疙瘩式器足

疙瘩式器足在玛雅古陶器中普遍存在。前面提到在墨西哥的塔巴斯哥和恰帕斯地区的古典玛雅陶器突出的形制之一是“嫩玉米状器足”,这是疙瘩式器足的形象叫法。除去这些地区外,危地马拉的帕坦地区的前古典时期“器皿有时有坚固的圆桶状或嫩玉米状的器足,高三足或矮三足。”危地马拉高原地区同样也发现了这种陶器。^①

疙瘩式器足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也有所发现,如龙山文化的庙

底沟陶鼎就带有疙瘩。到了青铜器时代,这种特殊的陶器风格似乎更有发展,例如在张家坡西周遗址中的鬲“晚期则足有‘疙瘩’”。^②

注:

①Some Ceramics from Mirador, Chiapas, Mexico. pp. 73, 122.
Prehistoric Man in the New World. pp. 337, 367.

②《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图版 12。 鈎 1—53。

7. 云 雷 纹

“中国特有‘云雷文式’”,外国考古学家称之为“旋卷式”。这种文饰在危地马拉高原最早期玛雅陶器中就有。到了古典文明时期,危地马拉帕坦地区和伯利兹谷地的玛雅陶器中都有相当多的云雷文饰,有的方形,有的圆形,有的连环状态,有的对称状态。^①

云雷纹为“中国特有”,同时也相当普遍,在仰韶文化各个分布地区大批发现的陶器中就已屡见不鲜。而且其中马厂期的和玛雅拉斯查卡斯的旋转方式还一模一样^②。如下图^③:



拉斯查卡斯



马 厂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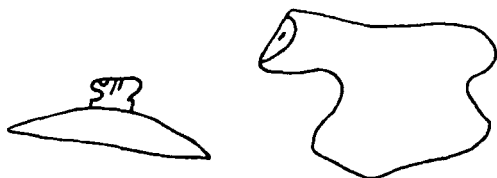
①《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 161 页。 Shepard, Anna O., 1957. Ceramics for Archaeologist. Washington. p. 277. 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p. 48. Prehistoric Man in the New World. p. 361. The Maya and their Neighbors. pp. 312—314. Prehistoric Maya Settlements in the Belize Valley. pp. 348, 388.

②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图 17、18、19。

③图见 Covarrubias, Miguel, 1954. The Eagle, the Jaguar and the Serpent; Indian Art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p. 54.

8. 鸟兽头盖钮

玛雅早期陶器和中国仰韶文化陶器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有鸟头和兽头陶器盖钮，而且风格也相像，如下图兽头盖钮^{①②}：



① 玛 雅

② 中 国

注：

①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p. 222.

②《西安半坡》，第 189 页。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玛雅古陶器和中国古陶器似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制造出来的。如果制造陶器的人没有同根关系，这些陶器制造的共同点就无法解释。

二、纺织和编织

古代玛雅人擅长纺织和编织席子、篮子、筐子等。纺纱织布用的原料有棉花和龙舌兰。编织的原料有剖开的禾秸、棕榈树皮纤维、细柔蔓条等。玛雅人和中国人在纺织和编织方面也有共同之处，如腰织机、搓绳法、编织法等。

1. 腰 织 机

洛坎顿玛雅人到了近代还使用腰织机,织机的一端系有绳子套在织布人的腰上,另一端也系有绳子栓牢在树上或柱子上,梭子用手来回穿。这样的织机和织布法很古时代就有,因为反映公元前玛雅人生活的古文字书上就有纺织女神织布图,织机和方法同后来的一样,织布的姿式为蹲踞式。^①这样的织机和使用方式也同中国的情况一致。中国学术界认为“盖织机初兴,多为腰机(也名踞织机),一端挂于人腰,一端用石压线团,即可提综开交打纬。今边疆兄弟民族(如佯僇族、傈僳族等)尚有用之者。”^②所谓“踞织机”名称所反映的,就是织布人和玛雅书上所画那样,采取蹲踞式,织机的一端挂人腰,蹲踞着织布。

注:

①11—383。

②钩 1—87。

2. 搓 绳 法

洛坎顿玛雅人搓麻绳的方法和过去中国农家妇女的搓法完全一样,用手掌在膝头上搓,搓紧两股以后,再把两股并在一起放膝头上搓紧。^①

注:

①9—57。

3. 编 织 法

在玛雅人的古代石刻、木刻和陶器上都留下了各式各样的编织纹样,其中最常见的人字斜纹编织法和中国仰韶文化的半坡人最常用的编织法是一样的^①。同时在楚尔蒂玛雅人中间也发现了与中国远古半坡人完全相同的编织方法和型式,即:经带与纬带垂

直,粗细一样,彼此穿过或压下两条,依次推移而成人字纹^②;或纬带宽而经带细,两带每隔两节交叉压迭^③。

注:

①11—384,图 46, a(编篮上部)。

11—386,图 47, 6(席纹)。

《西安半坡》,第 161 页,图 119(席纹)。

②3—162,图 11, d 号。 《西安半坡》,第 161 页,图 119, 1 号。

③3—162,图 11, a 号。 《西安半坡》,第 161 页,图 119, 4 号和 5 号。

三、农 业

玛雅农业在一些基本方面保持了上古遗风,和古代华夏人相同。

1. 尖木棒和宽刃斧

玛雅人,尤其是尤卡坦玛雅人因当地石多土少,所以农业生产工具很简单。玛雅人点种用的是一根尖木棒,如同中国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情况,“点种主要用尖木棒”。^①

另外,玛雅人砍伐树木以清理田地所用的石斧,又与中国古代大斧“戍”和“戚”的形状一样,都是刃面宽,背面窄,都有一个“肩”和一个“头”,如下图^②:



玛 雅



中 国

注：

①郭 4—55。

②0-0—156。 《辞海》(旧版)“戚”。

2. 耒 和 耨

玛雅人在土地条件不同于尤卡坦的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等地时进行耕作，“还使用掘地木和一种锋利的铲子耕地。掘地木有两根突出的枝杈，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以便手脚并用往下压。”“使用西班牙人称之为锄的工具。……人们将一个大的蚌壳安在一个柄上做成铲子或锄。”^①

掘地木和蚌壳铲实际上就是上古中国农业所用的耒和耨。历代对耒的描绘可归纳为：“手耕曲木”，“用木端的尖锐部分刺地”，“有两个杈子”，“就其结构而言，可以分为上部手持部分的杆或柄，下部足踏部分(即插地部分)的耒端。”“人手持耒的长柄而足踏耒之下端”，“踏耒而耕”。^②所以中国耒和玛雅掘地木在构造、功用、操作等方面都是一致的。耨的构造、功用和操作则是下述情况：“起初当是用天然蚌壳磨利其弧形而凸出的长缘，手握背而耨之”，“利用厚实的蚌壳改制成的穿孔蚌锄，就是一种中耕用的农具。”“耨如铲，柄长三尺，刃广二寸，以刺地除草。”^③可见中国的耨和玛雅的蚌锄铲是一回事。

注：

①10—113。

②《说文解字》，关于“耒”。陈—542, 533。

③陈—543。 郭 4—92。 《广韵》候部耕下。

3. 分“田”而种

除农具以外，玛雅人的农田规划也很像古代中国的。玛雅人把要种的地仔细丈量和计算之后，划分为一块一块的“田”。这与

中国早期农耕制度相当吻合。中国在西周时,“田”就是土地计量单位。更值得注意的是,玛雅古文字所表示丈量、计算、划分的一块块土地的象形符号和中国“田”字几乎一样,其形如下^①:



中国“田”字在甲骨文中的基本构形还是现在的样子。^②

注:

①11—130。 范—142。 1—附图 44,3 号和 4 号字。

②郭 2—第 23,252,651,662,696,……各片甲骨文。

4. 以“周”为名

玛雅文明的开端和墨西哥与中美洲农业的发展密切相连。据认为是玛雅古典文明的创始者的楚勒人其实是一块玉米地的意思,原词拼音为 Chol。^①而中国古代的周族人都叫“周”,同样也是一块庄稼地。“周字多作囿,像田中有种植之形”。^②同时周人也以重农闻名,传说中的始祖叫后稷,就是谷神。Chol 的发音与“周”又很相近。所以这里似乎有不少远古历史遗迹的蛛丝马迹。

注:

①10—111。 3—6。

②陈—632。

第 四 章

玛雅华夏科学艺术比较

一、科 学

1. 点线计数和算筹

玛雅人用点和线计数,一个点表示 1,一条短线表示 5,例如 19 是上面 4 个点平列,下面三条横的短平行线。20 以上的数用进位表示。玛雅人采用 20 进位制,即个位,20 位,400 位,8000 位等。同一个数码放在 20 位,就是几个 20,放在 400 位,就是几个 400,放在 8000 位,就是几个 8000,依此类推。^①根据玛雅计数法的特点,玛雅学专家认为“诸如玉米粒、豆粒或小石子之类的计算筹码可能使用过,并且使用小木棍或豆荚等来代表短线。”^②这样,玛雅的计数和运算方法同古代中国的算术就非常相似。中国古代算筹用小棍表示数,如果是纵式的,一根棍直放就是 1,横放就是 5;横式的相反。下面是以 9 为例的玛雅点线和中国算筹的表示方法对比^③:



显然上面的表示方法(左为玛雅,右为中国)从原理到排列都是很像的。而且专门制做的算筹必然是从自然物品,例如现成的小棍、谷粒之类发展而来的。另外,中国算筹在使用时须在平面上运算,玛雅人运算也要“在平地上或平坦的东西上”。^④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玛雅计数法和中国计数法似乎是由一个共同的基础发展而来的,尽管玛雅为 20 进位体系,中国为 10 进位体系。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在《易经》里还存在着一个 2 进位体系,即 1 位,2 位,4 位,8 位(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反映的是一种与玛雅 20 进位体系一致的思维方式。而正是这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许多方面在发展表现上的相近,甚至相同。

注:

①11—239—241。

②10—87。

③11—239。 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 年,第 8 页。

④10—87。

2. “20”和“人”的关系

在一些玛雅语里,“20”和“人”是一个词 uinic。^①在汉语里“20”为“廿”,普通话音 nian。而“人”在一些方言里的音近似于 nin 或 nan,上古汉语的拟音为 njien。^②所以“20”和“人”音很相近,因而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远古时,汉语的“20”和“人”也曾是一个音。这是基于一个人手指和脚指一起计算,正好等于 20,所以最后又可归结为思维方式的一致。

注:

①1—51。

②王 1—76。 王 1—75, 94, 129。

3. 历法和天文台

古代玛雅人的历法很发达, 一年为 365.242 天, 与 365.2423 天的精确数误差很小。实际使用其历法的时间在公元前 353 年或 235 年, 但公元前 613 年 8 月 6 日, 玛雅人就开始留下了文字记录的时间, 即最古的历法记载。^①

中国较为准确的历法产生的时间与玛雅差不多。“对一回归年长度的测定, 春秋后期(公元前 5 世纪左右)的《四分历》得 $365 \frac{1}{4}$ ”。^②

玛雅历法和中国历法在发展和成熟上的同步, 这或许又反映了两者萌芽的同根。

中国古代观测天象在专门修建的高台上进行, “天子有三台: 灵台以观天文, ……”玛雅人的天文观测也在金字塔顶庙宇里进行, “在一个高台顶上的庙宇里安放一对交叉的木棒, 形成一个固定的观测点。”^③

注:

①The Maya and their Neighbors. p. 150. Ancient Mexico. p. 195. Chase, Stuard, 1931. Mexico, A Study of Two Americas. New York: The Mac Millan Company. p. 27. Mexico, A New Spain with Old Friends. p. 89.

②陈美东:《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优良传统和独特成就》, 载《文物》1978 年第 1 期第 58 页。

③《太平御览》, 中华书局影印本, 第 864 页。 11—257—258。

4. 阴历和长纪年

阴历的使用和巨大数字长纪年的规定,是玛雅和中国历法两个显著共同点。在现在仅存三本的玛雅古文字书中,德累斯顿写本详细记载着一个阴历历法表。古玛雅人在各个地区都使用过阴历。阴历的一个月 30 天,这种月份的算法是从新月出现直到消逝。而且和中国人一样,记时的“月”和天体的“月”是一个词。^①

古代玛雅人的长纪年算法的起点年数之大令人吃惊。有的定在 5 百万年前,有的达到 6 千 4 百万年。在奎瑞瓜地方发现的石碑上,一块向上推算 9 千万年,另一块是 4 亿年。这些巨大数字令人自然想到世界上另一个巨大数目的纪年起点,即中国古代历法家推算的“太极上元”,认为“从天地开辟到鲁哀公西狩获麟,《春秋》绝笔的时候为 276 万岁!”^②

注:

①0—31。 0-0—165。

②1—10。 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p. 215.

Maya Cities. p. 68. 1-1—13, 14, 141。 徐—243, 245。

二、艺 术

1. 商周艺术风格

专门研究玛雅艺术的学者认为“玛雅艺术……有一种贵族式的优美和典雅,构思细密,技法熟练,只有同时代的远东艺术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更具体地说,墨西哥韦拉克路斯地区玛雅古典艺术与中国商周艺术不仅风格相似,连主题也相似。而在洪都拉斯乌鲁阿发现的“石雕瓶则再次神秘地令人想起佛教前的中国商周石雕瓶和青铜瓶。”玛雅人建筑的有特色的装饰“很突出地使人联想起佛教前中国艺术中饕餮怪物的面像组合。”而危地马拉有的玛

雅房屋的梁也似乎是用“中国式雕刻所装饰”。^①

注：

① 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pp. 227, 179, 187, 235.
Guatemala, Land of the Mayas. p. 11.

2. 五 音

玛雅音乐和中国古典音乐一样,有五个音调,五个音阶。玛雅人在举行一种仪式时,乐队奏乐就吹“一种五音阶的笛子。”^①

中国古书中谈到音乐就要提“五音”。例如“《管子·地员》……举出宫、商、角、徵、羽五个音,即叫做‘五声’的音阶。”^②

注：

① 0-0—58。 Jmetic Lubton. p. 15.

② 郭 4—364。

3. 踩 高 跷

有一种古代玛雅舞蹈的表演者要化装,头带像鱼龙之类的饰物,还要把双腿捆绑在两根长木棒上进行表演,常在新年之际举行。在古代的画面上也有一种舞蹈家的形象。^①这种特殊形式的舞蹈实际上是玛雅人和中国人所共有的。在中国,就是民间盛行的踩高跷。据考证,高跷会是中国民间花会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列子·说符》就有关于春秋时期宋国艺人踩高跷的记载:“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

注：

① 10—29。 11—215。

4. 陶俑、陶哨、海螺号

玛雅人擅长用泥土捏塑烧制各式各样的陶人(陶俑)和陶哨。

在玛雅地区的早期出土文物中有陶塑人头。在查马文化早期或前古典文化时期的遗物中也发现了“精致的陶塑动物形口哨。”这类口哨同样出现在危地马拉高原最早的玛雅陶器中。这方面的报道有的很详细：“发掘工作出土了很多小陶哨，有一个吹孔和两个指孔。这些陶哨形象再现了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服装和习俗等的真实情况。其中最常见的形象是穿戴盔甲的武士”。“一些儿童墓葬的随葬品中有人形和鸟形陶哨，显然是儿童玩具。”^①

在中国，陶塑人头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早期遗物中就有所发现，而且和玛雅的陶塑人头风格一样，造型一样，都是圆脸庞，宽隆鼻准。至于人形、鸟兽形陶哨或泥哨，这一直是中国民间艺人最为拿手的一种作品，至今仍随处可见。而且早在半坡时代就有陶哨。^②

最后，古代玛雅人还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一样，常把海螺壳制成号角在舞蹈和作战时吹奏。考古中也时有发现这种物品。^③

注：

①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p. 222. The Maya and their Neighbors. p. 251. 11—369. 1-2—76, 77, 184.

②《西安半坡》，第196页，第190页。

③1-2—74。

第五章

玛雅华夏体貌特征比较

1. 宽颅身短

玛雅人,尤其是尤卡坦玛雅人,是世界宽颅人种之一,男的头指数平均 85.8,女的头指数平均 86.8。又楚勒人的头指数为:男平均 80.8,女平均 80;佐兹尔人的平均头指数是,男 76.9,女 76.8;载尔塔人男女的平均头指数分别是 76.8,75.9。^①

中国人也是宽颅人。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人的头指数,男女分别为 78.38;79.41。^②大致是玛雅各支男女头指数的平均数,所以可以说玛雅人和华夏人的宽颅情况是基本相同的。

玛雅人身材不高,一般五英尺左右,^③接近古代中国人的身材。

注:

①11—22。

②《西安半坡》,第 244 页。

③11—22。

2. 黑发高鼻

玛雅人头发黑而直,体毛很少,黑眼睛,褐黄皮肤,宽脑门,高鼻子或稍钩。^①这和东亚人种,特别是中国南方居民或少数民族也相像。而中国远古人类,如半坡人,恰恰“更接近于华南人种。”^②

注:

①Guatemala, Land of the Mayas. pp. 45, 9. 9—24. 10—23. 11—23, 25, 30.

②《西安半坡》,第268页。

3. 椭圆脸

危地马拉等地的玛雅人脸型多数接近于椭圆形。^①远古中国人也是卵圆形或椭圆形脸居多。^②可以说两地人的脸型一个样。

注:

①Guatemala, Land of the Mayas. p. 23.

②《西安半坡》,第243页。

4. 内角双眼皮和蒙古斑

内角双眼皮是在内眼角地方的一道皱折;蒙古斑是婴儿生下时,在尾椎部分的一块蓝紫色小斑,一般在十岁前逐渐消退。这两个特点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种所具有的,同时玛雅人也有这些特征。^①甚至连古代玛雅石刻人像都有明显的内角双眼皮。

注:

①11—24。

5. 凿齿和头部人工变形

古代玛雅人“除了头盖骨变形以外,男女还都实行牙齿的切凿。”“他们有锉牙的习俗,把牙弄成锯齿状”。“在西班牙人征服时

期,婴儿的头部要人工弄平,用两块稍微向里凹的木头挤压。”^①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男人和女人也都有头部人工变形和拔牙的习俗,例如有名的大汶口墓葬所显示的情形。^②而且我国最早的古书之一的《山海经》在《海外南经》和《大荒南经》中都有关于“凿齿”人的记载。

注:

①Maya Cities. pp.42—44. 0-0—159. 10—23。

②《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第12页。

第 六 章

玛雅华夏语言比较

一、概 说

1. 玛雅人和玛雅语

赫赫有名的玛雅人生活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塔巴斯哥、奇阿帕斯、韦拉克鲁斯等地,以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伯利兹、萨尔瓦多等各国。玛雅人不但在上古时期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世界古文明之一,而且在哥伦布到达美洲时,仍然保持着兴旺发达的文明水平。

1502年7月30日,哥伦布本人在洪都拉斯附近的海上就遇到了一艘玛雅商船。玛雅人的船和西班牙人的船一样长,载有旅客、货物和金属货币。

西班牙人最早登上玛雅土地时,玛雅人城镇建设之讲究,社会生活之文明,使他们大为惊叹。这时的玛雅人有城邦国家组织,织布、制陶、造船、制盐等产业繁荣,内地和海上贸易兴隆。连玛雅潘城邦邦主的儿子都是一名大商人。玛雅人中有杰出的天文学家、

数学家、雕刻和绘画艺术家，也有能干的工匠和商人。

由于居住地域广阔，发展水平不一，玛雅人的语言分化许多种。主要有：

- 1) 华斯特克(Huastec)(H)
- 2) 池果姆茨勒特克(Chicomuceltec)(Chic)
- 3) 洛坎顿(Lacandon)(L)
- 4) 尤卡坦(Yucatec)(Y)
- 5) 伊查(Itza)(I)
- 6) 莫潘(Mopan)(M)
- 7) 楚尔蒂(Chorti)(Chor)
- 8) 楚尔(Chol)
- 9) 庄塔尔(Chontal)(Chon)
- 10) 载尔塔尔(Tzeltal)(Tz)
- 11) 佐兹尔(Tzotzil)(Tzo)
- 12) 托赫拉巴尔(Tojolabal)(T)
- 13) 朱赫(Chuj)
- 14) 扎卡尔特克(Jacaltec)(J)
- 15) 阿卡特克(Acatec)(A)
- 16) 甘赫巴尔(Kanjolbal)(K)
- 17) 莫托金特勒克(Motozintlec)(Mot)
- 18) 特哥(Teco)
- 19) 曼(Mam)
- 20) 阿瓜卡特克(Aguacatec)(Ag)
- 21) 伊什尔(Ixil)(Ix)
- 22) 卡克赤克尔(Cakchiquel)(C)
- 23) 祖图支尔(Tzutujil)(Tzu)
- 24) 奎查(Quiche)(Q)
- 25) 阿赤(Achi)

26) 萨卡卜尔特克(Sacapultec)(S)

27) 斯巴卡巴(Sipacapa)(Si)

28) 乌斯潘特克(Uspantec)(U)

29) 波果曼(Pocoman)(P)

30) 波果姆赤(Pokomchi)(Po)

31) 刻克赤(Kekchi)(Kek)

玛雅语实际上可大致分高地语和低地语两支,前者以奎查语为代表,后者以尤卡坦语为代表。狭义的玛雅语就是尤卡坦语。在本书中,尤卡坦语为主要考察对象,因为尤卡坦语最接近于原始玛雅语,又是玛雅古文字书上的语言。当然,其他玛雅语也都是重要的参照对象。在引述上面各语言的实际材料时,以第二个括号中的缩略写法为名称代表。

除以上人们公认的玛雅诸语言之外,有的语言学家提出,巴拿马的柯克莱语(Cocle),玻利维亚的奇帕亚语(Chipaya)和乌鲁语(Uru),以及秘鲁的永戈语(Yunga)也应归入玛雅语范围。因意见不一,本书未采用这方面的材料。

2. 玛雅语和华夏语的历史分期

1) 玛 雅 语

综合语言学家对玛雅语言和古文字的研究成果,玛雅语可划分为以下几个历史发展时期。除原始玛雅语外,其他都主要或首先指的是尤卡坦玛雅语。

(1)原始玛雅语 语言学家依据现有各玛雅语的共性和特点而构拟的语音、词汇等。其时间大约距现今四千多年。

(2)上古语言 用玛雅古文字所书写的古籍上的语言。在公元前,玛雅古典文明产生和发展时期,这还是人们口头上使用的语言。由于玛雅古文字的解读,上古语也为人们了解。

玛雅古文字的解读,经过几代玛雅学学者的努力,到原苏联科学院院士克诺洛佐夫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克诺洛佐夫的方法不

仅解读了单个文字,而且已将古玛文整本书籍解读。因此应该承认这种解读是科学的、可信的。克诺洛佐夫对玛雅文字的解读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在1973年纽约出版的大型《玛雅文字和玛雅世界》图册的前言中,著名玛雅问题专家迈克尔·顾就专门强调了克诺洛佐夫在这方面的特殊贡献。

(3)中古语言 16、17世纪用拉丁字母记录的文献和欧洲人所编的玛雅词典、语法书中传下来的语言。

中古语言同上古语言相比,两者差异不算很大。

(4)近代语言 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语言。语法有些与古代语言不同的演变,借用了一些西班牙语词汇。

(5)现代语言 自19世纪下半叶墨西哥的“种族战争”之后逐渐形成。语音有较大的变化,西班牙语借词更多了。

本书所用的代号为0,0-0,0-1,0-3,0-4,0-5的书,由玛雅古文字解读而来的语言材料属于上古玛雅语。这些书中的一般材料,以及代号为1,1-0,1-1,9,10,11,11-0,11-1,12,16,18等书中的语言材料,属于中古玛雅语。例如,0号书中的玛雅语词典就是根据16世纪的词典和文献而编的,主要取材于《莫图尔词典》(Motul Dictionary)和《先知者豹》(Chilam Balam)一书。代号为3,4,5,6,7,8,15,20,20-0,21,24,25等书文中的材料,大多属于现代语。20号书中有一部分属于原始玛雅语。

2) 华夏语

在历史上,具有统一文化和语言文字的中国人的主体先用华和夏作称号,后来也用汉作称号。因此,在本书中华夏和汉的概念可以互相代替。就语言而言,现在人们习惯称汉语,所以本书也用汉语指华夏语。

汉语和玛雅语一样,其历史发展也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

(1)太古期 甲骨文以前的语言。这个时期的语言遗迹或许有可能通过汉藏、汉羌、汉苗等的比较研究,和共同语的构拟中,得

以有所发现。

(2)上古期 从甲骨文时代到公元3世纪“五胡乱华”之前。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等的语言可为代表。

(3)中古期 从公元4世纪到12世纪南宋前半期。

(4)近代 从公元13世纪到19世纪鸦片战争时。

(5)现代 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

汉语除有时间造成的差异外,还有空间导致的差异,即各地方言。在进行玛雅语和汉语对比时,首先注重两者的古代语形式,同时尽量参照现代玛雅语的各个分支语言和汉语的各地方的方言。在语言的发展演变中,空间上的差异有时是时间上的差异的一种反映。例如,粤语就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成分。

3. 亲属语言假说的依据

1)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对语言的亲属关系的认识,同一般的认识活动一样,先有感性认识,或者说凭直觉捕捉到了两种语言的不同寻常的相同和相似之处。这正如王力所说的那样:“所谓比较,是把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加以比较的研究。当然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并不知道它们是亲属语言;但是语音和语义的配合在最初既然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在不同的语言里有一些音近义同的词就是值得注意的。个别的地方相近或相同应该说是偶然的,如果系统地找出对应的规律来,那就绝对不是偶然的了。”(王 1—17)

2) 由量变到质变

不同语言里的音近义同的词如果数量少,可能属于偶然性的相近和相同,如果数量相当多,那就应该考虑是两种语言的亲属关系的反映。这是符合辩证法思想的。换句话说,判断亲属语言,音近义同的词的数量是关键。

3) 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结合

两个民族的亲属关系一方面会在语言上有反映,另一方面在

基本文化上也会有反映。因而两个方面可以互相印证。例如,就文化方面来说,玛雅和华夏相同之点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那些两者共有的文化特点,很能雄辩地说明亲属关系的存在。那么,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就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语言认同的条件之一。

4) 直接比较和交叉比较结合

前者指假设为亲属语言的直接对比,后者指两者同语言学家认为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分别进行对比,然后将这一种语言或那一种语言与第三种语言的比较结果拿来同两种语言的比较结果进行比较。例如,有些语言学家认为玛雅语和阿斯特克语有关系,而且两者距离很近,同在墨西哥境内(低地玛雅语)。但比较玛雅语和阿斯特克语,便会发现两者音近义同的词的数量反而不如玛雅语和汉语的多。几种语言之间相关距离的远近,可以作为判断亲属语言的有力佐证。

二、词 汇

1. 两种语言词的语音结构和转化规律

玛雅语词的语音结构有 4 种模式:

辅音 + 元音 + 辅音(CVC)

辅音 + 元音(CV)

元音 + 辅音(VC)

元音(V)

(括号中 C 代表辅音, V 代表元音。)

据统计,古代玛雅语基本词汇单位(即最小的意义单位)共有 2205 个,全部为上面 4 种模式的单音节结构。其中 CVC 型 2000 个, CV 型 100 个, VC 型 100 个, V 型 5 个(0-231, 即 0 号书, 第 231 页)。CVC 型的词汇占多数, 这种特点也是上古汉语词的特点。中国语言学家李方桂和陆志伟等甚至假设“也许上古的音节的结构根

本就是CVC(辅音+元音+辅音)”(桂—35)。而一些语言学家所构拟的原始玛雅语的音节的结构,同样都是CVC型和一些与此同型的变体(20-0—10)。当然,这些假设不可能没有臆想的成分。古玛雅语虽然开音节词少,但有相当多的开音节词是基本词汇。古汉语也是如此。把CVC作为基本模式来理解,可能最恰当。

CVC基本结构在汉语里用专门的术语进行分析和表示。第一个C叫做声母,也叫做纽,其后的VC叫做韵母,后面的C叫做韵尾。另外,在一些词为CV结构中,V就是韵母,如果V是几个元音,那么前面的1或2个元音就是韵头。下面是上古汉语的声母分类表和韵母分类表(王力在《同源字典》中构拟):

声母分类表

喉		○影					
牙		k 见	kh 溪	g 群	ng 疑		x 晓 h 匣
舌	舌头	t 端	th 透	d 定	n 泥	l 来	
	舌面	tj 照	thj 穿	dj 神	nj 日	j 喻	sj 审 zj 祥
齿	正齿	tzh 庄	tsh 初	dzh 床			sh 山 zh 俟
	齿头	tz 精	ts 清	dz 从			s 心 z 邪
唇		p 邦	ph 滂	b 并	m 明		

(影母○是零声母,牙音是舌根音,舌面就是舌上。)

韵母分类表

甲类	ə 之	e 支	a 鱼	o 侯	ō 宵	u 幽
	ək 职	ek 锡	ak 铎	ok 屋	ōk 沃	uk 觉
	ang 蒸	eng 耕	ang 阳	ong 东		
乙类	ai 微	ei 脂	ai 歌			
	ət 物	et 质	at 月			
	ən 文	en 真	an 元			
丙类	əp 緝		ap 盍			
	əm 侵		am 谈			

汉语词的语音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演变的,在一定的范围内或一定的条件下发生转化,也就是音变,其规律大致如下:

在声母表中,同类同直行或舌齿同直行者可以转化,同类同横行或不同横行都可转化:

t, tj, tzh, tz 可以相互转化;

th, thj, tsh, ts 可以相互转化;

d; dj, dzh, dz, 可以相互转化;

n, nj 可以相互转化;

sj, sh, s 可以相互转化;

zj, zh, z 可以相互转化;

l, j 可以相互转化;

k, kh, g, ng, x, h, 可以相互转化;

t, th, d, n, l, th, thj, dj, nj, j, sj, zj 可以相互转化;

tzh, tsh, dzh, sh, zh, tz, ts, dz, s, z 可以相互转化;

p, ph, b, m 可以相互转化。

在韵母表中,同直行者可以转化,同类横行可以转化,韵尾同属塞音或同属鼻音者可以转化。由这些而分析出的在一定条件下的音变相当广泛:

○(零), k, ng, t, n, p, m, i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a, e, a, o, ô, u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另外,韵头 e, i, u, y, iu, o, yu 并不影响韵母的相互转化,因此这些韵头音也可视为能够转化。

须强调的是,汉语词的这些音的转化是在汉语声和韵谐调的总规律及语音同语义联系的整体性制约的基本条件之下实现的。在这里,词的整体结构、单个音和其他相邻音的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常所说的双声迭韵、联绵字词、对转、旁转、旁对转、通转,以及准双声、旁纽、准旁纽、邻纽等韵母和声母的转化,就是汉语词

音转化的整体谐调性或整体谐调规律的具体表现。

汉语语音的整体谐调性特点同时也反映了使用汉语的华夏人的思维的整体谐调性或综合逻辑性的特点。而这同样又是玛雅语和玛雅人思维的特点。通过对玛雅古文字的解读,人们发现“玛雅书写人相当严格地遵守下列规则:后面的元音要与前面的元音谐调一致。”(0-4—80)玛雅语的复合词中“一个元音要同另一个元音一样。”这样一来,玛雅词的元音便和汉语词的元音那样,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玛雅语词的辅音转化规律也与汉语相同或相近。例如,舌头音变舌面音,舌齿音互相转化,鼻音互相转化,舌根音在舌面前元音之前变舌面音,如 k 变 ch, h 变 y, 以及词末尾的 n 或有或无(相当于汉语的阴阳对转)等(0—267, 0-0—83, 0-4—80, 0-5—14, 1—78, 20—6, 19, 35, 36, 71, 72, 83, 86, 90, 116)。

古玛雅语和古汉语具有共同的语音结构模式和共同的语音对应规律,这表明两种语言所具有的同音近义词或近音近音词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必然性的对应表现,是两种语言的同源词、同族词系统的表现。

2. 同源词和同族词的理论模式

我国语言学家对汉语同源词和同族词有系统的理论说明和具体的模式概括。这些理论和模式用于汉语内部的词汇研究是正确的、科学的,用于汉语和玛雅语之间的语际词汇研究当然也是正确的、科学的。

关于同源词的判断,可以根据王力《同源字典》与《同源字论》提供的标准而进行:

- 1) 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音同义近的词(字),叫做同源词。
- 2) 同源词在原始的时候本是一个词,后来产生了音和义的细微差别或者说是转化。
- 3) 语音的转化和语义的转化都是有条件的。

4) 语音的转化条件就是前面介绍的声韵转化规律。所以同源词的声韵部分必须相近。

5) 语义的转化条件就是成对或成组的词在意义上或只有细微差别,或有明显的发展联系、相互关系。亦即同源词的语义转化不能脱离原始词的概念基础,或概念相同,或概念相联。

同族词的涵义与同源词差不多或稍广一些,指的是在语源上有亲属关系,由同一词核所派生出的一对词或一组词。我国一些语言学家在研究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时,提出了以下变换模式:

1) 变换辅音声母的。在词的韵母部分相同的条件下,辅音声母几乎可以无限制地变换。

2) 变换元音的。在词的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相同的条件下,元音几乎可以无限制地变换。

3) 变换辅音韵尾的。在前面音的组合相同的条件下,辅音韵尾可以无条件地变化。

4) 变换元音伴随辅音声母变换的。在后面辅音韵尾相同的条件下,元音和辅音声母的变换幅度都相当大。

5) 变换元音伴随辅音韵尾变换的。在前面辅音声母相同的条件下,元音和辅音韵尾的变换幅度都相当大。

6) 变换辅音声母伴随辅音韵尾变换的。在核心元音相同的条件下,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的变换幅度都相当大。

(关于同族词见严学窘:《论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载《中国语文》1979年第2期。)

综合以上所述的各个方面,可以确定出玛雅语和汉语的共有亲属词语音对应变化的范围或幅度的模式如下(A, B, C 分别代表CVC结构中的同类音或相同音,即不变的音;X 代表不同类或不相同的音,即变化的音):

ABC: ABC

ABC:AXC

ABC:XBC(X 或等于零)

ABC:ABX(X 或等于零)

ABC:XXC

ABC:AXX

ABC:XBX

尽管后三种对应模式在汉语同族词之间可能出现,但为了保证玛雅语和汉语共同亲属词的可靠性,在下面的比较中略去这三种。而且在两种语言的共同亲属词的存在证明中,不但要进行单个词与单个词的对照,还要进行一组词与一组词的比较。群体性的比较就是更加完整的系统比较,例如一音多义群体的比较和一义多音群体的比较。经过系统比较而得出的存在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词汇群体的对应,可以说是两种语言同源的最后证明。

3. 两种语言共同词汇的对应系统

对玛雅语和汉语词汇的对应关系分两步介绍,首先是词与词的对应,然后是词群与词群的对应。

为了节省篇幅,引证的材料出处注释尽量使用前面说明的代号。各玛雅语方言用英文缩略式注,不加注的一般为尤卡坦玛雅语。注“上古”的是上古玛雅语,注“中古”的是中古玛雅语,而且都是尤卡坦语。注“原玛”的为原始玛雅语,注“原奎”的为原始奎查语。玛雅语、汉语和汉语各主要方言的标注一般为缩略式,即:玛=玛雅语,汉=汉语,普=汉语普通话,广=广州方言,上=上海方言,吴=吴方言,苏=苏州方言,金=金华方言,湘=湘方言,赣=赣方言,粤=粤方言,潮=潮州方言,客=客家方言,梅=梅县方言,福=福州方言,厦=厦门方言,闽南=闽南方言,闽北=闽北方言。另外,在注释和说明的引文中,个别地方省去了删节号,以利阅读和节约。

玛雅语词的汉语释义或来自英俄语的相应译词,分别标注英

或俄。英语词的汉译主要根据《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香港, 1970 年)、《新英汉词典》(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郑易里等编《英华大辞典》(时代出版社, 1965 年)。俄语词的汉译主要依据《俄汉大辞典》(商务印书馆, 1963 年)和《大俄汉辞典》(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为了排印方便, 汉语标音采用王力、李方桂等的变通办法, 国际音标用拉丁字母代替, 两者对应情况如下:

○ ○	x x	n n	ŋ nj	tʃ ' tsh	ts' ts'	p' ph
k k	ɣ h	l l	ʃ j	dʒ dzh	dz dz	b b
k' kh	t t	tɕ tj	ɕ sj	f sh	s s	m m
g g	t' th	tɕ' thj	ʒ zj	ʒ zh	z z	
ŋ ng	d d	ɕ dj	tʃ tzh	ts tz	p p	

玛雅语标音在各种文献中用的符号五花八门, 有用国际音标的, 有用俄文字母, 以及其他符号的。为了印刷和阅读方便, 本书统一用 1946 年出版的有代表性的尤卡坦百科全书字母, 采取传统的音位分析表示法。见下表:

本书标音	其他标音	俄文标音	古汉语对应音
a		a	a
aa	a, ā, a'	aa	a
a'	a, ā	a'	a
b	v, u	Б	b
ch	tš, tc, tx, č	ч	tzh[tʃ], tsh[tʃ']
ch'	ch, č', č,	ч'	tzh[tʃ], tsh[tʃ']
e		э, e	e
ee	e, ē, e'	ээ, ee	e
é	e	é	e
h		x	x, h[ɣ]
h'	h, H, j	x	x, h[ɣ]

续 表

本书标音	其他标音	俄文标音	古汉语对应音
i	y	и	i
ii	i, y, ī	ии	i
ĩ	i, y	и'	i
k	c, qu	к	k, kh[k'], g
k'	c', q, k, r	к'	k, kh[k'], g
l		л	l
m		М	m
n		Н	n, nj[n]
o		о	o
oo	o, o'	о	o
o'	o	о'	o
p		п	p, ph[p']
p'	pp, ꝑ	п'	p, ph[p']
s	z	с	s, z
t		т	t, th[t'], d
t'	th, th̃	т'	t, th[t'], d
ts	tz, c, ç, ɔ	ц	tz[ts], ts[ts'], dzh[dʒ]
ts'	dz, ç', ç, ɔ	ц	tz[ts], ts[ts'], dzh[dʒ]
u		у	u
uu	u'	уу	u
u'	v, u	у'	u
w	v, u, b, hu, gu	в	m, b
x	sh, š	ш	sh[f], sj[ø]
y	i	й	j
ng	ŋ	нг	ng[ŋ]
r			
', ?		'	

上表中的古汉语语音来自王力在《同源字典》和《诗经韵读》中所构拟的上古音。

两种语言音的对应不一定是一个对一个,更可能的是一类对一类。例如:

玛雅语的舌根音和喉音 k, k', h, h', ng, ʔ 对汉语的 k, kh[k'], g, ng[ŋ], x, h[ɣ];

玛雅语的舌齿音 ch, ch', ts, ts', t, s, y 对汉语的 t, th[t'], d, tj[tɕ], thj[tɕ'], dj[tɕ], j, sj[ɕ], zj[ʐ], tzh[tʃ], tsh[tʃ'], dzh[tʃ], sh[ʃ], zh[ʒ], tz[ts], ts[ts'], dz, s, z;

玛雅语的唇音-b, p, p', m, w 对汉语的 p, ph[p'], b, m。

上表中的“本书标音”所反映的主要是尤卡坦古玛雅语的音位。ng 是上古音, r 是奎查语音。此外,还有 q, j 与 k, h 相近。

下面按系统、分类型介绍两种语言词的对应和同源发展的具体情况,即词汇对应表和逐项注解说明。词汇表中的 I, II, III, IV 组为同类声母加迭韵、对转、旁转、通转韵母; V 组为不同类声母加迭韵、通转韵母; VI 组为特殊对应模式; VII 组为玛雅语和汉语方言对应。组即系统。表中汉语词为古音。

1) 词汇对应表

组	号	词义	玛雅语	汉语	组	号	词义	玛雅语	汉语
I	1	苦	k'a	kha		13	干	kan	kan
	2	歌	k'ai	kai		14	言	kan	ngian
	3	牙	ka'	ngea		15	倦	kan	giuan
	4	雨	ha	hiua		16	汉	haan	xan
	5	予	ya	jia		17	炭	tan	than
	6	叉	cha	tshea		18	前	tan	dzian
	7	助	cha	dzhia		19	赤	chak	thjiak
	8	初	cha	tshia		20	席	ch'ak	ziak
	9	取	ch'a	tsiua		21	硕	chak	djiak
	10	弛	cha	jia		22	斫	ch'ak	djiak
	11	无	ma	miua		23	获	k'ah	huak
	12	旱(网)	k'an	xan		24	夜	yak'	jiak

续 表

组	号	词义	玛雅语	汉语	组	号	词义	玛雅语	汉语
	25	哭	ʔok	khok		54	酸	suun	suən
	26	数	xok	shuok		55	黑	hek'	xək
	27	读	xok	dók		56	直	tek'	diək
	28	灼	tok	tjiók		57	翼	xik'	jiək
	29	沃(狗)	ok	ók		58	育	sih	jiuək
	30	柴	che	dzhe		59	食	chik	djiək
	31	累(索)	le	liue		60	足	tuk	tziok
II	32	火	k'ak	xuai		61	捉	chuk	tzheok
	33	害	hay	hat		62	烛	chuk	tjiuok
	34	蛇	chan	djai		63	脚	k'ok	kiak
	35	买	man	mai		64	叔(收)	xok	sjiuk
	36	择	cha	deak		65	药	ts'ak	jiók
III	37	开	he	khei		66	灶	chak	tzuk
	38	才	che	dzə		67	山	chen	shean
	39	母	me	mə		68	戚(钹)	t'ak	tsyuk
	40	尾	ne	miuə		69	壁	pak	piek
	41	之	chi	tjiə		70	登, 凳	tem	təng
	42	齿	chi	tjiə	IV	71	鱼	kai	ngia
	43	词	chi	dziə		72	我	ka	ngai
	44	爪	xa	tzheō		73	黄	k'an	huang
	45	刀	ta	tō		74	函, 航	k'an	ham, kang
	46	树	ch'a	zjio		75	强	kan	giang
	47	鼠	ch'o	sja		76	背	pət	puək
	48	兽	cho	sjiu		77	斧, 伐	bat	piua, biuat
	49	户	ho	ha		78	叶	xak	jiap
	50	五	ho	nga		79	舌	xaak	djiat
	51	小	ts'e	siō		80	央	tan	Oiang
	52	笑	tse	siō		81	谈	t'an	dam
	53	天	chaan	thyen		82	长	tam	diang

续 表

组	号	词义	玛雅语	汉语	组	号	词义	玛雅语	汉语
	83	生	sian	sheng		95	种	Chum	tjuong
V	84	白	sak	beak		96	亮	lem	liang
	85	行	xan	hang		97	坑	k'om	kheang
VI	86	猴	koy	ho	VII	98	阿	ah	ah
	87	笋	ch'oy	sheō		99	肉	bak'	baʔ
	88	沼	choy	tjiō		100	肘	ku	giuu
	89	高	kaan	kō		101	云	moan	wan
	90	教	kan	keō		102	文	bon	bun
	91	桥	q'a'n	giō		103	目	pak	bak
	92	棘	k'iix	kiak		104	乜	bax	mat
	93	革	hiix	kək		105	鹿	chej(h)	tek
	94	或	hiix	huək					

从上表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两种语言词汇之间存在着至少三个层次的对应。一是总体性的对应,如双声迭韵式的对应,以及其他型式的对应。二是整个词型的对应,如表中 89, 90, 91, 92, 93, 94 号词所显示的。三是词的部分之间的对应或音位之间的对应,如玛雅语的 e, i 与汉语 ə 的对应,玛雅语词收尾 m 与汉语 ng 的对应。第二,两种语言词汇的对应规律和汉语词汇内部演变规律,同源字和同族词的发生发展规律是一致的。第三,两种语言音近义同或音近义近的词是大量的,而且是基本词或常用词。因此这些对应词的产生不会是偶然的,而只能是两种语言同根的结果,是共同词演化的轨迹。第四,汉语和玛雅语接近程度确实超过了汉语和国内一些民族语言接近程度,这表明玛雅人和华夏人分离的时间不会十分久远。第五,综合前四类,可以肯定地说,玛雅语和汉语的对应,或者说在词汇上所反映的对应是有系统、有规律的,因而关于两种语言是亲属语言的论断是有科学基础的,是可以成立的。

为了证明词汇对应表的科学性、可信性,下面按表中排列顺序逐词进行证解和说明,指出材料来源、出处、性质,说明词义确定依据。

2) 证解和说明

1 玛

k'a, k'aa(0—190, 中古) горький(俄)苦的, 苦味的

k'ay(20—53, C, Tzu) bitter(英)苦

ka(21—63, L, Mam) bitter(英)苦

k'ah(20—53, Q, U, P, Po, Kek)(同上)

k'ah(20—53, 原奎)(同上)

汉 [苦]

kha(王 7—118, 上古)

ka(王 11—127, 上古, “古”字音, 《说文》: 苦, 古声。)

2 玛

k'ai(1—117, 中古) to sing(英)唱, 歌颂

k'ay(0—190, 中古) петь, песня(俄)歌唱, 歌

k'ay(4—71, Tz) to sing, song(英)歌唱, 歌曲

qai(9—74, L) singing(英)歌唱

汉 [歌]

kai(王 7—122, 王 9—10, 上古)

3 玛

k'a(6—294, P, Po; 5—441, kek) tooth(英)牙齿; molar tooth
(英)臼齿, 磨牙

ka(21—668, M) tooth/molar(英)(同上)

qa(21—669, Mot) tooth/molar(同上)

qa(21—668, Kek) tooth(英)牙齿

ko(21—665, Y) tooth(同上)

koh(21—666, M) (同上)

koj(21—666, L) (同上)

汉 [牙]

ngea, nga(王 1—65, 66, 77, 129 上古, 中古)

ngea(王 7—118, 王 11—137, 上古)

nga(荣——6, 广)

nga(桂——59, 中古)

说明:“‘牙’字起源很早, 诗经时代就出现了。本草纲目说:‘两旁曰牙, 中间曰齿’;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统言之, 皆称齿称牙, 析言之, 则前唇者称齿, 后在辅车者称牙’。这些解释大约是可信的。”(王 1—499)可见汉语“牙”的意思同玛雅语的对应词词义是非常吻合的。

4 玛

ha(1—49, 所有的玛雅语) rain(英)雨, 雨水; water(英)水

ha'(20—57, P, Po, Kek, 原奎; 15—167, J) water(英)水;
...rain(英)雨

ja, jaa, ja'(21—511, 512-513, 大多数玛雅语) rain(英)雨, 雨
(j 常写作 h)

haa(0-3—32, 60, 75, 上古; 0—187, 中古) дождь(俄)雨;
вода(俄)水

汉 [雨]

hiua(王 7—119, 王 9—8, 王 11—146)

ho, hu(袁—259, 闽南)

hyy(约—91, 金)

ho(罗 1—112, 厦)

说明:“雨, 水从云下也。”(说文)

5 玛

ya, ya'(21—279, 280, C, Q, Tzu, Achi, S, Si, U) give(英)给,
送给, 授予, 赐予

tʂa, tʂa(21—278, Y) give(英)(同上)

ya'(20—59, Po, 原奎) to give(同上)

ye'(20—59, P) to give(同上)

yaw(20—59, U) to give(同上)

tʂa(1—266, 294, 中古; 2—158, 159, Y) give(同上)

tʂa(0—179, 中古; 0-1—20, 上古, 中古; 0-0—词汇表, 中古).

давать(俄)给, 给予

汉 [予][与]

jia(王 7—117, 王 9—7, 王 11—161, 上古)

说明:“上古‘给’字意义和现代意义距离很远。上古‘给’字不表示‘给予’。”(王 4—131)“在古代汉语中‘给’字不表‘给予’, 只表示‘供给’。‘给予’的意思用‘与’、‘予’表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又“授 授给, 给予”(同上)“赐训予。”(杨 1—273)

6 玛

Cha(0-0—71, 中古) скрещивать(俄)使交叉, 使成十字形

xaу(0—209, 中古) перекресток(俄)交叉点, 十字路口;

развилок(俄)树杈, 叉形物, 岔道

Shay(12—484, Y) Crossing(英)交叉, 交叉点, 十字路口

xa(1)(5—460, Kek) fork(of a road, a tree)(英)叉, 岔路, 树

杈

saay(21—165, I) cross(roads)(英)交叉路

汉 [叉]

tshea, tsha, (王 1—67, 77, 117, 141, 上古, 中古)

tsheai(王 11—440, 上古)

tsha(荣—9, 14, 广)

cha(《新华字典》)

7 玛

cha(0—180, 242, 中古) помогать(俄)帮助, 援助

to(15—55, C) help(英)帮助, 援助

to'(21—327, Tzu, T, Ix, C, Q, U, P, Kek) help(英)(同上)

tow(21—327, Po) help(英)(同上)

to'(20—59, 原奎) help(英)(同上)

tak(3—240, 241, 246, Chor) help(英)(同上); assistance(英)

援助, 帮助

汉 [助] [藉]

dzhia(助)(王 7—118, 上古)

dzhia, dzhio(王 1—67, 77, 116, 上古, 中古)

dziak, dzia(藉)(王 1—67, 83, 124, 上古, 中古)

说明:“藉和从助之字, 因音相同而通假: 孟子滕文公上‘助者藉也’。”(陈—533)

8 玛

cha(0-3—64, 136, 上古) Начинаться, Начало, Начальный
(俄)开始, 起初, 起源, 发端

Kaj(21—50, Y, M) begin(英)开始, 起初

说明:在玛雅语的历史演变中, ch 变为 k 是最有规律性的一种音变, 在尤卡坦语中尤为突出。(0-1—12, 0-0—83)

汉 [初]

tshia, tshio(王 1—67, 77, 117, 上古, 中古)

tsho(荣—9, 广)

说明:“初 开始。”(《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9 玛

Ch'a(1—99, 141, 189, 200, 中古) take(英)拿, 取, 抓, 捕

Ch'a'(21—335, Y, M) take(英)(同上)

Ch'a Chak(2—138, 9—162, Y) bring rain(英)取(来)雨(a more general ceremony for rain 一种常见的祈雨祀典)

Ch'a(0—182, 中古; 0-1—19, 中古, 上古; 0-3—62, 上古)

брать(俄)拿,取

汉 [取]

tsiua, tsiuo(王 1—67, 77, 124, 169, 上古, 中古)

tsio(王 11—196, 上古)

说明:①“取:拿,拿来占有。”(王 4—394)。②“‘取雨’,乃是求雨之祭。”(陈—355)这是甲骨卜辞中“取”的用法,与玛雅语的对应词的特殊用法完全相同。

10 玛

Cha, Chaa(0—180, 中古) ослаблять(верёвку)(俄)放松,使松弛

汉 [弛]

说明:“弛,弓解也,从弓,从也。”(说文)从谐声字的规律说,弛有也音:

jia, ia(也)(王 1—66, 77, 129, 上古, 中古)

11 玛

ma, maa, ma'(21—467, 468, 多数玛雅语) no(英)无,没,不; not(英)否

ma(20—58, 原奎) no, not(英)(同上)

ma(0—194, 中古; 0-0—194, 中古; 0-1—19, 中古, 上古; 0-3—32, 上古) Нет, He(俄)不,无,没,未,非

maan(20—58, C, Tzu, Q) no(英)无,没,不

汉 [无] [亡]

miua(无)(王 11—178, 上古)

miuang(亡)(王 7—136, 上古)

说明:“亡,通无。”(《正韵》)亡作无解时虽发“无”音,但由两字相通,似可察出汉语与玛雅语的 ma, maan 两音一义的特殊对应关系。

12 玛

k'an(1—75, 中古) cord(英)绳; netted cord(英)绳网

k'aan(0—191, 中古) Верёвка(俄)绳子; сеть(охотника)(俄)
(猎人的)网

汉 [罕]

Xan(王 7—143, 王 11—396, 上古)

说明:“罕, 网也”(说文); X 近 h

13 玛

kan(1—266, L) protection(英)保护, 防御

kan-an(-an 为构词后缀)(2—344, Y) guardian(英)护卫者,
保护人, 监护人

kan(0—3—256, 中古) страж(俄)捍卫者, 保卫者

kan-an(0—173, 中古) охранять(俄)保护, 保卫, 守卫

kan-ul(0—173, 中古) охраняющий(俄)(由 kan 加-ul 构成
的主动形动词)

k'an(4—72, Tz; 15—92, Tzo) to ask for(英)请求

q'aht(3—378, Chor) to ask, to beg, to pray for(英)乞求, 请
求, 恳求

kaah(7—8, P, Po) ask(英)请求

q'aan(21—22, Teco) ask(英)请求

汉 [干]

kan(王 7—142, 上古; 王 11—546, 上古)

说明:“干 盾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干, 扞也。”(尔雅
释言)“扞, 保护。”(王 1—497)“干, 求。”(王 1—660)“干 求取。”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14 玛

kan(0—173, 中古) рассказ(俄)讲, 说, 叙述, 述说; речь(俄)
说话, 语言, 话。

k'aan(21—599, Chon) speak; language(英)说话; 语言

jan(21—598, Y) (同上)

汉 [言]

ngian(王 7—143, 上古; 王 11—138, 上古)

说明:“言 说。言语, 言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15 玛

kan-al(-al 为构词后缀)(0—173, 中古) уставать(俄)感到疲乏, 疲倦, 劳累

kaan-al(21—654, Y) get tired(英)疲倦, 厌倦

kan-al(21—654, M) (同上)

汉 [倦]

giuan(王 11—506, 上古)

说明:“倦 疲劳, 劳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倦 疲乏。”(《现代汉语词典》)

16 玛

h'aan(0—185, 中古) зять(俄)女婿, 姐夫, 妹夫

han(13—205, Y) son in law(英)女婿; father in law(英)岳父

jan, jaan(21—234, 595, Y, I, M) (同上)

汉 [汉]

xan(王 7—143, 上古)

说明:“汉 妻称其夫之词。”(《辞海》, 旧版)“汉 男子。”(《现代汉语词典》)

17 玛

tan(3—77, 181, Chor; 7—46, Chon) Lime; ashes(英)石灰; 灰

taan(21—19, 20, Y, I, M, Tz, Tzo, T, J) ashes(英)灰

taan(0—203, 中古) пепел(俄)灰; известь(俄)石灰

汉 [炭]

than(王 1—66, 93, 116, 上古, 中古)

说明：“灰 物体燃烧后剩下的东西。”(《新华字典》)“炭，烧木余也。”(说文)灰和炭意思很近。

18 玛

tan(2—340, 341, Y) before(英)在……以前, 在……之前, 在前面, 向前

tan(0—203, 中古) перед(俄)在……前面

汉 [前]

dzian(王 1—67, 94, 124, 上古)

19 玛

chak(1—108, 多数低地语) red(英)红色的, 赤色的

chak(21—518, 519, Y, T, Chuj) red(同上)

chak(0-1—27; 0-3—65, 79, 241, 242, 上古) красный(俄)红(色)的, 赤色的

chak(0—180, 0-0—词汇表, 中古) (同上)

chik(21—518, Chon) red(英)红色, 赤色

tsah(4—186, Tz) (同上)

tsaj(2—519, Tz) (同上)

kaq(20—56, C, Q, P, Po, Kek, 原奎)(同上)

Kyaq(20—56, Tzu, U) (同上)

汉 [赤]

thjyak, thjyək(王 11—153; 王 1—66, 75, 83, 116, 上古, 中古)

thjyak(罗 1—218, 厦)

tsak(袁—163, 客)

tσα(袁—78, 苏)

tsia(詹—71, 潮)

tshik(王 6—59, 广)

kiq(约—36, 金)

说明：“‘红’字在上古只是浅红的意思, 上古‘大红’叫做‘朱’

或‘赤’。”(王 1—546)又“朱,赤也。”(广雅释器)“赤,火色也。”(洪范五行传)

20 玛

ch'ak(21—46, 47, Y, Chol) bed(英)床, 床铺, 垫褥

ch'aq(21—47, Chon) (同上)

chak(9—186, L) (同上)

ch'ak(0—182, 0-1—26, 中古) цыновка(俄)席子, 草席;
кровать(俄)床

汉 [席]

zyak(王 7—127, 王 11—289, 上古)

说明:古代玛雅人居室无床,坐卧都在席上,像古代中国人。
所以“床”就是“席”。详情见前。

21 玛

chak(1—115, 218, 273, 291, 294, 中古) giant, great(英)巨人, 巨物, 巨大的, 伟大的, 大的, 重大的

chak(0—180, 中古; 0-3—30, 31, 上古) Большой(俄)大的, 高大的, 宽大的, 大规模的, 大范围的, 重大的

汉 [硕] [大] [席]

zjyak(硕)(王 7—127, 上古); sek(硕)(李—54, 潮)

dat(大)(王 7—131, 上古)

zyak(席)(王 7—127, 上古)

说明:①“硕 大, 高大。”(读石)“席 大。”(《古汉语常用字字典》)②“大”音与“硕”音的声母同类, 韵母通转, 两词音近。在上古汉语中“硕”是常用词, 如诗经“硕人”, 成语“硕果仅存”、“硕大无朋”等。

22 玛

chak(21—167, 中古) cut(英)割, 切, 砍

ch'ak(0—182, 0-1—26, 46, 上古, 中古) рубить топором(俄)

用斧砍(劈、剁); рубить(俄)砍,劈,剁; резать(俄)切,割,剪
t'ak(0-3—98, 191, 241, 上古) рубить(俄)(同上)
t'ak(0-3—90, 165, 上古) погубить(俄)危害,毁灭,毁灭;
убить(俄)杀死

汉 [斫]

tjyak(王 11—284, 上古, 中古)

说明:“斫 击也。”(说文)“击,打也。”(王 11—270)“斫”,“刀斫。”(玉篇)“砍,斫也。”剁,斫也。”(《康熙字典》)

23 玛

k'ah(4—59, 71, Tz) to harvest(英)收获,收割

jach'(21—316, Teco) harvest(英)收获,收成

ja'ach'(21—316, Ag) (同上)

hoch(2—45, Y) (同上)

hoch(0—185, 0-0—词汇表, 中古) собирать, сбор
(кукурузы)(俄)收割,收获(玉米)

h'ot'(0-3—17, 18, 202, 242, 上古) добыча(俄)获得,猎物,俘获物; сбор(урожая)(俄)收获,收成

汉 [获]

huak, hoak(王 7—128, 上古)

说明:①t变为ch,在上古玛雅语演化为中古玛雅语时常见;
ch变为k,在中古语演化为近代语时常见(0-1—12, 0-0—83)。②
“在渔猎时代,获得禽兽叫‘获’,在农业时代获得谷物叫‘获’。”(王
11—281)“获也用于战争方面‘取得’的意义”(王 4—480)

24 玛

yak'-ab(-ab为构词后缀)(2-330, Y) night(英)夜,黑夜

aq'-ab'(20—61, Q, Po, 原奎) (同上)

ak-ab(21—460, Chol) (同上)

ak-al(21—460, H) (同上)

ak'-ual(1—73, Chaneabal) (同上)

ak'(0-3—234, 上古) ночь(俄)夜

ak'-ab(0-3—46, 0—169, 0-0—词汇表, 上古, 中古) ночью

(俄)夜里, 夜间

汉 [夜] [夕]

iyak, zyak(王 7—127, 上古)

zik(夕)(王 6—50, 广)

sek(夕)(詹—93, 潮)

siek(夕)(罗 1—245, 厦)

25 玛

ʔok(4—64, Tz) to weep(英)哭泣, 流泪

ok-ol(-ol 为构词后缀)(0—198, 中古) плакать(俄)哭, 哭泣, 大声哭; плачь(俄)哀声

汉 [哭]

khok, khuk(王 1—65, 84, 122, 上古, 中古)

huk(王 6—19, 荣—6, 广)

说明:“哭, 哀声也。”(说文)

26 玛

xok(21—158, Y, I, M) count(英)数, 计数

xok(1—46, 中古; 2—132, Y; 1—166, Y) count, sum(英)数, 计数, 总数

xok(0—306, 上古; 0—210, 中古) счёт, считать(俄)计算, 数

汉 [数]

sheok(王 11—299, 上古)

27 玛

xok(21—517, Y, I) read(英)读

xok(0—210, 中古) читать(俄)阅读

汉 [读]

dok(王 7—126, 上古)

说明:“读”和“续”为谐声字。“续”音 ziok 与 xok 很接近。
又:玛雅语拼音字母 x 实际是 sh。

28 玛

tok, took(21—94, Y) burn(英)烧, 烧灼

took(0—240, 中古; 0-0—词汇表, 中古; 0-3—8, 43, 69, 163, 上古) жечь(俄)烧, 燃; сжигать(俄)烧掉, 灼伤

tok(0-1—27, 中古; 0-1—40, 上古) жечь(俄)(同上)

tok(1—99, 100, Y) burn(英)烧, 烧灼

汉 [灼] [烧]

tjyōk(灼)(王 11—286, 上古)

sjuō(烧)(王 1—67, 80, 117, 上古)

说明:“灼, 烧也。”(《康熙字典》)

29 玛

ok, ok'(1—78, 79, Palencano Chol) dog(英)狗, 犬

ok(1-1—165, 中古, 上古) dog(同上)

ok(0-3—234, 中古) собака(俄)狗, 犬

汉 [沃](狗)

ōk(王 7—126, 上古)

说明:在甲骨卜辞中“狗”和“沃”是相通的。郭沫若对此有详细论述:“苟(原字无‘口’)甲为沃甲”(郭 2—424),“苟(原字无‘口’)为狗之象文,狗音与沃音相近,故苟甲后人易之为沃甲。”(郭 2—425)“苟甲可以转为沃甲。”(郭 3—26)

30 玛

che, che', chee'(21—673, 675, L, Y, I, M, C, Tzu, Q, Achi, U, P, Po, Kek) wood, tree(英)树、木, 柴, 材; stick(英)柴枝

tse, tse', tsee'(21—674, 675, Teco, Mam, Ag, Ix) (同上)

te, tee, te', tee'(21—673, 674, H, Chic, Chol, Chor, Tz, Tzo, T,

Chuj, J, A, K, Mot) (同上)

che(1—17, 283, 中古) (同上)

te(1—56, 上古) (同上)

Chee'(20—50, 原奎) (同上)

che, chee(0—181, 中古) дерево(俄)树, 树木

te(0-3—8, 65, 79, 210, 217, 上古) (同上)

te(21—247, H) firewood(英)柴

汉 [柴]

dzhe(王 7—119, 上古)

31 玛

le(0-3—188, 189, 上古) сесть(俄)网

le(0—193, 0-1—34, 中古) силок(俄)套索(捕鸟和小兽的)

汉 [累] [罗]

liue(累)(王 1—66, 79, 129, 156, 上古, 中古)

说明:“累, 索也。”“累, 系也。”(王 11—404)

lai(罗)(王 11—283, 上古)

说明:“罗 捕鸟的网。”(《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32 玛

kaak(21—243, L) fire(英)火

kak'(21—243, 中古) (同上)

kak'(21—244, I, M, Chol, Chor, Chon, Tz, T) (同上)

ka'(21—245, K) (同上)

ka'(15—167, J) (同上)

q'a(21—245, Chuj) (同上)

kaak(0-3—43, 99, 上古) огонь(俄)火; молния(俄)闪电

kak'(0—190, 中古) (同上)

kak'(1—8, 中古) fire(英)火

汉 [火] [霍]

xuai, xua(火)(王 1—65, 81, 122, 144, 上古, 中古)

xuak(霍)(王 7—128, 上古)

说明:“霍,猝遽。”“虚郭切”(《康熙字典》)“霍闪,电光”,“霍霍,疾貌”(辞海,旧版)。例:金蛇飞状霍闪过。晚电明霍霍。

33 玛

hay(0—187, 中古) разорять(俄)破坏,毁灭;разрушать(俄)
毁坏,损害

汉 [害] [毁] [坏] [祸]

hat(害)(王 11—487, 上古)

xiuəi(毁)(王 7—121, 上古)

hoəi(坏)(王 7—121, 上古)

huai(祸)(王 7—122, 上古)

说明:“害,患也。”“毁,破也。”(王 11—487, 397)“害,祸害。”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34 玛

chan(21—588, 589, Chic, Tz, T, Chuj) snake(英)蛇

Chan(1—75, Chor; 7—44, Chon; 1—115, Chiapan Group)

snake(英)蛇

Chan(0—267, 0-1—20, 0-3—40, 上古, 中古) змея(俄)蛇

kan(1—50, Y) snake(英)蛇

汉 [蛇]

djyai(王 7—122, 上古)

jiai(王 9—10, 上古)

35 玛

man(21—99, Y, Tzo, T) buy(英)买

man(3—250, Chor, Tz) (同上)

man(0—194, 中古) покупать(俄)买

汉 [买]

me, mai(王 1—68, 79, 115, 上古, 中古)

36 玛

cha(15—55, C) choose(英)选择

cha, ch'a(21—300, 301, Chic, Chor, T, Chuj) grindstone(英)

磨石

t'uj(21—121, Tzo) Choose(英)选择

Ch'ich(21—121, Y) (同上)

Cha'(4—78, Tz; 7—46, Chon) grindstone(英)磨石; two(英)

二

kaa'(20—52, 所有奎查语支和原始奎查语) metate(英)石磨

盘

kaa(0—173, 0-3—244, 中古) зернотерка(俄)石磨盘

汉 [择] [差]

deak(择)(王 9—13, 上古)

tshiai(差)(王 11—441, 上古)

tsha(差)(王 1—67, 80, 117, 中古)

tsha(荣—14, 广)

说明:①“差, 择也。”(尔雅释詁)“差, 貳也。”②“‘差’的初字是从麦从左, 通过‘磨治麦粒’、‘加工麦粒’的典型事例, 来概括一般以手搓物的‘搓’的概念, ‘差’是‘搓’的本字”(夏涿:《“差”字的形义来源》, 载《中国语文》, 1979 年第 1 期, 62—63 页)。由①②不难看出, 汉语“差”兼有三义: 选择, 二, 手磨(石磨盘), 因而与玛雅语的 cha, cha'是全面对应的。

37 玛

he(0—187, 中古; 0-3—27, 53, 上古) открывать, открываться
(俄)开

he(2—148, Y) open(英)开

he(12—484, 中古) opening(英)开, 穴, 空; door(英)门, 户

汉 [开] [启]

khei, khai(开)(王 11—413, 上古, 中古)

khie, khiei(启)(王 1—65, 79, 124, 上古, 中古)

38 玛

Che, che', chee'(21—673, 675, 许多玛雅语) wood, tree(英)

木, 木材, 柴; 树, 树木

te, te', tee'(21—673, 674, 一些玛雅语) (同上)

tse, tse', tsee'(21—675, Mam, Ag, Ix) (同上)

che(0—181, 中古) дерево(俄)树木; свежий(俄)新鲜的

te(0-3—8, 65, 79, 210, 217, 上古) лес(俄)树林; дерево(俄)

树木; Блюдо(俄)菜

te(1—283, 中古) there(英)在那里, 到那里; toward(英)朝,

向

Che(0—181, 中古) колодка(俄)足枷

汉 [才](材) [菜] [桎]

dzə(才)(王 7—112, 上古)

tsə(菜)(王 7—112, 上古)

tjyei, tji(桎)(王 1—66, 81, 116, 161, 上古, 中古)

说明:①“才训草木初生, 引申之义为木材, 材初止作才, 后乃加形旁木为材耳。”(杨 1—83)②在甲骨文中, 许多“才”字后跟一地名, 表示方向(见陈—301, 302, 303, 304)。③“桎, 足械也。”(说文)这里的汉语三种意义和玛雅语对应词的三种意义完全吻合。

39 玛

me, me'(21—432, Tzo) mother(英)母亲

me'(4—77, Tz) (同上)

mi, mi'(21—432, 15—169, J) (同上)

na, naa, na'(21—431, L, I, Y; 21—432, Chol) (同上)

nia, nya'(21—432, Chol) (同上)

nan(21—432, T) 同上

na, naa(0—195, 中古) мать(俄)母亲

汉 [母] [乳] [奶]

mə(王 7—111, 上古)

njia(乳)(王 11—157, 上古)

nə(奶)(王 11—157, 上古)

说明:“母象乳子也。”(说文)

40 玛

ne(0—196, 中古; 0-3—239, 上古) хвост(俄)尾

ne(1—162, 中古) tail(英)尾巴

ne, ne', neh, nej(21—630, L, Y, I, M, Chor, Chon, Tz, Tzo)

(同上)

nge(21—631, J, Mot) (同上)

ye(21—631, 632, Chuj, Kek) (同上)

weu(21—630, Chic) (同上)

weeu(21—630, H) (同上)

汉 [尾]

miuəi(王 7—120, 上古)

mei(王 6—42, 荣—3, 广)

ni(袁—69, 苏)

be(罗 1—119, 厦)

bue(李—40, 潮)

vii(约—83, 金)

说明:现代汉语普通话“尾”或读 yi, 或读 wei, 同玛雅语的变体也是一致的。又“n, ɲ 和 ng, p 和 b, t 和 d 都可认为‘准双声’; et, ət 和 at, e, ə 和 a 都可认为准迭韵’。”(王 4—47)

41 玛

chi(15—42, 119, C) to, into, at, of(英)向, 到, 至; 向内, 到

……里;在,于;……的,属于……的

chi(15—41, C) that(英)那,那个

chi(IJAL, April 1976, p. 114, Kek, 原始玛雅语) at, to(英)
向,到;在,于

tii, te(21—638, Y) there(英)在那里,往那里

tsi(21—634, Ix) there(同上)

tii(0—204, 中古) там, туда, тогда(俄)在那里,往那里,在那
时

ti(0—156, 204, 中古;0-3—97, 210, 上古) в, к, на, из, по, у;
тот(俄)①表示方向和地点;②表示所属;③指示代词那,那个

ti(1—40, 46, 50, 163, 192, 199, 200, 251)①locative preposition
used as affix(英)作词缀用的方位介词;②locative ... can be
prefixed to all directional glyphs(英)方位词,能作所有表示方向意
义的字的偏旁(按:与汉字“之”非常相似,也可说完全相同。)

汉 [之]

tjiə(王 7—111, 上古)

说明:“之”的基本意义为①到……去。②第三人称代词。③
指示代词。这,此。④相当于现代汉语助词“的”。(见《古汉语常
用字字典》)这些都与玛雅语的 chi 或其变体是一致的。尤其引人
注意的是二者都是既独立用,又作偏旁用。

42 玛

chi, chi', chii'(21—439, 440, 441, 442, L, I, M, Y, Q, C, Tzu,
Achi, S, Si, U, P, Po) mouth(英)口,嘴

chi'(21—62, 63, Y, I, M, A, K, Ix) bite(英)咬

Chii(3—393, Chor) to bite, to sting(英)咬,蜇,刺

chii'(20—55, C, Tzu, 原奎) mouth(英)口,嘴

tsi, tsɿ, tsii'(21—441, Teco, Mam, Ag, Ix) (同上)

ti, tɿ(21—440, 441, Chol, Chor, Chon, Tzo, T, Chuj, J, A, K,

Mot) (同上)

tʃ(21—62, 63, Tzo, Tzu, C, Q, U, Kek) bite(英)咬

Chi, Chii(0—181, 0-1—19, 0-3—235, 中古) рот(俄)口, 嘴;
есть(俄)吃; кусать(俄)咬; (клевать)(俄)啄。

汉 [齿]

thjə(王 7—111, 上古)

说明:①在玛雅古文字中, chi 字和汉字齿的古文一样, 是一个呈方形的张开的口, 突出显露着上方的门牙(0-0—66)。这个字同时也读 ko(“齿”义)(0-0—66), 即一个字同时具有“口”和“齿”的音和义。因此, 从玛雅语言文字与汉语和文字的对应来看, chi 同“齿”是一致的。②古汉语对“齿”的训诂, 总是与口、咬等义紧密相联:“齿, 口断骨也, 象口齿之形。”(说文)“齿者, 总谓口中之骨, 主咋啗者也。”(颜师古急就篇注)③chi 当然可以, 也应该同汉语的“食”、“吃”联系起来。这点后面单列一项。

43 玛

chi(0—181, 中古) слово(俄)单词, 话, 言, 语。

chi(20—32, 33, 80, P, Po, Kek) language(英)语言, 言语。

ti, tʃ(20—33, Chol; 3—6, Chor) language(英)(同上)

tsih(15—48, C) word(英)词

tsib(16—64, 21—737, 738, Y, I, Tz) write, writing(英)书写, 文字。

汉 [词] [字]

zia(词)(王 9—4, 上古)

dzia(字)(王 7—112, 上古)

说明:①“词 言词, 词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②在玛雅语里, “字”是 tsib, “出生, 分娩”是 sih(0—177, 中古), “生长”是 chih, 三者音相近, 与古汉语“字”义也相同。

44 玛

xa(21—122, I) claw(英)爪, 脚爪

xau(0—209, 中古) палыцы ног(俄)(动物的)爪趾; лапа
птицы(俄)鸟的爪

kʰaq(词根)(6—8, P) claw(英)爪

kʰaj(词根)(15—147, Ix) (同上)

kyaq(21—123, Mam) (同上)

ichʰak(21—122, Y, M) (同上)

ichʰak(0—189, 中古) когти(俄)爪

汉 [爪]

tzheô, tzhô(王 1—67, 80, 116, 174, 又据王 5, 上古, 中古)

45 玛

ta(0—202, 中古) нож(кремневый), ланцет(俄)(燧石)刀,
柳叶刀

ta(0-1—25, 0-3—256, 中古) (同上)

汉 [刀]

tô(王 7—114, 上古)

tau, tau(王 1—66, 80, 115, 上古, 中古)

46 玛

chʰa(1—61, 中古) the word refers to the act of setting up a
stela(英)本词表示树立一块石碑的行动。

che(0—181, 中古) дерево(俄)树

汉 [树]

zjio(王 7—116, 上古)

说明:“树 种植,栽植。动词。引申为树木。名词。先秦的
‘树’字,一般只用作动词。”(王 4—297)

47 玛

xooʰ(21—438, T) mouse(英)鼠

cho, chʰo, chʰoʰ, chʰooʰ(21—437, 438, 许多语言, 中古和现代)

mouse(英)鼠

ch'o(21—516, I, Tz) rat(英)鼠

chu'a(6—291, P, Po) rat(同上)

ch'o, ch'oo(0—183, 中古) мышь(俄)鼠

tsuk(21—438, 516, Chol) mouse, rat(英)鼠

Ch'oooh(21—439, 516, 517, Q, U, P, Po, Kek) mouse, rat(同

上)

ch'oo(20—48, 21—516, C, Tzu) (同上)

ch'o'k, ch'ook(3—前言, Chor) rat(英)鼠

汉 [鼠]

sjia(王 7—117, 上古)

48 玛

cho(15—141, 146, Ix) animal(英)动物, 兽, 牲畜

xu-ul(-ul 应是构词词缀, 词根是 xu)(21—10, Kek) (同上)

chuk(21—10, Ag) (同上)

chon(21—9, Tzo) (同上)

chan(21—9, T) (同上)

汉 [兽] [畜] [牲]

sjiu(兽)(王 11—237, 上古)

xiuk(畜)(王 7—125, 上古)

sheng(牲)(王 7—138, 上古)

49 玛

ho(0—286, 上古, 中古) вход(俄)入口, 进口, 门口

hol(21—193, I) door(英)门, 户

jol(21—193, L) door(同上)

汉 [户]

ha(王 7—118, 上古)

50 玛

h'o(0—185, 中古) пять(俄)五

ho(1—118, 170, 中古; 1—52, Y, Tzo, Chaneabal, Kek, Po, Q, Mam, Chol, Tz) 5

ho(21—780, J) five(英)五

wo, wo'(21—779, 780, H, Tzo) five(同上)

汉 [五]

nga(王 7—118, 上古)

51 玛

ts'e(0—179, 中古) маленький(俄)小的; как бы(俄)好像

ts'e(1—110, 中古) small(英)小的; little(英)小, 少; nearly(英)几乎, 将近; ts'eyum “father's brother”, ts'ena “mother's sister” (英)叔叔, 姨妈。

ts'ĩ(21—581, M) small(英)小

汉 [小] [少]

siō(王 7—115, 上古)

sjio 少(王 7—115, 上古)

sie(小)(詹—74, 潮)

siu(小)(荣—12, 广)

说明:玛雅语把“小”加在亲属称谓前的用法,同卜辞中常见的“小妣”、“小父”、“小母”、“小兄”(陈—483—485)的搭配一样。

52 玛

tse'(4—49, Tz) to laugh(英)笑

tse'(21—376, Q) (同上)

Ché'e(21—375, I) (同上)

cheej(21—375, 中古) (同上)

chek(21—375, Y) (同上)

汉 [笑]

siō(王 7—115, 上古)

siu(荣—12, 广)

53 玛

chaan(0-1—28, 上古) небо(俄)天

kan, kaan, ka'an(0—173, 0-3—245, 中古) (同上)

chaan(21—577, Chuj) sky(英)天

kaan(1—109, 中古) sky(英)天

kaax(20—58, C, Tzu, Q, U, 原奎) sky(英)天

汉 [天]

thyen(王 7—139, 上古)

hen(袁—204, 粤方言的台山话)

说明:在玛雅语的历史音变和地域音变中, t—ch—k 是最常见的(0-0—83, 0-4—80, 0-5—14)

54 玛

suun(0—178, 中古) кислый(俄)酸的

汉 [酸]

suən, suan(王 1—67, 95, 123, 上古, 中古)

syn(荣—12, 广)

55 玛

hek'(0-3—65, 79, 241, 上古): чёрный(俄)黑的, 黑色的

ek', eek'(0—181, 中古): чёрный(俄)黑的, 黑色的

ʔeek'(21—65, Y): black(英)黑的

ʔek(21—65, L): black(英)黑的

ek'(1—108, Chol): black(英)黑的

k'ek(6—294, P, Po): black(英)黑的

k'hek(1—111, K): black(英)黑的

qeq(20—56, Q, 原奎): black(英)黑的

(q 为比 k 更深些的舌根塞音。)

k'ej(21—66, J): black(英)黑的

(j 为比 h 更浅些的舌根擦音。)

k'ik(21—66, T, Chuj): black(英)黑的

ɰihk'(4—83, Tz): black(英)黑的

k'ehk(1—108, Kek): black(英)黑的

汉 [黑]

xək(王 7—124; 王 11—253, 上古)(王 1—66, 84, 122, 中古)
(桂—37, 中古)

hek(王 6—19, 广)

hek(詹—99, 潮)

xeq(约—84, 金)

həʔ(袁—93, 苏)

het(袁—131, 赣)

56 玛

tek(21—608, T) stand(v. t)(英)使直立

tek(4—47, 76, Tz) upright(英)垂直的, 正直的; standing
(英)直立

tuk'(21—618, Tzo) straight(英)直

toh(21—618, Mot) (同上)

toj(21—617, 618, Y, I, T) (同上)

taj(21—617, L) (同上)

tioj(21—618, Chol) (同上)

toh(0—204, 中古) прямой(俄)直

汉 [直]

diək(王 7—123, 上古)

tik(詹—87, 潮)

tzhik(荣—7, 广)

57 玛

xik'(0—209, 中古): крыло(俄)翼, 翅膀

sik(0—177, 中古): крыло(俄)(同上)

xik', xiik', xīk'(21—731, 大多数语言): wing(英)翼, 翅

xik'(20—48, 原奎): wing(英)(同上)

汉 [翼]

jiæk(王 7—123; 王 9—11, 上古)

jik(袁—211, 粤)

sik(詹—79, 潮)

hik(约—56, 金)

58 玛

sih-il(-il 为构词后缀)(0—177, 0-0—148, 0-3—246, 中古)

рождение, рождаться(俄)出生, 诞生, 生

yuʔ(5—461, Kek) grow(英)生长, 生; 使生长, 养

ch'ih-il, ch'iy-il(0—183, 中古) расти(俄)生长

汉 [育]

jiuək, Oiuk(王 1—66, 84, 130, 169, 上古)

juk(荣—54, 广)

说明: yuʔ 同 juk 完全一致。又“育, 生育; 养, 抚养”(《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59 玛

Chik(13—294, Y) food(英)食物

tiʔ(4—72, Tz) eat(英)吃, 食

tej(15—53, C) (同上)

tij(21—213, Tzu, Q) eat meat(英)吃, 食(肉)

tiiʔ(21—213, Kek) (同上)

Chii(0—181, 中古) есть мясо(俄)吃, 食(肉)

汉 [食]

djiæk(王 7—123, 上古)

tsiaʔ(詹—71, 潮)

thjiʔ(袁—78, 苏)

sik(王 6—56, 荣—11, 粤)

60 玛

tuk, tuq(6—291, 20—54, 21—266, 384, P, Po) leg(英)腿,
foot(英)脚, 足

Cheʔ(IJAL, April 1976, pp. 113—125, Kek) leg(英)腿

chek(0—181, 中古) нога(俄)腿, 足, 脚

汉 [足]

tziok(王 7—126, 上古)

tzhuk(荣—8, 广)

tsok(詹—91, 潮)

tsiok(罗 1—242, 厦)

说明:“股胫蹠跟全部为足”(杨 1—82)

61 玛

chuk(0—182, 中古) хватать(俄)捉住, 抓住; догонять(俄)
追上, 赶上

chuk(21—104, 105, Y) capture(英)俘获, 捕获; catch(英)捕
捉

chuk(3—348, Chor) to seize, to capture(英)抓住, 捕获

chuk(2—208, Y) catcher(英)捕捉者

chuk(0-0—词汇表, 中古) Кулак(俄)拳头

tsak(4—59, Tz) to catch(英)捉

汉 [捉]

tzheok, tzhak(王 1—67, 84, 116, 上古)

tzhuk(荣—8, 广)

tsok(詹—91, 潮)

62 玛

chuk(0-0—78, 中古) пылающие угли(俄)炽烈的(烧旺的)

炭[煤])

chuk(0—182, 中古) горящие угли(俄)发光的(燃烧的炭
[煤])

chuh(0-3—257, 上古) горящий(俄)燃烧的

chuh(0—182, 中古) жечь(俄)燃烧

汉 [烛]

tjiuok(王 1—66, 84, 116, 上古, 中古)

tzhuk(荣—8, 广)

说明:“古无今之蜡烛, 惟呼火炬为烛”(《辞海》, 旧版)

63 玛

k'ok(21—264, T) foot(英)脚, 足

koq(21—266, P, Po) foot(同上)

qoq, oq(21—266, Kek) foot(同上)

yoq(21—264, Chol, Tzo) foot(同上)

?ok, ok, ok', oq(21—264, 265, Y, ...) foot(同上)

ok(0—197, 241, 中古) нога(俄)足, 脚

oj(15—151, J) foot(英)脚, 足

汉 [脚]

kiak(王 1—65, 83, 123, 上古, 中古)

koek(荣—4, 广)

64 玛

xok(1—163, Kek) to collect(英)收集, 采集

sik(21—276, Teco) gather/pick up(英)聚集, 收集, 采集

ch'oo(0—183, 中古) ребёнок(俄)小孩

chu(0—182, 中古) маленький(俄)小的

汉 [叔]

sjiuk(王 11—217, 上古)

suk(荣—12, 广)

说明：“叔，用手拾取。诗经豳风七月：‘九月～苴。’”(王 4--477)“叔，少也。”“少，小也。”(王 11--217)

65 玛

ts'ak(21—419, L, Y, I, M, Chol) medicine(英)内服药

ts'ak(3—354, 401, Chor; 7—45, Chon) remedy(英)药物;
medicine(英)内服药; remedial plant(英)药用植物

ts'ak(0—179, 0-3—256, 中古) лекарство(俄)药

ts'ak, ts'aak(21—166, Y, L; 3—354, Chor) cure(英)治愈; 药

ah ts'ak(3—354, Chor) herbalist(英)草药采集者

ah ts'ak(0—164, 中古) лекарь(俄)医生

汉 [药]

jiök(王 7—125, 上古)

66 玛

chak(0—180, 0-0—78, 中古; 0-3—83, 上古) печь(俄)炉灶,
烤, 烘; варить(俄)煮

tsah(0—178, 中古) жарить(俄)炸。

chak(21—76, Y) boil(英)煮

ch'ax(21—76, Chol) (同上)

chak(0—180, 中古) много(俄)多

chak(1—273, Y) much(英)多

chak'(0—181, 中古) племянник(俄)侄儿, 外甥

汉 [灶] [庶]

tzuk, tzəuk, tzau(灶)(王 1—67, 85, 122, 又据王 5, 上古, 中古)

sjiak, sjio, sjiuo(庶)(王 1—67, 77, 117, 165, 上古, 中古)

说明：“庶字的基本意义为杂屋，为灶披间，为烧火或住佣人的地方。”“庶与煮实含有相同的声音与相同的意义。”“庶字也众多的意思，也确是有的。”“庶的意思是……旁出”(周一22, 23, 24, 25)。周谷城先生的精彩见解，同玛雅语中与“庶”对应词的音义完全吻

合。这里唯一解释,就是两种语言的同根或同源,才使得两者之间有如此全面系统的对应。

67 玛

chen(21—434, 435, Chic, Chor) mountain, hill(英)山

tsen, tseen, t'seen(21—434, H) mountain(英)山

chen, ch'en(21—615, 616, Chuj, J, T, A, K) stone(英)石
汉 [山]

shean(王 7—142, 上古)

68 玛

ʔak(0-3—235, 上古) топор(俄)斧

chit(21—25, Chic) ax(英)斧

taj(21—255, H) flint(英)燧石(非常坚硬,可用于制做石刀、石斧)

tok'(21—255, 256, Y, Chol, C, 中古) (同上)

xit(21—255, J) (同上)

汉 [威]

tsyuk(王 7—124)

说明:“威,钺也”,“钺;斧也”(说文)(钺原文不带金旁)。又,此条可与 22 条合。

69 玛

pak'(0—199, 中古) стена(俄)墙壁。

pak, paq, pach(21—700, L, Y, Tz, M) wall(英)墙, 壁

pahk(20—111, 原始 Tzeltal-Tzotzil) wall(同上)

汉 [壁]

piek(王 7—128, 上古)

70 玛

tem(0—302, 中古) алтарь(俄)祭坛

tem(0-3—48, 上古) храм(俄)神殿

tem(7—49, Chon) footstool(英)脚凳

Chem(21—112, J) stool(英)凳

tem, chem(21—111, 112, Chol, K, Ag) chair(英)椅

汉 [登] ([凳])

təng(王 7—134, 上古)

说明:“登,升也。”(尔雅释诂)祭坛或神殿为从地上升起的建筑,人们上去也是升高。同时甲骨文“登”字上半部为古代祭祀礼器“豆”。下半部像两手,有时加示,因此原字也可能就是祭坛或专门指升上祭坛的动作。“登”后来有转义“凳”,即登床用的“榻登”,这与玛雅的对应词义也吻合,后者再扩展其义为“椅”。另外,玛雅语的 tem 同汉语“坛”也应该有对应关系,“坛,祭场也,封土为坛。”(说文)“坛”上古音为 tan(王 7—141)。

71 玛

kay(0-3—71, 72, 上古;0—173, 中古):рыба(俄)鱼

kay(1—282, 中古):fish(英)鱼

kai(1—17, 146, 中古):fish(英)(同上)

kay, kiy(20—99, Mam):fish(英)(同上)

kay(21—250, 251, Y, I, J, Teco, Ag):fish(英)(同上)

kar(20—49, C, Q, P, Po, U, Kek, 原奎):fish(英)(同上)

kər(20—99, 原玛):fish(英)(同上)

注:y 与 r 的音变在玛雅语中很常见(20—97, 98)。

汉 [鱼]

ngia(王 7—118;王 9—7;王 11—137, 上古)

ho(李—26, 潮)

hu(罗 1—137, 厦)

hi(罗 1—127, 厦)

hu(詹—59, 潮)

iy(王 6—9, 广)

72 玛

ka, kaa(0—173, 中古): наш(俄)我们的, 咱们的。

ka(1—47, Chor; 3—246, Chor; 12—493, Y): our(英)我们的

qa(21—762, Mot, Mam, C, Tzu, Q, U, P, Po): our(英)(同上)

qa(21—759, Chor): we(英)我们

qo'(21—760, Mam, Ag): we(英)(同上)

qoj(21—761, P, Po): we(英)(同上)

ku(1—47, Chuj): our(英)我们的

ya(21—761, H): our(英)(同上)

na(21—752, Mam): my(英)我的

na(21—749, H): I(英)我

汉 [我], [吾], [余]

ngai(我)(王 7—122; 王 9—10, 上古)

nga(王 1—65, 66, 80, 130, 中古)

ggua(罗 1—107, 厦门)

nga(吾)(王 11—135, 上古)

ngo(荣—6, 广)

ggo(罗 1—110, 厦门)

jia(余)(王 11—160, 上古)

注:“卜辞的人称代词第一人称有数的区别:主宾格少数用‘余’,多数用‘我’;领格少数用‘朕’,多数用‘我’。”(陈—97)“‘吾’字用于主格和领格。”(王 1—262)

73 玛

k'an(0-3—66, 75, 79, 上古; 0-1—27, 上古, 中古; 0—191, 中古) жёлтый(俄)黄的, 黄色的

kan(21—741, 742, Y, Chor, Chon, T, Chuj) yellow(英)黄的, 黄色

q'an(21—742, 743, 744, A, K, Mot, Teco, Mam, Ag, Ix, C, Tzu,

Q, S, U, P, Po, Kek) (同上)

K'un(1—75, Palencano) yellow(同上)

K' aan (0-0—词汇表, 中古) участок, мера длины (около 20M.), мера площади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400 M² (俄) 一块地, 大约 20 米的长度单位, 接近 400 平方米的面积单位。

kaan(0-1—27, 上古, 中古) участок (俄) 一块地 (四角用石子堆作标界, 有固定面积)。

kaan(0—191, 中古) мекате (мера площади) (俄) 面积单位 (按: 玛雅农田规划的专用单位, 所以其义为一块农田。)

kaan(13—55, Y) garden(英) 园

ko'n(21—154, Ag) cornfield(英) 玉米田

kom(21—154, 15—135, Ix) (同上)

汉 [黄] [疆]

huang(黄)(王 7—137, 上古)

hong(罗 1—202, 厦)

wong(王 6—14, 广)

kiang(疆)(王 7—137, 上古)

说明:“黄”和玛雅语的对应词一样, 有黄色、田块、田界三义: “黄字是由田字与古文光字合成的。古文光, 上面大概是可以燃烧之物, 或可以盛燃烧之物的东西, 下面是火, 与田字结合便成黄字; ……黄字所从之田, 就是有横直界画的土地。农耕开始的时候, 地里有丛林野草, 用火把它烧去, 如‘益烈山泽而焚之’的办法一样, 所剩下的是一片光土, 这大概就叫做黄。说文云:‘黄’地色也。”(周一 19, 20)这一段文字不但讲透了“黄”的田、界(疆)、色三义, 而且所说的烧林辟地情况与玛雅人实际所做的情况, 完全一样。

74 玛

kan(0—191, 中古) ценная раковина(俄) 贵重的贝壳

kan(1—275, 中古) shell(英) 壳, 甲, 介壳

汉 [觥] [函]

kang(王 11—321, 上古)(亢声)

说明:“觥,大贝也,亢声。”(说文)又“贝大者,觥。”(尔雅释鱼)
汉语“函”与玛雅语 kan 也对应,其义为“甲、介”(广雅释器),即贝壳,音为 ham(王 11—598, 上古)。

75 玛

kan(0—173, 中古) сильный(俄)强有力的,刚强的。

kam, kaam(0—190, 中古) сильный(同上)

汉 [强] [刚]

kiang[强](王 7—137, 上古)

kang(刚)(王 7—137, 上古)

76 玛

pach(0—198, 中古) спина(俄)背

pach(21—28, L, Y, I, M) back(英)背

pat(4—86, Tz; 21—28, Tzo) (同上)

pət(7—46, Chon) back(英)背; shell(英)贝壳

pach(21—562, I) shell(英)贝壳

汉 [背] [贝]

puək(背)(王 7—123, 上古)

puat, puai(贝)(王 1—68, 87, 114, 上古, 中古)

说明:“背,北声。”(说文)下面是“北”(“背”)的方言音:

pet(袁—163, 梅县)

bek(王 6—19, 广)

pok(袁—265, 厦门)

77 玛

bat, baat(0—171, 287; 0-0—词汇表, 中古, 上古) топор(俄)

斧, 砍

bat, baat(1—270, 21—25, Y, I, Chol, T) ax(英)斧, 用斧砍;

hail(英)雹子

汉 [斧] [伐] [雹]

piua(斧)(王 11—174, 上古)

biuat(伐)(王 7—131, 上古)

peu(雹)(王 7—112, 上古, 包声)

说明:①“伐 砍伐。”(《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伐, 斫木也。”(《康熙字典》)②“雹, 包声。”(说文)

78 玛

xak, xaq, xaaq (5—460, 20—50, 25—8, 21—377, 378, J, K, Mot, Teco, Mam, Ag, Ix, C, Tzu, Q, Achi, S, Si, U, P, Po, Kekc, 原奎) leaf(英)叶

汉 [叶]

jiap(王 7—133, 上古)

79 玛

xaak(25—8, Po) tongue(英)舌

yak(21—664, T) (同上)

hak(21—664, J) (同上)

uak(21—664, Chuj, J, Mam) (同上)

ak, aq(21—663, 664, 许多语言) (同上)

xak(0—208, 中古) добывать пропитание(俄)获得食物

汉 [舌]

djiat(王 7—131, 上古)

80 玛

tan(0—203, 294; 0-1—29, 中古) среди(俄)在……中;
середина(俄)中, 中部, 中间

tang(0—294, 0-3—175, 上古) середина(俄)(同上); центр(俄)中央, 中心

yaang(IJAL, April 1976, p. 116, Kek) among(英)在……中

间

yam(0—188, 中古) посреди(俄)在中间, 在中心; между(俄)在……之间, 在……之中

chum(0-3—56, 上古) среди(俄)在……中

汉 [央] [中]

iang(央)(王 7—137, 上古)

tiuəm(中)(王 7—143, 上古)

81 玛

ʔan(0—205, 0-0—词汇表, 中古) говорить(俄)说, 谈, 谈话, 议论; речь(俄)语言, 话; язык(俄)语言, 话; диспут(俄)辩论

ʔan(1—265, 266, 中古) word, words(英)词, 言语, 谈话; speech(英)言语, 谈话

ʔan, ʔaan(21—598, 599, L, Y, M, Chol) speak(英)说话, 谈话; language(英)语言。

汉 [谈]

dam(王 7—145, 上古)

82 玛

tam(8—30, Chon) logn(英)长的

tam, tiam(21—395, Chol) long(同上)

tiam(21—181, Chol) deep(英)深

tam(21—181, 中古, L, I, M) deep(同上)

汉 [长] [深]

diang(长)(王 7—136, 上古)

sjiəm(深)(王 7—144, 上古)

sham(深)(荣—24, 广)

83 玛

sian(1—259, 298, 中古) birth(英)出生; beginning(英)开始, 起源

siian(0—177, 中古) род(俄)出生, 氏族;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俄)出身, 族系; время рождения(俄)出生时间

汉 [生]

sheng(王 7—138, 上古)

sheang(王 1—67, 91, 117, 186, 上古, 中古)

84 玛

sak, saq(21—720, 721, 772, 大多数语言) white(英)白的

pos(21—720, L) (同上)

saq(20—56, 原奎) (同上)

sak(0—176, 中古) белый(俄)白的; ненастоящий(俄)假的。

sak(0-3—34, 131, 上古) белый(俄)白的。

sak(0-1—23, 中古, 上古) (同上)

汉 [白]

beak(王 7—127, 上古)

biak(u)(王 1—599, 日本汉字吴音)

hak(u)(王 1—599, 日本汉字汉音)

说明:①在玛雅古文字书中,有一处把表示“白”“假”的字写成读音为 bak, 等于与汉语“白”完全同音。②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上古汉语去声的尾音 h 可以读成 s(梅祖麟:《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载《中国语文》1980 年第 6 期,433 页)。据此可以说上古汉语的 s 与 h 是可以转化的,所以由 b 而 h,由 h 而 s,或反过来的音转,不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洛坎顿玛雅语表示“白”的 pos 如果可以读成 poh,那么与汉语的“白”音就相当的接近。

85 玛

xan(15—136, 21—699, Ix) walk(英)走, 步行

xan(4—75, Tz) walking(同上)

xan(21—698, Chor) walk(同上)

xan ab(4—75, Tz) sandal(英)鞋

xan ab(0—209, 中古) обувь(俄)鞋

xan-ab(21—546, 547, Y, I, M 等许多语言) sandal(英)鞋

xam(21—548, Kek)(同上)

汉 [行]

hang, heang(王 7—137, 上古)

说明:“现代的‘走’古代称‘行’, 现代的‘跑’古代称‘走’。”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86 玛

koy, k'oy, k'ooy(6—291, P, Po; 20—47, 98, C, Tzu, Q, P, Po, U; 21—423, Mam, Ag, Ix, C, Tzu, Q, Achi, S, Si, U, P, Po)

monkey(英)猴子

k'ooy(20—47, 98, 原奎)(同上)

汉 [猴]

ho(王 7—116, 上古, 侯声)(说文:猴, 侯声。)

87 玛

choy, chooy(15—48, C; 20—27, 21—374, C) lake(英)湖, 池

汉 [沼]

tjiō(王 7—115, 上古)

说明:“沼, 池水。”(说文)

88 玛

ch'oy(0—183, 中古) бадья(俄)筩

ch'oy(2—37, Y) bark pail(英)树皮桶

汉 [筩]

sheō(王 11—217, 稍声)(说文:筩, 稍声。)

说明:①水筩英语叫做 water pail(林语堂:《当代汉英大辞典》)。②中国民间称木制水桶为筩。

89 玛

kaan(0-0—34, 词汇表, 中古) высокий(俄)高的

kan(21—333, Mot) high(英)高的

汉 [高]

kô(王 7—115, 上古)

说明:不少玛雅语表示“高”的词都由词根 kan 或 kaan 构成
(见 21—332, 333, L, I, Y, M)。

90 玛

kan(0—108, 中古) учить(俄)教

kan(10—78, Y) teacher(英)教师

kan(21—378, L, Y) learn(英)学习

汉 [教] [效]

keô(王 7—115, 上古)

heô(效)(王 7—115, 上古)

说明:教、学、效为同源同义词(王 11—300)。在汉语和在玛雅语都如此,值得注意。

91 玛

q'a'n(21—87, C, Tzu) bridge(英)桥

q'a'n(20—57, C, Tzu) (同上)

q'am(21—87, U) (同上)

q'a'm(20—57, Q) (同上)

q'a'am(20—57, Po, 原奎) (同上)

k'au(21—87, Chuj) (同上)

汉 [桥]

giô(王 7—115, 上古, 乔声)(说文:桥, 乔声。)

说明:乔(桥)、高在古汉语中是同源词(王 11—204), 在玛雅语中是近音词, 显示出两种语言有规律的语音和语义的对应。而玛雅语中管“桥”叫 k'au, 则几乎与汉语“高”音一模一样。

92 玛

k'iix(0—192, 中古) колючка, шип(俄)刺, 棘

kiix(20—50, C, Tzu, Q, U, P, Po, Kek) thorn(英)刺, 棘

kix(21—647, Y, I, M, Chor) thorn(英)刺, 棘

kiix(21—647, T, Chuj) (同上)

qix(21—647, Mam) (同上)

kix(20—50, 原奎) (同上)

chix, tix(4—98; 21—646, 647, Tz, Tzo, Chol, Chon, J, Ag, Ix)

(同上)

汉 [棘]

kiək(王 7—124, 上古)

93 玛

hiix(0—187, 中古) шкура(俄)皮, 壳

?ij(21—33, Teco) bark(英)树皮

ij, iij(21—34, C, Q, U) (同上)

jox(21—33, Chuj) (同上)

kex(21—112, Y) Change(英)更换, 改变

kex(0—191, 中古) менять(俄)变更, 改变

汉 [革]

kək(王 6—124, 上古)

说明:①“革, 犹皮也。”②“革, 改也。”(王 11—249, 82)与汉语“革”音近的两个玛雅词, 也是一个为“皮”义, 一个为“改”义, 这难道是偶然巧合吗?

94 玛

hiix(0—187, 中古) может быть(俄)也许, 或许, 或者

muj(21—476, Ix) or(英)或

汉 [或]

huək(王 1—66, 84, 122, 上古, 中古)

gwək(桂—37, 上古)

说明:①在汉语中常有喉音和唇音谐声的字, 如“黑”和“墨”,

“海”和“每”等。因此,上面玛雅语中的两个表示“或”的词可能来自一个词。②汉语和玛雅语表示“棘”、“革”“或”的词的对应很有规律,再次显现了两种语言对应的系统性。

95 玛

chum(0-3—129, 243, 上古) сеть, посев(俄)播种

tsum(1—111, 4—58, Tz) to sow(英)播种

tsun(21—597, 598, Tzo, T) sow(同上)

chum(0-3—56, 上古) среди(俄)在……中

pa'k, pa'k(21—597, L, Y, I, M) sow(英)播种

汉 [种] [播] [布]

tjiuong(种)(王 1—66, 92, 116, 上古, 中古)

tzhung(荣—8, 广)

puai(播)(王 11—445, 上古)

pa(布)(王 11—445, 上古)

说明:①“播,种也,一曰布也。”(说文)②玛雅语的“种”与“中”音近,与汉语同;表示“种”的意义也是有“种”、“播”两字,与汉语成对应。

96 玛

lem(0-3—39, 44, 46, 55, 上古) блистающий, заблестать, сверкать; молния(俄)闪耀,发光,闪光,亮闪闪,冒出光亮

lem(1—167, Y, Kek) brightness of ... (英)亮光

sak, saq(21—387, Tzo, U) light(英)明亮的

汉 [亮]

liang(王 11—358, 上古)

说明:玛雅语与汉语一样,常用“白”的意义表示“亮”的意义,如上面的 sak, saq 词。

97 玛

k'om(0—267, 0-1—27, 中古) яма(俄)坑,穴;овраг(俄)沟,

谷

k'om(2—18, Y) ravine(英)沟, 谷

h'om(0—186, 中古; 0—267, 上古) яма(俄)坑, 穴

h'om(0-3—240, 中古) яма(同上)

ngom(0-3—47, 59, 240, 上古) углубление(俄)坑, 洼;

долина(俄)谷; опустошить(俄)使空处

汉 [坑] [空]

kheang(坑)(王 11—280, 上古)

khong(空)(王 7—135, 上古)

hung(空)(荣—6, 广)

98 玛

ah(0—115, 0-1—12, 中古) префикс(俄)词头

汉 [阿]

ah(aʔ)(李荣:《温岭方言的变迁》, 载《中国语文》1978 年第 2 期, 鄞县)

aʔ(芳—21, 扬州)

说明:“阿 名词词头。”(《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在我国南方“阿”读 ah 很普遍。

99 玛

bak(0—171, 0-3—239, 中古) мясо(俄)肉。

bak(21—416, 417, Y, L, I, M, Chol) meat(英)肉; flesh(英)

肉。

bak(21—417, Tz) (同上)

baq(21—419, Po) (同上)

汉 [肉]

baʔ(袁—262, 304, 闽南; 罗 2—39, 厦门)

100 玛

ku(0—175, 0-1—19, 中古) локоть(俄)肘

汉 [肘]

giu(约—96, 金)

101 玛

moan(0—195, 中古) облачный(俄)云的

muan(0-0—70, 上古) (同上)

muaan(0-3—231, 上古) (同上)

moan(1—114, Y) cloudy(英)云的

(在欧洲人的早期记音中, o, u 常混淆/见 1—114/)

moyan, muyan(21—128, J) cloud(英)云

汉 [云]

wan(袁—197, 199, 广)

van(王 1—127, 汉越语)

102 玛

bon(0—172, 中古) красить(俄)涂色, 使光彩; выделять
кожу(俄)加工皮革

bon(Charles, Gallenkamp. Maya, the Riddle and Rediscovery of
a Lost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59, p. 145, 中古) paint(英)颜
料, 装饰, 画

bon, ban(21—201, Y, Tzo, L) dye(英)染色

汉 [文]

bun(罗 1—193, 厦门)

bung(李—41, 潮州)

men(王 6—13, 广)

说明:①“彩色交错为文。”(王 4—216)②玛雅语词的“加工皮
肤”与汉语词的“文身”是相合的。

103 玛

pak(词根)(0-1—198, 中古) глаза(俄)眼睛, 目

pak(词根)(0-3—47, 上古) глаза(同上)

pak(词根)(0-3—46, 上古) виден(俄)看见

mak(2—160, Y) eye(英)眼, 目

wach(21—223, Q, Tzu, Achi) (同上)

vech(15—50, C) (同上)

wut(21—221, Chol) (同上)

wich(21—221, Y) (同上)

wits(21—222, T, Chuj, J, A, K) (同上)

汉 [目]

bak(袁—265, 闽南)

miuk(王 11—312, 上古)

104 玛

bax, baax(0—126, 171, 中古) что(俄)什么

bax(21—714, I, Chol) what(英)什么

baax, baan(21—714, Y) (同上)

汉 [乜(什么, 粤方言)]

mat(袁—181, 粤)

说明:玛雅语“谁”是 maak(0—126)。

105 玛

Che(0-1—45; 上古) олень(俄)鹿

keh(0—174, 中古; 0-1—45, 近代) (同上)

che(21—183, Chuj, J, Ix) deer(英)鹿

chej(21—183, T, K, Mot, Mam, Ag) (同上)

Chij(21—182, Tz, Tzo) (同上)

kej(21—184, Q, U, P, Po, Kek) (同上)

汉 [鹿]

tek(詹—77, 潮)

lok(王 7—126, 上古)

说明:①t 与 l 发音时舌的部位相同, 因此可以产生音变。②

玛雅语的 j 音常标为 h, ch 是 t 的音变, 所以 chej 与 teh 非常接近, 而 teh 与汉语的 tek 又非常接近。③汉语的“鹿”和“木”语音接近, lok 和 mok(王 7—126, 上古)声母都是响音, l 和 n 常不分, m 和 n 常转换; 韵母都是屋部 ok。非常引人注意的是, 玛雅语的“鹿”和“木”在不少地方也是相同的, 即 che, te 或其变体(对比 30 项和 105 项)。这种语音上的特殊对应, 必然又是同根语言的遗迹和证明。④汉语的“鹿”有“小”义, 如“鹿车, 小车也”(《康熙字典》), 玛雅语的 che 也有“少”、“新”等义(1—283: youthful, [英]年少的; new[英]新的。又见 0—181)。而“少”与“小”则是同源的(王 11—217)。⑤汉语山脚称“麓”, 与“鹿”同音, 玛雅语山脚叫 Chi, 与 Che 音很近。而且上古玛雅语“鹿”就是 Chi(0-3—92)。⑥古汉语中有“林属于山为鹿”之说(《辞海》, 旧版)。这和玛雅语中“鹿”与“林”相通是极有意义的一致。前面这些共同点表明, 玛雅语和汉语表示“鹿”的词的对应既体现在语音上, 又体现在语义上, 而且连这个词所特有的意义和用法都是对应的、共同的。可以说, 这一个词的对应关系也是全面的、成系统的、有规律的。两种语言的同源关系从这一个词就足以见其一斑。

在上面所列出的 105 个共同词中, 有些词在两种语言中是完全相同或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即(前为玛雅语, 后为汉语, 或古语, 或方言):

苦 k'a:k'a	阿 ah:ah
歌 k'ai:kai	肉 bak:ba?
干 kan:kan	文 bon:bun
炭 tan:t'an	目 pak:bak
黑 hek:hek	叉 cha:cha
直 tek:tik	差(择)cha:cha
翼 sik:sik	五 wo:wu
烛 chuk:chuk	尾 ye:yi

捉 chuk:chuk

weu:wei

如果玛雅语和汉语没有同源关系,玛雅人和华夏人不是同出一根,是无法解释相距非常遥远的两地人民的语言中这些惊人的共同之处的。

实际上这里所列举的远非两种语言共同词汇的全部。为了节省篇幅,有些未列举,还有更多的则有待于继续研究、发现。仅举两例来说明:①汉语的“蛋”在原始玛雅语里是 ton(20-0—30)。②汉语的“屁”在古玛雅语里是 pay(0—199)。

3) 选词的代表性

对应词汇表中的 105 个词,经过证解和说明,其同源关系似乎已无多大问题。那么这些词在两种语言里的代表性又如何呢?如果代表性强,两种语言同源和两地人民同根的结论的可信性自然也就强。可喜的是,具体的统计和计算表明这 105 个词的代表性确实是很强的。统计主要有三项:①玛雅词,包括每个词的首例或代表词音的来历、典型性强的古语词、尤卡坦语或楚勒语词的有无、该词项材料来源的数目。②汉语词,包括每个词在甲骨文、尚书、诗经、说文解字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出现的情况,验证这 105 个词是否属于古词、核心词、常用词。③统计每个词和全部 105 个词的英语译词在《基本英语 850》词汇表和《5000 英语基本单词》前 1000 及前 2000 词汇中的出现情况,进一步验证 105 个词是否属于基本词汇,代表性是否强。下面就是这三方面的统计、分析与说明。

玛雅词统计:

号 数	代表词来源	典 型 性	材料来源数
1 ka	中古语	古语词	5
2 kai	中古语	古语词	4

3 ka'	刻克赤语	尤卡坦语	7
4 ha	上古语	古语词	4
5 ya	原始奎查语	古语词	7
6 cha	中古语	古语词	5
7 cha	中古语	古语词	6
8 cha	上古语	古语词	2
9 ch'a	中古语	古语词	3
10 cha	中古语	古语词	1
11 ma	上古、中古	古语词	4
12 k'an	中古语	古语词	2
13 kan	中古语	古语词	9
14 kan	中古语	古语词	3
15 kan	中古语	古语词	3
16 haan	中古语	古语词	3
17 tan	中古语	古语词	3
18 tan	中古语	古语词	2
19 chak	上古、中古	古语词	9
20 ch'ak	中古语	古语词	4
21 chak	中古语	古语词	2
22 ch'ak	上古、中古	古语词	4
23 kah	载尔塔尔语	古语词	6
24 yak'	尤卡坦语	古语词	7
25 ?ok	载尔塔尔语	古语词	2
26 xok	上古、中古	古语词	3
27 xok	中古语	古语词	2
28 tok	上古、中古	古语词	4
29 ok	上古、中古	古语词	3

30 che	中古语	古语词	9
31 le	上古、中古	古语词	2
32 kak	上古、中古	古语词	9
33 hay	中古语	古语词	1
34 chan	上古语	古语词	4
35 man	中古语	古语词	3
36 cha	楚尔蒂语	古语词	7
37 he	中古语	古语词	3
38 che	多种	古语词	6
39 me	佐兹尔语	古语词	7
40 ne	中古语	古语词	7
41 chi	原始玛雅语	古语词	8
42 chi	中古语	古语词	8
43 chi	中古语	古语词	5
44 xa	中古语	古语词	7
45 ta	中古语	古语词	2
46 ch'a	中古语	古语词	2
47 ch'o	中古语	古语词	9
48 cho	多种	多种	5
49 ho	上古、中古	古语词	3
50 ho	中古语	古语词	4
51 ts'e	中古语	古语词	3
52 tse	载尔塔尔语	古语词	5
53 chaan	上古语	古语词	5
54 suun	中古语	古语词	1
55 hek'	上古语	古语词	12
56 tek'	载尔塔尔语	古语词	8

57 xik'	中古语	古语词	4
58 sih	中古语	古语词	3
59 chik	尤卡坦语	古语词	6
60 tuk	波果曼语	古语词	3
61 chuk	中古语	古语词	6
62 chuk	中古语	古语词	4
63 k'ok	托赫拉巴语	尤卡坦、楚勒	7
64 xok	刻克赤语	古语词	4
65 ts'ak	中古语	古语词	6
66 chak	中古语	古语词	7
67 chen	楚尔蒂语	8 种语词	3
68 r'ak	上古语	古语词	5
69 pak	中古语	古语词	3
70 tem	中古语	古语词	5
71 kai	中古语	古语词	7
72 ka	中古语	古语词	10
73 k'an	上古语	古语词	10
74 k'an	中古语	古语词	2
75 kan	中古语	古语词	2
76 pət	中古语	古语词	5
77 bat	上古、中古	古语词	2
78 xak	17 种语	17 种语词	2
79 xaak	中古语	古语词	6
80 tan	中古语	古语词	5
81 t'an	中古语	古语词	3
82 tam	中古语	古语词	4
83 sian	中古语	古语词	2

84 sak	中古、上古	古语词	6
85 xan	中古语	古语词	7
86 koy	12 种语	12 种语词	4
87 ch'oy	卡克赤克语	卡克赤克语词	3
88 choy	中古语	古语词	2
89 kaan	中古语	古语词	2
90 kan	中古语	古语词	3
91 q'a'n	2 种语	7 种语词	6
92 k'iix	中古语	古语词	7
93 hiix	中古语	古语词	6
94 hiix	中古语	古语词	2
95 chum	上古语	古语词	4
96 lem	上古语	古语词	2
97 k'om	中古语	古语词	5
98 ah	中古语	古语词	2
99 bak'	中古语	古语词	4
100 ku	中古语	古语词	1
101 moan	中古语	古语词	5
102 bon	中古语	古语词	3
103 pak	中古语	古语词	9
104 bax	中古语	古语词	3
105 chej	上古语	古语词	6

分析:①在 105 个词中,代表词属于上古语、中古语、原始玛雅语和原始奎查语的有 86 个,占 80% 以上。由于上古语词是古文字解读而复原的词,所以是古文字发明者所用的词,这些词最接近于尤卡坦语和楚勒、楚尔蒂语词。中古语词均属尤卡坦语。而在各玛雅语中,尤卡坦语又是最接近于原始玛雅语的。所以上古语

和中古语词、原始玛雅语和原始奎查语词占代表词的大多数,证明我们所比较的词汇是相当接近于玛雅人和华夏人分手时所用语言的词的原型的。这是这些词在两种语言里极其相似的根本原因。②就典型性而言,105 个词项中含有古语词的为 97 项,占 90% 以上。含有尤卡坦语的 2 项,含有 7 种语言以上的 5 项。只有一项较为特殊。所以典型性也相当突出。③就材料出处的数量来说,有 101 项出处在 2 以上,占 96%。3 条出处以上的也有 82 项,接近于 80%。这些数字表明,对应词汇表所依据的材料具有足够的普遍性。

汉语词统计:

汉语词的统计共有 5 栏,第 1,2,3,4,5 栏分别为各词项在甲骨文、尚书、诗经、说文解字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出现的情况。

	1	2	3	4	5
1 苦		✓	✓	✓	✓
2 歌		✓	✓	✓	✓
3 牙		✓	✓	✓	✓
4 雨	✓	✓	✓	✓	
5 予		✓	✓	✓	✓
6 叉				✓	
7 助	✓	✓		✓	
8 初		✓	✓	✓	✓
9 取	✓	✓	✓	✓	✓
10 弛				✓	✓
11 无	✓	✓	✓	✓	✓
12 罕			✓	✓	✓
13 干	✓	✓	✓	✓	✓
14 言		✓	✓	✓	✓

15	倦				✓	✓
16	汉					✓
17	炭				✓	
18	前		✓			✓
19	赤		✓	✓	✓	
20	席		✓	✓	✓	✓
21	硕			✓	✓	✓
22	斫			✓	✓	
23	获	✓	✓	✓	✓	✓
24	夜	✓	✓	✓	✓	
25	哭				✓	
26	数			✓	✓	✓
27	读			✓	✓	✓
28	灼			✓	✓	✓
29	沃	✓	✓	✓		✓
30	柴	✓	✓	✓	✓	✓
31	累				✓	✓
32	火	✓	✓	✓	✓	✓
33	害	✓	✓	✓	✓	✓
34	蛇			✓	✓	
35	买	✓			✓	✓
36	择	✓			✓	✓
37	开	✓	✓		✓	✓
38	才	✓	✓	✓	✓	✓
39	母	✓	✓	✓	✓	✓
40	尾			✓	✓	✓
41	之	✓	✓	✓	✓	✓

42	齿	✓	✓	✓	✓	✓
43	词		✓		✓	✓
44	爪			✓	✓	✓
45	刀			✓	✓	✓
46	树		✓	✓	✓	✓
47	鼠		✓	✓	✓	
48	兽	✓	✓	✓	✓	
49	户			✓	✓	✓
50	五	✓	✓	✓	✓	
51	小	✓	✓	✓	✓	
52	笑			✓	✓	
53	天	✓	✓	✓	✓	✓
54	酸		✓		✓	
55	黑		✓	✓	✓	
56	直		✓	✓	✓	✓
57	育		✓	✓	✓	✓
58	翼		✓		✓	✓
59	食	✓	✓	✓	✓	✓
60	足	✓	✓	✓	✓	✓
61	捉				✓	✓
62	烛				✓	
63	脚				✓	✓
64	叔	✓	✓		✓	✓
65	药		✓	✓	✓	
66	灶	✓	✓		✓	
67	山	✓	✓	✓	✓	
68	戚	✓	✓	✓	✓	✓

69 壁			✓	✓	✓
70 登	✓	✓	✓	✓	✓
71 鱼	✓	✓	✓	✓	
72 我	✓	✓	✓	✓	
73 黄	✓	✓	✓	✓	✓
74 函				✓	✓
75 强		✓	✓	✓	✓
76 背	✓	✓	✓	✓	✓
77 斧	✓	✓	✓	✓	✓
78 叶			✓	✓	✓
79 舌			✓	✓	
80 央			✓	✓	✓
81 谈			✓	✓	✓
82 长	✓	✓	✓	✓	✓
83 生	✓	✓	✓	✓	✓
84 白	✓	✓	✓	✓	✓
85 行	✓	✓	✓	✓	✓
86 猴			✓	✓	
87 笥			✓	✓	✓
88 沼			✓	✓	✓
89 高	✓	✓	✓	✓	✓
90 教	✓	✓	✓	✓	✓
91 桥		✓	✓	✓	
92 棘		✓	✓	✓	✓
93 革		✓	✓	✓	✓
94 或	✓	✓		✓	✓
95 种	✓	✓	✓	✓	✓

96 亮		✓		✓	✓
97 坑			✓	✓	✓
98 阿		✓	✓	✓	✓
99 肉				✓	✓
100 肘				✓	
101 云		✓		✓	
102 文	✓	✓		✓	✓
103 目		✓		✓	
104 乚					
105 鹿	✓	✓	✓	✓	
共计	44	68	76	101	75

分析:①甲骨文、尚书、诗经是古汉语最早的文字记录,其年代几乎延伸到 3700 年前,其中的词汇应该是最接近于原始汉语或华夏语的。如果把对应词表的 105 个词在甲骨文)(依据《殷契粹编》的索引,当有遗漏)、尚书、诗经出现情况统一计算,出现词量便高达 91 个,占 87%。②说文解字成书于汉代,距今几乎 2000 年,其中的字仍属于上古汉语。而 105 个词在说文解字中有 101 个,占 95%。可见,玛雅语和汉语对应词表中的词绝大多数是核心词,是基本词。③如果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 105 个词出现的情况,同前四种里出现的情况统一计算,那么除“乚”外,全部都有着落。

英语译词的统计:

每个词项后划圈的表示在《基本英语》850 词汇中有,划一个勾表示在《5000 英语基本单词》的第一个 1000 词汇中有,划两个勾表示在第二个 1000 词汇中有。

1 bitter	○✓✓	3 tooth	○✓
2 sing, song	○✓	4 rain, water	○✓

5 give	○✓	33 harm, damage	○✓✓
6 cross, fork	○✓	34 snake	○
7 help	○✓	35 buy	✓
8 begin	✓	36 choose	✓✓
9 take, bring	○✓	37 open	○✓
10 untight, loose	○	38 there, toward	○✓
11 no, not	○✓	39 mother	○
12 cord, net	○✓✓	40 tail	○✓
13 guard; ask	✓	41 to, at, of	○✓
14 speak	✓	42 mouth, bite	○✓
15 tired	○	43 word, writing	○✓
16 son in law		44 claw	✓✓
17 lime, ashes		45 knife	✓
18 before	○✓	46 set up	✓
19 red	○	47 rat, mouse	○✓
20 bed, mat	○✓	48 animal	○✓
21 great, giant	○✓	49 door	✓
22 cut	○✓	50 five	✓
23 harvest	✓✓	51 small	○✓
24 night	○✓	52 laugh	○✓
25 weep	✓✓	53 sky	○✓
26 count	✓	54 sour	✓✓
27 read	○✓	55 black	○✓
28 burn	○✓✓	56 straight	○✓
29 dog	○✓	57 wing	○✓
30 wood, tree	○✓	58 birth, grow	○✓
31 net, lasso		59 food, eat	○✓
32 fire, lightning	○✓	60 leg, foot	○✓

61 capture, seize	○	84 white	○✓
62 candle	✓✓	85 walk	○✓
63 foot	○✓	86 monkey	○✓
64 pick up	✓	87 lake	✓
65 medicine	○✓	88 bark pail	
66 boil; much	○✓	89 high	○✓
67 mountain, hill	○✓	90 teach	○✓
68 ax, flint	✓	91 bridge	✓
69 wall	○✓	92 thorn	
70 stool, chair	✓	93 skin; change	○✓✓
71 fish	○✓	94 or, may be	○✓
72 we, our	✓	95 sow	✓✓
73 yellow	○✓	96 bright, light	○✓
74 shell	✓	97 ravine	
75 strong, powerful	○✓	98	
76 back	○✓	99 meat, flesh	○✓
77 ax, hail	✓	100 elbow	
78 leaf	○✓	101 cloud	○✓
79 tongue	○✓	102 paint, dye	○✓
80 among, middle	○✓	103 eye	○✓
81 speech	✓	104 what	✓
82 long, deep	○✓	105 deer	✓
83 birth, begin	○✓		

分析:①70 词项属于《基本英语》词,占 67%。79 词项属于《5000 英语基本单词》的第 1000 词,占 75%。②如果两项统一,覆盖词项达 90%,占 86%。所以就词义而论,玛雅语和汉语的 105

个共同词中大部分属于基本词汇。

三方面的统计都显示,玛雅语和汉语的 105 个同源对应词中代表性、典型性强的核心词占绝大多数。这最终证明两种语言同源、两地人民同根的学说是可以成立的。

4. 两种语言共同的基本核心词汇与两种语言分离时间的测定

1) 语言年表和词汇统计

从 50 年代开始,以斯瓦迪什为首的语言学家们根据大量的统计和测量创造了语言年表的制订方法,通过计量两种语言的 100 个或 200 个最基本核心词的共同对应数或同源率来确定两种语言亲属关系的远近。国际语言学界公认的 100 个词的测试词汇表通常以英语词为基础,其他语言则选取与这些英语词相应的词。通用 100 词词汇表如转换为汉语,就是下列这些词:1 我,2 你,3 我们,4 这,5 那,6 谁,7 什么,8 不,9 全,10 多,11 一,12 二,13 大,14 长,15 小,16 女,17 男,18 人,19 鱼,20 鸟,21 狗,22 虫,23 树,24 种子,25 叶,26 根,27 树皮,28 兽皮,29 肉,30 血,31 骨,32 油脂(肥胖),33 蛋,34 角,35 尾,36 羽毛,37 毛发,38 头,39 耳,40 目,41 鼻,42 口,43 牙齿,44 舌,45 爪,46 脚,47 膝,48 手,49 腹,50 颈、项,51 胸、乳,52 心,53 肝,54 饮,55 食,56 咬,57 看,58 听,59 知,60 睡,61 死,62 杀,63 游泳,64 飞,65 行,66 来,67 卧,68 坐,69 立,70 给,71 说,72 日,73 月,74 星,75 水,76 雨,77 石,78 沙,79 土,80 云,81 烟,82 火,83 灰,84 烧,85 路,86 山,87 红,88 绿,89 黄,90 白,91 黑,92 夜,93 热,94 冷,95 满,96 新,97 好,98 圆,99 干(涸、枯),100 名(姓,字)。

使用这 100 个词进行亲属语言关系远近的测定,只要将两种语言在这 100 个词中的共同词数同下面的公式加以对照,就可获得两种语言分离的大致时间:

分离 1000 年,共同词有 74% 左右

分离 2000 年,共同词有 55%左右

分离 3000 年,共同词有 41%左右

分离 4000 年,共同词有 30%左右

分离 5000 年,共同词有 22%左右

分离 6000 年,共同词有 17%左右

.....

这一算法已被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遍应用。现在在学术界公认原始玛雅语在公元前 2000 年开始分化,其根据就是现在的各玛雅语在 100 个测量词中的共同词为 26%到 35%。1977 年版的《墨西哥百科全书》把玛雅人到达危地马拉高原的最早居留地的时间定为公元前 2600 年。这是语言家姆克昆所测定的。

2) 玛雅人和华夏人分别 5000 年

在测量玛雅语和汉语的分离时间,即玛雅人和华夏人分手时间时,进行两步工作。

第一,把前面的 105 个共同词汇表与测量所用的 100 个词汇表对照,找出重合的词。

第二,在所找出的重合词中选定在两种语言中音义全面一致,而且在玛雅语中包括面广、普遍性强的共同词。

经过严格筛选,得出玛雅语和汉语最可信的共同词在 100 个测量词中的数目为 26 个,即:牙、雨、予(给)、无、赤(红)、夜、狗(沃)、火、尾、小、黑、食、山、鱼、我、黄、叶、舌、长、白、行、革(兽皮)、肉、云、目、什么(乜)。这些词在 105 个词表中的号是 3, 4, 5, 11, 19, 24, 29, 32, 40, 51, 55, 59, 66, 71, 72, 73, 78, 79, 82, 84, 85, 93, 99, 101, 103, 104; 在 100 个测量词表中的号是 43, 76, 70, 8, 87, 92, 21, 82, 35, 15, 91, 55, 86, 19, 3, 89, 75, 44, 14, 90, 65, 28, 29, 80, 40, 7。

由于即使两种完全无亲属关系的语言,两者之间音义偶然巧合的词的比例可达到 4%,因此为了更加保险,再将玛雅语和汉语

的共同基本词数 26 减去 4, 余 22。两种语言的共同词以实有 22 个计算, 则两种语言分离的时间恰好是 5000 年。这当然也就是玛雅人和华夏人分别或分手的时间。这个时间只比玛雅语开始分化的时间公元前 4600 年早几百年, 从时间顺序上说, 极为一致。这个时间的科学性或可信性还可找出另外一些重要旁证:

① 玛雅人自己的文献大都把玛雅历史起点上溯到公元前 3113 年, 也就是 5000 年前。这是玛雅历法开始的时间。[注①]

② 伯利兹的考古发掘探明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此地就有玛雅人的村落。[注②]

③ 公元前 2500 年前时, 原始玛雅语中就有“玉米”、“布帛”词语。说明玛雅人到美洲时已从事农业。[注③]

④ 伯利兹出土的陶器最早的是公元前 2500 年的制品, 但已高度成熟。制陶技术应是从别的地方带来的。[注④]

⑤ 有的古文化研究学者提出: 最晚到美洲去的亚洲人移民时间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 即 5000 年前后。[注⑤]

⑥ 玛雅学专家认为, 玛雅人是一支到达美洲最晚的古代亚洲移民。[注⑥]

⑦ 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古代制陶业中, 只有玛雅人知道使用“慢轮”操作。[注⑦]

⑧ 中国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化, 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等的陶器仍是手制, 但也使用“慢轮”。[注⑧]与玛雅人一致。

⑨ 后岗和半坡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的年代大都测定为 5000 年前几百年。[注⑨]这个时间又正好与玛雅人离开中国原住地的时间形成前后联接的序列。

⑩ 玛雅人在传说中自认来自西方和北方。[注⑩]

注:

① Michael C. Meyer and William L. Sherman, 1979. The

Course of Mexica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1.

② Loraine Carison, 1980. The Traveller Guide to Yucatan and Guatemala, the World of the Maya. Chicago: Upland Press. p. 44.

③ Gordon R. Willey, 1966,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Archaeology, Volume One. New Jersey: Pretice-Hall. p. 19.

④ R. E. Taylor (ed.), 1978. Chronologies in New World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 347.

⑤ Hermann Leight, 1960. Pre-Inca Art and Culture.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pp. 36—38.

⑥ 1—5.

⑦ Frederick A. Peterson, 1959. Ancient Mexico. London. p. 253.

⑧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82页。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50页。

⑨ 同上,121页,127页。又见《考古》1977年第4期第241页,1978年第4期第238页、282页、283页。

⑩ 11—77。

库兹米雪夫:《玛雅祭司的秘密》(俄文版),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莫斯科,1975年,17页。

三、语 法

玛雅语和汉语也有不少语法方面的相同之处。由于这些相同点与其他语言比较多为特殊之点,因而更能说明玛雅语和汉语的亲属关系。例如下面的十个共同特点。

1. 单音节词根词为主

玛雅语“大多数词根是单音节的。”“往往词根本身就是完整的词,通常是动词或名词。”“玛雅词的典型结构是单音节”,“低地玛

雅语单音节性质非常突出。”“许多玛雅词都是纯粹的词根，不带任何附加成分。”“词根是单音节的开音节或闭音节。”^①

汉语，特别是古汉语也同玛雅语一样，“大部分的词以单音节的词根为基础”，“用来构词的词根绝大多数是单音节的。”“上古汉语是以单音词为主的。”“汉语的特征是单音缀的。”^②

以上引证的全是玛雅语和汉语权威专家的结论。

注：

①Kohler, Ulrich, 1978. The Great Tzotzil Dictionary of San Lorenzo Zinacatan. IJAL, April 1978. pp. 156, 157. 20—110. 1-0—26. 0—108. 0-4—79. (为了节约篇幅,有时将连续的几个出处并为一个注,按文中序列先后依次出现。)

②王 1—27, 343。陈—76。

2. 词性灵活而不固定

就玛雅语而言“在古代语言里有许多词都是混合性的。”“词根可以不加构词成分而用作或名词或动词。”“名词性词根可以不加构词成分而用为……形容词和副词。”“名词和动词的区别是模糊的，许多动词实际上是名词，在使用时带上了起主语作用的物主代词。”^①

词性灵活，名词和动词缺乏构词标志，这也是古汉语的突出特点之一。上古汉语“词品未固定”，“‘文法成分’的种类尚混合”。“中国语的绝大弹性，形成了词性的变化多端。”“汉语词不因其在中作何种词类而有所改变。”“词的语法的性质，不是由它本身决定的，也不是固定于一的；……如‘解衣衣我’……。”^②

注：

①0—109. 1—50。

②王 2—171, 185, 188, 274。陈—76, 77, 86。

3. 词本身缺乏形态变化

玛雅语“形态变化特征经常是没有的,因而有很多的同音的语法形式,它们的区别只能靠其句法功能和词汇意义。”“名词没有格和性这样的语法范畴。”“数的表示也很不彻底,在古代语中尤其是这样。”“动词性质相当弱,可以看成是动名词。”“动词的代词主语是要永远表示出来的。”“玛雅语的时态远远不像欧洲语言的时态那么重要。”“是利用物主代词、指示代词而变位的。”^①这些情形同汉语是一致的。汉语缺形态变化是无需证明的。

注:

①0—110。1-1—167。11—17。1—50。11-1—613。

4. 复杂而独特的代词系统

玛雅语的代词纷繁复杂,有的可独立用,有的作词缀用,有的专用于主格和宾格(人称代词),有的专用于主格(就意义而言)和领格(物主代词)。^①

上古汉语的代词系统也很复杂。一些代词有代词功能,也有语助词功能;和玛雅语一样,上古汉语代词也有的主要用于主格和领格,有的主要用于主格和宾格。^②

而且玛雅语的代词与汉语的代词功能相同的语音还相近。古代和近代尤卡坦玛雅语里作领属格用的物主代词单数第一人称是 in,复数第一人称是 ka,这两个词和及物动词连用时,在句子里也起主格的作用。^③上古汉语,如甲骨卜辞中最常用于领属格的代词单数第一人称是“朕”,复数第一人称是“我”。“朕”的上古音是 d' iəm,“我”是 nga,同意义和用法对应的玛雅语 in, ka 的音也相近。^④玛雅语的 ka 在过去时否定式中变为 t。^⑤在上古汉语中又有一个“台”与其基本上对应。“台”在《尚书》仅见的几处中也主要是在带有否定语气的句子里出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非台小子敢行

称乱”(《尚书·禹贡,汤誓》)。“台”的上古音是 də,就 d 而言,同玛雅语的 t 是很相近的。^③

在玛雅语和汉语代词系统的对应中,有一点尤为引人注意,就是两种语言的人称代词单数第三人称的空缺。在玛雅语里“很少用单数第三人称。”^④如:

muk š # bat (He is not going.)

muk š # bat (He would not go.)

(Tzotzil)(#表示省去了英译文中有的“he”。)(muk 是“不”,bat 是“往”,š 表现在。)

语言学家依据对多种玛雅语大量材料的分析,强调指出:人称代词单数第三人称等于零。^⑤

无独有偶,在汉语里“上古代名词第三人称没有主格,与第一第二人称有主格者大不相同。”“在古文里,普通的句既不用主格的代名词,那么,主要动词的主格只能靠名词的复说,否则唯有把它省略了。”^⑥

注:

①0—122, 123。

②陈—96。王 1—264, 267。

③0—122, 138。

④王 1—260, 262。

⑤0—123, 135。

⑥王 7—111。

⑦15—15。

⑧ Robertson, John, S, 1977. A Proposed Revision in Mayan Subgrouping. IJAL, April 1977, p. 109.

⑨王 2—176, 177。

5. 稳定的词序

“在古玛雅语中,句子的词序相当稳定。”“主体关系由句子的词序和上下文决定。”“在动词句中,名词表示的主语一般都放在谓语和直接宾语之后。在名词句中,主语在谓语之前。”“形容词作定语时,总是在被说明的名词的前面。”^①

语言学按各语言的句子词序进行分类时,把玛雅语中最有代表性的尤卡坦语和奎查语都列为与汉语相同的类型:主—动—宾。^②

和玛雅语一样,“汉语的词序是固定的。”“主语在谓语的前面,修饰语在被修饰语的前面,数千年如一日。”“从殷虚卜辞起,汉语的句子主要形式就是主—动—宾的形式。”^③

另外,玛雅语和古汉语在句子词序上还共同有一个特殊结构,即把表示否定的词放在句首。如:

(玛) $\frac{ma}{不} \frac{in}{我} \frac{kati}{想之}$ (等于“我不想”)

(汉) 不我其受又。不其受黍年。^④

注:

①0—113, 118, 232。

② Graham Mallinson, Barry J. Blake, 1981. *Language Typology*.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pp. 138, 281. 22—156, 214, 230, 249, 174。

③王 1—211, 357。

④陈—102, 127。

6. 重迭结构

一些语言有一定的重迭现象。而把重迭结构作为重要的词汇——语法手段,大量地、普遍地使用,则是玛雅语和汉语的又一个共有的语言特征。这也是一种公认的语法特征,因为“重迭可以看作一种变化,也可以看作一种语缀,布龙菲尔德就是这样看待的。”^①

古玛雅语中词根的重迭可以表示事物范围的缩小,特征的加强或减弱;表示多次性和节奏性,以及动作有比例地分配于客体的各个部分,如:kah(村庄),kakah(小村),chak(红的),chachak(很红的),sak(白的),sasak(有点儿白的),kin(日),kinkin(日日)。^②

玛雅语和汉语一样,数词也常重迭以表示词义的加强,如:hun(一) hunhun(一个一个地)。^③

一些玛雅语和汉语一些方言那样,重迭结构异常发达。下面的实例来自载尔塔尔玛雅语。

1) 名词重迭以加强复数的意义:na(房子) nanatik(很多房子)。

2) 动词重迭以表示动作重复和持续:pik(轻摸) pikpik(重复地轻摸)。

3) 形容词重迭可表示程度的增加:k'un(缓慢) k'unuk'un(非常缓慢)。

4) 表示颜色的形容词的重迭结构特别纷繁多彩,其重迭可表示加强,或表示减弱。意义的加强可通过附加某些另外的重迭的后缀,特像汉语的“红通通”、“黄澄澄”结构,如:

chikwuywuy(很红的,如火苗)

kanteltel(很黄的,如香蕉)

saktintin(很白的,如头发)

yaxkuhkuh(很绿的)

?ihkkuhkuh(很黑的)^④

仅凭感觉就可以认识到玛雅语的这些重迭结构和汉语的极其相似之处。古汉语的重迭结构随处可见,如:悠悠,翩翩,泱泱,天天。一些方言的重迭结构则不仅异常丰富和复杂,而且和玛雅语的具体的重迭结构模式惊人地相似。例如:

1) 北方方言系:天天(每天),高高的(表示强调),帽帽(小帽,西安)。

2) 粤方言系:红红(很红),白白(很白)。

3) 吴方言系:黑野野、黑黝黝、黑黢黢(深黑),白皑皑(白而耀眼),绿沉沉(深绿)。

4) 闽方言系:黄奇奇(很黄),红贡贡(红红的),白苍苍(白生生),长长,平平,麻烦,浪漫。尤其值得深思的,是闽方言和玛雅语一样,动词可以重迭表示加强:

闽 开开的(全都打开),收收起(全收起)

玛 tsitsilah(撕得粉碎)(tsilah 撕)

mahmah(战斗)(mah 打击)^⑤

注:

①赵—105。

②0—109。2—347。

③4—49。4—82,83,84,85.24—212。

④24—214。4—86。24—216,217。

⑤表—50,218,96。方1—89,92。表1—307。0—109。24—214。

7. 单位名词(量词)的大量使用

玛雅语的单位名词或量词与重迭结构一样非常发达,令我们使用汉语、熟悉汉语特点的人感到很亲切,研究玛雅语似有在故乡旅游的感觉和感情。

1) 古玛雅语的天然单位词

动物类的量词:pok', kot, tul, …;

植物类的量词:xek, hek', tsit, …;

物品类的量词:te'(粮食), bal, k'an(绳子); pet(田地), heb(布), …;

有顺序的东西:tuk, tsuk, ban(堆,组);chiuy(束);chach(撮);…;

时间:ten, lem, muk, …。^①

2) 度量单位词

chunab 伸开的大拇指和中指之间的距离长度,约为六寸多,恰好相当于中国周代尺的长度六寸四分。^②

sap 两臂伸开的距离的长度,大约相当于十周尺,即一丈。

3) 现代玛雅语,如载尔塔尔语的单位词

kohk(动物), tih(钟点), chesh(枝), …。^③

4) 量词与名词搭配的词序同汉语一样,如 hun sap sum(一丈绳子)。^④

5) 两个数量词顺序排列以表示“一些”或“少量”,如载尔塔尔语 chan ho kot(四五头动物,即一些动物)。^⑤

以上 4) 和 5) 与汉语是一致的。

汉语和玛雅语一样,有丰富的单位名词,而且各地方言还有自己的特色,如:

1) 粤方言 只(tsik)(狗,船)。张(tsong)(刀)。

2) 闽南方言 枹(tsang)(树,笔)。奇(kia)(箱)。

3) 闽北方言 兜(taung)(树)。把(pa)(笔,旗)。^⑥

玛雅语和汉语共同具有单位名词这一特点,很能说明两者的同源关系。“单位名词(量词)也是汉藏语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大部分的汉藏系语言(特别是现代的汉台语群)都具有单位词。”“(天然单位词)是东方语言所特有的,特别是汉藏语言所特有的。”^⑦

注:

①0—120, 121。

②范—142。

③4—97, 98。

④0—121。

⑤4—99。

⑥袁—224, 278, 310。

⑦王 1—27, 234。

8. 数词“三”和“九”的特殊用法

在玛雅语里,“数词 ox(三)还能表示多数。”“九是一个具有意义非常重大的礼仪性数字。”“九在巫术和医道方面作为一个吉利数字而广泛使用。”^①

在汉语里,“‘三’和‘九’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虚指,概略地表示为数之多。”^②

至于“九”在汉语里的吉利意义,乃是人人皆知的常识。皇帝住所尊称“九重”,国都的城门要开九个,其他如“九龙壁”、“重九”、“九天”、“九霄”等词语中的“九”都含吉利意义。

注:

①0—121。1—53。

②朱祖延:《释十二、三十六、七十二》,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4期,248页。

9. 指示代词的音义对应

在玛雅语里,常用的指示代词是 le(这,那)。语言学家认为,指示代词跟人称代词在来源上有密切关系,初民先有指示的概念,后有三身的概念,古代多借指示代词为第三身代词。这样,玛雅语的指示代词 le 就和汉语吴方言苏州话的第三人称代词“俚(li)”对应起来,音和义都很接近。而且吴方言与上古汉语音又有密切关系。^①

在玛雅语里,he 也是表示“这”、“那”的指示代词。在汉语闽南方言里恰巧也有与之相对应的指示代词 he(那),可说是音和义都相同。另外,吴方言和客家方言的 ke(这,那),赣方言的 he(那)和 ko(这),也应视为这一对应系统的变体形式。^②

玛雅语汉语代词在音和义上的对应,是两种语言亲属关系的有力证据之一。因为在比较语言学上,代词的对应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注:

①0—124。吕2—181。袁—99。张严著:《沪闽方言与六经楚辞古音同源考》,载台湾《中央月刊》9卷7期,1976年5月。

②0—185。袁—273,99,174,143。

10. 缺少系词

玛雅语没有真正的系词(“是”),判断句中的词与词的关系根据词序和上下文决定。如:

keh u vayob 鹿是他们的图腾。

(keh 鹿, u[-ob]他们的, vay 图腾)

Ah kukum u mut 谷昆鸟是他的象征。

(Ah 词头, kukum 鸟名, u 他的, mut 象征)

pedro achin 彼得是个男人。

(pedro 彼得, achin 男人)

winik - on 我是一个人。

(winik 人, on 我)

lob u bel 他的事业不好。

(lob 坏, u 他的, bel 事业)

Ah kovoh u hol pop ti nohol 克沃神是南方的首席(主宰)。

(kovoh 神名, u 他的, hol 头, pop 席, ti 在, nohol 南方)

上面这类句子被语言学家定名为“没有任何动词的简单谓语句”。^①这些句子突出显示出玛雅语缺少系词(“是”)的特点。

缺少系词同样也是古汉语的特点。“我们只要很泛泛地观察,也会觉得中国上古系词的缺乏。”“无系词的语句几乎可说是文章的正宗”。“在上古汉语里,……名词不需要系词的帮助就可以构成判断。”“先秦时代没有真正的系词,这是肯定了的。”^②

注:

①0—113, 104. 15—6. 4—112. 0—104, 114. 15—5(Keneth Pike)。

②王 2—216, 217. 王 1—347。

上面列举了 10 项玛雅语和汉语,特别是古汉语的共同特征。相同或相似的语法现象如果是少量的、个别的,还可以用偶然巧合来解释。但这里的粗略列举就已有 10 项之多,这是不允许用偶然巧合来解释的。我国先辈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名言是“例不十,法不立”。换句话说,例子有 10 个,那么法则或规律才能成立。从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来说,大量的偶然性本身就包含着必然性。因此在玛雅语语法方面发现大量的汉语语法投影点的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两种语言确有共同的语源关系。

我国语言学家针对闽北方言单音节词重迭相当于加“子”尾或“儿”尾(瓶瓶=瓶子,盖盖=盖儿)的现象指出:“这些例子叫我们想起西南官话里也有同样现象,这不可能是互相影响,却不妨说是汉语的一般特征在闽北方言和西南官话里平行发展的结果”。^①这个观点用在说明玛雅语和汉语的许多同样语法现象上,也是十分贴切的。

另外,关于两种语言的语法平行的类似的现象是否能说明同源关系,我国语言学家也从汉语的实际和特点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印欧语的比较研究强调形态成分的来源相同,决不满足于平行的类似,这个要求如强加于汉语方言的形态比较,就会大失所望了。”^②

如果汉语内部方言的比较研究尚且要注意汉语同印欧语的不同特点,不能生搬硬套印欧语的具体的比较研究方法,那么汉语的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就更应该从自己本身的特点出发。例如,重迭结构、天然单位名词、没有形式上的系词等。

注:

①, ②表——307, 14。

四、语 音

玛雅语和汉语在语音方面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在词汇部分曾零散地提到一些。现在再概括归纳如下 10 点。

1. 元音系统的对应

以玛雅语的代表尤卡坦语, 特别是中古玛雅语为例, 元音有 a, aa, a', e, ee, e', i, ii, i', o, oo, o', u, uu, u'。另一支玛雅语奎查语族中的波果姆赤语的元音系统是 a, aa, e, ee, i, ii, o, oo, u, uu。原始奎查语的元音系统与波果姆赤语相同, 原始玛雅语的元音系统则多出 ə, əə 两个音位。^①

上古汉语元音系统根据王力《同源字典》的分析和构拟, 有 a, e, i, o, ô, u, ə。只比玛雅语多一个 o 的变体。另外, 汉语在上古时期的元音有长短和舒促之分。既然有长元音, 那就是说有 aa, ee, ii, oo, uu, əə。而促元音则指的是入声韵尾, 同时“汉语方言如福州话和上海话的入声韵尾就是喉塞音?”^②这样, 汉语和玛雅语的元音系统也就基本上重合了。

注:

①Mayers, Marvin, 1957. Pocomchi Verb Structure. IJAL, April 1957 pp. 165—170. 20—34, 96。

②王 1—65, 100。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编:《语言学名词解释》, 商务印书馆, 1960 年, 51 页。

2. 辅音系统的对应

中古尤卡坦玛雅语的辅音系统是 b, p, p', m, w, y, t, t', ch, ch', x, s, ts, ts', l, n, k, k', h, h'。从对古文字解读的情况来看,上古玛雅语只多一个 ng, 同时在古文字中, 喉塞音一般也不单独标出。另外, 奎查语族的波果姆赤语的辅音系统是 b, p, m, w, y, t, t', ch, ch', sh, s, ts, ts', l, n, r, k, k', q, q', x, h, ?; 原始奎查语是 b', p, m, w, y, t, t', ch, ch', sh, s, ts, ts', l, n, r, k, k', q, q', x, x, h, ?; 原始玛雅语是 b', p, m, w, y, t, t', t', ch, ch', sh, s, ts, ts', l, n, k, k', q, q', x, ng, h, ?。^①大体上同汉语一致。根据王力《同源字典》所构拟的汉语声母, 辅音系统为 b, p, ph, m, j, t, th, d, tj, thj, dj, sj, zj, tzh, tsh, dzh, sh, zh, tz, ts, dz, s, z, l, n, nj, k, kh, g, ng, x, h, ?(影母可以拟为零声母, 也可以拟为喉塞音/王 1—76/)。其中的 tzh, tsh, dzh, sh, zh 实际上可以并入 tz, , ts, dz, s, z, 而 nj 又可看作是 n 的变体。^②这样, 古汉语和古玛雅语的辅音系统就相当地接近了。列举如下:

玛	b', p, m, w, y, t, t', t, t', ch, ch', sh, s, ts, ts'
汉	b, p, ph, m, j, t, th, tj, thj, dj, sj, zj, s, z, tz, ts, dz
玛	l, n, k, k', q, q', x, ng, h, ?
汉	l, n, k, kh, g, x, ng, h, ?

如果把玛雅语的尤卡坦语和汉语粤方言加以对比, 同样也会看出两者的辅音系统的一致:

尤	b, p, p', m, w, t, t', ch, ch', ts, ts', s, x, y, k, k'
粤	f, p, ph, m, w, t, th, ch, ch(h), ts, ts(h), s, sh, j, k, kh
尤	h, h', l, n
粤	kw, khw, h, ng, l, n ^③

粤方言的 kw, khw 可看作是 k 和 w 的结合。^④古尤卡坦语又曾有 ng。所以这两种辅音系统是非常之接近的。主要差别就是

带喉塞音和带送气音的不同处,但两者又是严格对应的,是有规律的。

注:

① Mayers, Marvin, 1957. Pocomchi Verb Structures. IJAL, April 1957, pp. 165—170. 20—34, 96. 0-4—80. 0—231。

② 王 5—33。桂—21。方孝岳:《上古音概述》,载《学术研究》1978 年第 2 期,79 页,80 页。

③ 0—105。袁—182。

④ 袁—183。

3. 辅音连缀,尤其是作为词的起音的辅音连缀的缺乏

玛雅语很少有辅音连缀。在词汇部分曾提到中古玛雅语词的 4 种模式 V, VC, CV, CVC 都没有辅音连缀。奎查语族也只有 CVCC 这一词结构模式有辅音连缀,但奎查语族的 7 种语言里只有 2 种语言有这样的词,而且有条件限制:在词的末尾,两个辅音里有一个是摩擦音(s, sh, x)。^①

一般地说,汉语和中古尤卡坦玛语一样,也没有复辅音或辅音连缀。但上古汉语和上古玛雅语似乎都有过一种特定形式的复辅音。据对玛雅古文字的解读,上古玛雅语有复辅音 tl,它在中古玛雅语里分化为 t, l。而同类情况在上古汉语里似乎也出现过,“复辅音中最常见的一种是破裂音跟边音或颤音的组合”,“根据我国古代的文献和谐声字的材料,古代汉语似乎也有这种复辅音。”^②

注:

① 0—109。20—42, 45。

② 王 1—28。0—267, 303。岑麒祥:《语音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59 年,81 页,82 页。

4. 声调别义

在尤卡坦玛雅语中,词的声调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其他玛雅语,如奎查语族的乌斯潘特克语也有这一特点。“在玛雅语的某些语言里,音节的声调特征虽有所改变,但总的说来,配对的情况还是保留着”。^①有的材料标记的声调为低调、高调、升调或降升调。有的材料标记的声调为低调、高调、降调。如果两方面统一的话,那么将有低调、高调、升调、降调四种。^②这样,就和汉语普通话的四个声调形成了一种巧合。另外,汉语的入声调实际上是以 p, t, k 和喉塞音结尾,所以玛雅语自然也有同汉语入声调相同的现象。而且玛雅语和汉语还有共同发展规律。

“声调作为音位组成因素,这是汉藏语系的一大特点。”“在汉藏语系里,……绝大多数的语言具备辨义的声调。”“先秦的声调分为舒促两大类,但又细分为长短。舒而长的声调就是平声,舒而短的声调就是上声。”“促声也有长短两类,到中古变为去声和入声。所谓舒声,是指没有 p, t, k 收尾的音节来说的;所谓促声,是指有 p, t, k 收尾的音节来说的。”“长入到了中古变为去声(不再收 p, t, k),短入仍旧是入声。”^③对于上古汉语的声调,李方桂认为可以用 -x 来标上声,蒲立本则主张用喉塞音-ʔ 来标上声。^④

古汉语声调出现的规律同古玛雅语声调出现的规律也是吻合的。对尤卡坦玛雅语来说,原始玛雅语的长元音导致了低调,而原始玛雅语的 h, ʔ 的消失则导致了高调。另外,语言学家认为,玛雅语元音有松紧之分,因而出现了声调。如在乌斯潘特克语中,大部分紧元音都是高声调。这种现象同我国学者对早期汉语声调的说法又是不谋而合,“声调只是松紧元音的伴随现象”,“大体紧的元音念高一些”。^⑤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玛雅语和汉语的声调系统和发展规律都是一致的。这里既有一般性的一致,又有特殊性的一致。因而相当清楚地显现了两种语言的同源关系。

注:

①Pike, Kenneth L., 1956. *Tone Languag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 17. 又 21 号书全书。

②同①。

③王 1—26, 65, 100。

④梅祖麟:《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载《中国语文》1980 年第 6 期, 433 页。

⑤20—89。20—38。严学宓:《上古汉语韵母结构体系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1963 年第 2 期, 75 页。

5. 元音谐和

玛雅语的语音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元音谐和规律。在上古玛雅语的文字表现上,“玛雅书写者相当严格地遵守下列书写规则:为了表示一个词的末尾辅音而使用的音节符号所含有的元音要与前面的元音一致。这种写法可称为和谐写法。”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各个时期的语言。“在元音方面,首先应该指出存在于近代语中的广泛的谐和。”“在后缀中的元音与词根中的元音相同。”“在复合词中,一个词根的元音要变得同另一个词根的元音相同。”^①

汉语也有和玛雅语相同的元音谐和,即与双声并称的迭韵。“上古汉语有一种词形变化法,这是专为构词用的,由双声迭韵构成。”“汉语的双音词……多数是由双声迭韵构成的。”“双声迭韵是汉语的特点之一。”“一个多音节词语的韵母相同叫迭韵。比如‘螳螂、渺小、彷徨、巧妙、芳香、舒服’,等等。”“我国古人作诗写韵文为了音节结构的优美就广泛使用过这种结构。”^②

迭韵的韵母相同,这首先意味着两个音节的元音相同,因而同玛雅语的元音谐和是一回事。使用玛雅语和使用汉语的人都很注意语言的音韵之美,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心理特征。

注:

①0-4—80。0—107。

②王 1—45, 47, 48。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编:《语言学名词解释》, 商务印书馆, 1960 年, 26 页, 27 页。

6. 元音高化

玛雅语从上古发展到后来, 出现了元音高化现象: $a \rightarrow o$, $o \rightarrow u$, $a \rightarrow u$, $e \rightarrow i$ 。^①而这同样也是汉语发展的特殊内部规律。这点曾为王力所特别强调, “汉语史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汉语发展的特殊内部规律。”“例如元音的高化($a \rightarrow o$, $o \rightarrow u$, $e \rightarrow i$)就是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之一。”“在汉语语音发展过程中, 元音高化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因此元音高化可以说是汉语语音发展规律之一。”^②

作为汉语发展的特殊内部规律的典型的元音高化, 居然也存在于玛雅语的发展历程之中, 这只能解释为是同源语言按照相同发展规律而产生的相同结果。因为“语音的一切变化都是制约性的变化。这就是说, 必须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 才能有同样的发展。反过来说, 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 不可能有不同的发展”。^③这一结论同样也适用于玛雅语和汉语语音的其他方面的同样发展。

注:

①0-5—14。0-1—12。0—267。0-1—41。

②王 1—2, 82。

③王 1—69。

7. 辅音顎化

辅音顎化就是舌头音、舌根音变化为舌面音。这在玛雅语和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很明显。原始玛雅语里的 t , t' , $\underline{t}$, $\underline{t}'$ 的一部分分别演变为后来的 ch , ch' , sh 。古文字的解读表明, 上古玛雅语的 t 的一部分到中古时变成了 ch 。^①同样, 上古汉语 t , th , d 的一

部分到中古时分别演化成了 tj, thj, dj 等舌面音。^②

另外,玛雅语的“曼语和扎卡尔特克语有一条规则,在 i 或 e 前的 k 顎化为 ch”,而且“舌根音顎化在别的语言里同样也有”。^③这同汉语又是不谋而合,古汉语的舌根音 k, kh, x 在舌面前元音之前时,由于同化作用而变为 tj, thj, sj。^④与此相类似的是,上古汉语舌根音 h, 到中古一部分变为舌面音 j。而玛雅语里原始奎查语的 h, 后来在一些语言里也变为舌面音 y。^⑤真可以说是两种相隔几万里语言的历史音变处处都相合。

注:

① Olson, Ronald D., 1964. Mayan Affinities with Chipaya of Bolivia I: Corepondences. IJAL, Vol.30(1964), pp.317, 318. 20—90. 0—267. 0—83. 0-4—80. 0-5—14.

② 王 1—66, 67, 71—73。

③ 20—83, 6, 116, …。

④ 王 1—119。

⑤ 王 1—70. 20—19。

8. 鼻辅音在词末尾的变化

汉语鼻辅音在词末尾的变化很受语言学家重视,认为对此“应该了解为语音发展的一种规律,即阳声失去鼻音韵尾变为阴声,阴声加上鼻音韵尾变为阳声。”和汉语这种语音发展规律相类同的情形在玛雅语里也存在:“奎查语词末尾的送气音(h)在尤卡坦语和其他低地语里变为 n。”而原始玛雅语的-ng 和尤卡坦语、扎卡尔特克语的-n 在华斯特克语中则变为-h。前一种变化相当于阴声变阳声,后一种变化相当于阳声变阴声。玛雅语阴阳对转的例子还有:大多数玛雅语都有的表示否定的词 ma,在某些语言中为 ma(n),即略带鼻辅音,或者说发生了阴声变阳声的趋势。^①

注：

① 孟 1—103。1—78。20—72, 71。

9. 玛雅语和汉语其他相同辅音转化

关于玛雅语和汉语其他相同的辅音转化,可以举出:(1)在玛雅各语言和汉语各方言之间存在的 ch 和 ts, ts 和 s 的对应转化;(2)r 和 y 的对应转化。^①这些转化同上面介绍的其他音变归纳在一起,使我们再次感到对玛雅语似曾相识,而不陌生。两种语言共有的语音变化的特殊规律性,令人感到,认识到两种语言同源,两地人民同根的想法的充足的可信性、科学性、合理性。

注：

① 20—35, 36, 86。袁—25, 32。

上面大致考察了玛雅语和汉语在词汇、语法和语音各个方面的对应、一致、共同点、共同的规律性。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两种语言的共性同时也表现了两处人民思维方式的共性,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和概括表现世界的共同特点。两种语言最根本的共性是概括性极强,因而同音词、多义词很多;而且词法上的灵活性和句法上的稳定性密切结合,相互配合,充分体现了语言使用的辩证法和逻辑性。这种辩证和逻辑的统一所反映的正是玛雅人和华夏人思维方式的共同本质特点。而其他共性可以说是这一基本共性的反映或发展。

结 束 语

玛雅、华夏同根考,作为一项研究刚刚开始,更深入的探索有待进行,更全面的论证有待展开。地下出土文物和活的民俗材料都需要进一步的收集、分析、比较、对照。国内要合作,国际要交流。

玛雅、华夏同根研究将缩短太平洋东西两岸的距离,加深亚美人民的友好感情。为人类和睦相处服务,为世界和平发展服务,是这项研究的最终目的。为此我个人在未来将继续努力。

就我个人来说,进行玛雅、华夏同根探索已有 20 年的时光。在这项“探险”活动中,我得到了新华社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包括柏林寺分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世界历史》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复旦大学出版社更不怕经济亏损,慨然刊印这本书。我从内心感谢各方面对我的支持。特别是张思中先生的多方面帮助。同时我也要表示对我去世不久的母亲许绍文(吟琴)的无限感激和怀念。没有她的鼓励和教育,分劳和分忧,我不可能进行这项

费时费力的研究。母亲教育我淡泊,使我宁静,得以集中精力。我愿把这本书献给母亲作为永远的纪念。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玛雅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研究,能够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研究起相当重要的印证作用。因此玛雅研究不只是世界历史、拉美历史的学术问题,也是中国历史的学术问题。玛雅研究可以成为世界历史研究与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交汇点,一个沟通机制。

科学无止境,认识有发展。结束语只能是不结束的结束语。接下去应该怎样写,我等待着各方面高手的指教。

参 考 书 目

(另见前面文献代号部分)

一、中 文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
《山海经》。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太平御览》。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

马承源:《仰韶文化彩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埃里克·乌姆兰德、克雷格·乌姆兰德著,李宗渠译:《古昔追踪——玛雅文明消失之谜》,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

保罗·里维特著,朱伦译:《美洲人类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杜丹著,志扬译:《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6年。
《尚书》。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北京,1979年。

赵丽宏:《玛雅之谜》,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

郑幸生:《中国民间传说集》,上海华通书局,1923年。

派克斯著,瞿菊农译:《墨西哥史》,三联书店,1957年。

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

梁思永:《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涂厚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64年。

容肇祖:《迷信与传说》,民俗学会出版,1929年。

柴尔德兰著,周进楷译:《远古文化史》,中华书局,1958年。

许慎:《说文解字》。

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

二、西 文

Armillas, Pedro, 1962. The Native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Mexico:D.F.

Carvert, Peter, 1973. Mexico. London: Ernst Benn.

Ceram, C.W., 1971. The First American, a Story of North American Archae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hase, Stuard, 1931. Mexico, a Study of Two America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Cheetham, Nicolas, 1970. *A History of Mexico*. London: Hart-Davis.

Claiborne, Robert, 1978. *The First Americans*. Amsterdam: Time-Life International.

Coe, Michael D. 1987. *The Maya*. Thames and Hudson.

Collier, Simon, 1974. *From Cortes to Castr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1492—1973*.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Covarrubias, Miguel, 1957. *Indian Art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New York.

Culbert, T. Patrick, 1965. *The Ceramic History of the Central Highlands of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Dobson, Narda, 1973. *A History of Belize*. London: Longman Caribbean.

Dollar, Charles M., 1980. *America, Changing Times, a Brief Histor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Driver, Harold, 1961.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bes, Jack D., 1964. *The Indian in America's Past*.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Gllenkamp, Charles, 1959. *Maya, the Riddle and Rediscovery of a Lost Civilization*.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Gladwin, Harold Sterling, 1947. *Men out of Asia*. New York: McGraw-Hill.

Gleason, H. A., 1961. *An Introduction to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New York: H. Holt.

Green, D. F. and Lowe, Gareth W., 1967. *Altamira and Padre Piedra, Early Preclassic Sites in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Hale, Susan, 1901. Mexico.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Hammond, Norman. 1982. Ancient Maya Civilization.

Henderson, John S., 1979. Atopula, Guerrero, and Olmec Horizons in Mesoamerica.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Henderson, John S., 1981. The World of the Ancient Maya. New York: L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oeningwald, Henry M., 1960. Language Change and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irazbhoy, R. A., 1974. Ancient Egyptians and Chinese in America. London: George Prior Associated Publishers.

Jennings, Jesse David, 1964. Prehistoric Man in the New Worl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ennings, Jesse David, 1974. Prehistory of North America. New York: McGraw-Hill.

Jessup, Ronald, 1968. The Wonderful World of Archaeology.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

Katzner, Kenneth, 1977.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Kidder II, Alfred, Chinchilla, Carlos Samayoa, 1959. The Art of the Ancient Maya. New York: N. Y. Thomas, Y. Crowell Co.

Lee, Thomas A., 1969. The Artifacts of Chiapa de Corzo,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Lee, Thomas A., 1972. Jmetic Lubton, Some Modern and Prehispanic Maya Ceremonial Customs in the Highlands of Chiapas, Mexico. Provo Utah.

Leland, Charles G., 1875. *Fusang, or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by Chinese Buddhist Priests in the Fifth Century*. London: Trubner and Co.

Leonard, Johnathan Norton, 1974. *The First Famers*. Amsterdam: Time-Life Inter-national.

Lloyd, Joan, 1974. *Guatemala, Land of the Mayas*. Greenwood Press.

Lothrop, Samuel Kirkland, 1926. *Pottery of Costa Rica and Nicaragua*. New York: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Lothrop, Samuel Kirkland, 1927. *Pottery Types and their Sequence in EI Salvador*. New York: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MacGowan, Kenneth, 1953. *Early Man in the New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

Martin, Lawrence, 1960. *The Standard Guide to Mexico*.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Company.

Matheny, Ray T., 1970. *The Ceramics of. Aguacatal, Campeche, Mexico*. Provo Utah.

The Maya and their Neighbors (Collected Works), 1962.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Co.

Mertz, Henriette, 1953. *Pale Ink, Two Ancient Records of Chinese Exploration in America*.

Meyer, Michael, C., Sherman, William L., 1979. *The Course of Mex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lson, Fred W., 1973.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t Dzibilnocac, Campeche, Mexico*. Provo Utah.

Peterson, Frederick A., 1959. *Ancient Mexic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ehispanic Cultures*. New York: Putnam.

Pettersen, Carmen L., 1976. The Maya of Guatemala, their Life and Dress. Guatemala City: Ixchel Museum.

Pike, Kenneth L., 1956. Tone Languag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rescott, W.H., 1933. The Conquest of Mexico. J.M.Dent and Sons.

Radin, Paul, 1944.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ian.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Rivet, Paul, 1960. Maya Cities. London: Elek.

Strode, Hudson, 1944. Timeless Mexico.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Taylor, R. E. (ed.), 1978. Chronologies in New World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Trend, J.B., 1940. Mexico, a New Spain with Old Friend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Verissimo, Erico, 1960. Mexico. London: Macdonald.

Verrill, A. Hyatt., 1929. Old Civilizations of the New World.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

Wauchope, Robert, 1963. Lost Tribes and Sunken Continent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ley, Gordon R., 1965. Prehistoric Maya Settlements in the Berlize Valley. Massachusetts.

Wissler, Clark, 1922. The American Indi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Eric R., 1959. 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ley Gordon R., Sabloff, Jeremy A., 1980.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W.H.Freeman and Company.

Michels, Joseph W., 1979. The Kaminaljuyu Chiefdom.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ertima, Ivan Van, 1976.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译 名 表

(另见前面玛雅人和玛雅语部分)

Bacab	巴卡伯
Chac	查柯
Chama	查玛
Chiapas	恰帕斯
Chipaya	奇帕亚
Chichen Itza	奇陈伊查
Cocle	柯克莱
Copan	科潘
Cuello	奎罗
Itzamna	伊查姆纳
Ix Chel	伊什柴勒
Kaminaljuyu	卡米纳尔久
La Venta	拉文塔
Las Charcas	拉斯查卡斯
Mamon	玛蒙

Motul	莫图尔
Olmec	奥尔梅克
Palenque	帕连克
Peten	帕坦
Quirigua	奎瑞瓜
Tabasco	塔巴斯哥
Uaxactun	瓦沙克屯
Ulua	乌鲁阿
Uru	乌鲁
Veracruz	韦拉克路斯
Yunga	永戈